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传世名著百部一

焚书


E-BOOK
网络资料 非纸书

名著通览

明代后期的隆庆、万历年间，即16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20年代，中国封建社会已发展到完全烂熟的程度，在经济生活与意识形态中都萌发了自我否定的因素。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产生出一批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或在经济上进行改革，如政治家张居正，或在思想上进行批判，如思想家李贽，从而在这数十年之间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李贽，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生于公元1527年（明世宗嘉靖六年），卒于公元1602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年），是明代后期最杰出的异端思想家。

李贽的出生地——泉州，是明代国际贸易的集散地。李贽的祖辈世代航海经商，扬帆海外诸国，经营规模很大。只是到了李贽祖父这一辈时，家境才逐渐衰落。李贽的祖辈都信奉伊斯兰教，李贽在少年时也深受影响，“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阳明先生道学钞》附《王阳明先生年谱后语》）。这些对于他的异端性格的形成，无疑是有潜移默化作用的。

青年时代的李贽，也曾试图走传统的仕途：26岁时，对时文作了一番诵读之后，竟也通过乡试，中了举人；自30岁起，先后在河南、南京、北京等地做了20来年小官，官至云南姚安府知府。他为人清廉，疏于应酬，仅靠微薄的薪俸维持全家生活。河南大灾时，他的两个女儿因病饿相继夭折。

但是，他却与上司常相抵触，所提出的安民利国措施总不为当权者采纳。这使他对官场生活深恶痛绝，进而对维系现存制度的程朱理学产生了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为王守仁的心学所吸引；进而又转向泰州学派，拜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为师；再而又研究佛学，对禅宗思想加以汲取和改造；最后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异端思想。

公元1581年（明神宗万历九年），李贽辞官归隐。借住在湖北黄安耿定理家中，一边教授耿家子弟，一边发愤读书著述。耿定理是李贽志同道合的朋友，对他的学术活动给予了积极支持。但耿定理病亡后，其兄即与李贽闹翻，迫使他离开耿家。李贽只好将妻子送回泉州，自己则住进湖北麻城龙湖畔的佛寺芝佛院。在芝佛院中，李贽住了17年，与晨钟暮鼓、古佛青灯相伴。他置身册籍，奋笔著述，先后完成并刊行《初潭集》、《焚书》、《藏书》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讲哲学，评历史，对现实社会与程朱理学进行了大胆而激烈的批判。

李贽的异端思想，激起了封建豪绅及官府的仇恨。他们对李贽进行了一次次迫害。公元1601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麻城的地方官僚拆了芝佛院。李贽被迫离开湖北，北上通州，暂居友人家中。公元1602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上疏明神宗，诬陷李贽“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主张“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将李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未刊者，尽行烧毁”（《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就这样，李贽被统治者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入狱。数日之后，他以剃刀自刎而死，以示对暴政高压的抗争。

在李贽的著作中，《焚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书共六卷，收集了李贽的书答、杂述、史论、诗作，于公元1590年（明神宗万历十八年）在湖北麻城刊行，又于公元1600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重刻。对于书名，李贽有过说明：是书“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憾，故名曰

《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焚书·答焦漪园》。下引该书，只注篇名）。可见，《焚书》典型地代表了李贽的异端思想。

在《焚书》中，李贽提出了“童心说”。所谓“童心”，就是没有受到外界影响的赤子之心，即没有为封建伦理、程朱理学所浸染、所扭曲的人的最初本性。他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也。”（《童心说》）人们一生下来，都具有“童心”，因而都有“真心”，都是“真人”。但是，由于理学家们不断宣扬封建伦理，使之进入人心，“以为主于其内”，结果造成了“童心”的丧失、人性的扭曲。“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因此，李贽认为，人们应当摒弃封建伦理，恢复“童心”、“真心”，唤起“最初一念”的觉醒，回复“绝假纯真”的本性。李贽的“童心说”，无疑承继了王守仁的心学传统，但他们言“心”又有不同。王守仁主张“心即理”，力图将封建伦理置于人的主体之中，成为主体的自觉的活动；李贽则主张“心非理”，反对用封建伦理来规范人的主体，而保持主体的纯真、自由的本性。这是李贽异端思想的哲学基础。

从“童心说”出发，李贽反对神化孔子，反对把儒家经典变成压抑“童心”、“扭曲人性”的教条。他说，历史上的孔子，也不过是一个人，其言论著述只是“因病发药，随时处方”，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讲的，并没有教人把自己的学说当作永恒的真理，成为裁定是非的标准。但孔子以后的那些“迂阔门徒”、“懵懵弟子”，却将这些言论著述视为“万世之至论”，不管情况如何变化，千百年来都开此方药方。这实际上是发假药，医假病，使孔子言论、儒家经典成了“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藪”，与“童心”水火不相容。（见《童心说》）因此，要保持“童心”、恢复“童心”，就断断乎不可以孔子的言论著述为教条。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答耿中丞》）

人们应当把生而俱有的“童心”发扬起来，无须以孔子言论和儒家经典为指南。

李贽又指出，理学家把“理”变成形而上学的最高实体也是根本错误的。他说：“极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故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而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夫妇论》）因此，理学家所讲的那种“一能生二，理能生气，太极能生两仪”，实在难以成立。在他看来，所谓的“理”，不在现实之上，而在现实之中。“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理矣。”（《答邓石阳》）因此，讲“理”识“理”，不应皓首穷经，而应面向生活。他说：“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迹言也。”（《答邓明府》）认为在这些关于百姓日用的浅近之言中，包含了真正的道理。

李贽进而对传统观念及现实社会进行了批判。例如，他反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认为那种“男子之见尽长，女之见尽短”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答以女人学道见短书》）只要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远大的目光，从世俗的小天地中超脱出来，就能干出一番胜过男人的事业。又如，他反对将《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视为逆贼草寇，认为“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谩之正忠不可也”。这些忠义之士之所以反对朝廷，是不合理、不公正的现实社会造成的。在现实社会中，“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这

种势力“驱天下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

只要不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公正的状况，就只能是忠义“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于城腹心”，而“在水浒”。（见《忠义水浒传序》）再如，他反对把理学家们美化为圣贤，认为他们讲理学的目的在于“欺世获利”。这些理学家本来同常人一样，都有欲求，患得患失，但他们却偏偏摆出清高姿态，大讲道德性命，从而名利两得。因此，理学家实为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见《叠民焦弱侯》）

《焚书》之文，多短悍，力雄健，往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赞刘谐》一文，便是一例。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临地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在这里，李贽以辛辣的笔锋、诙谐的语调，对理学家迷信孔子的心态与丑态，作了无情的嘲讽。

正因为这样，《焚书》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恐惧和仇恨，曾在1602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和1625年（明熹宗天启五年）两度被禁毁，直至清代乾隆年间，仍被列为禁书。但结果恰与封建统治者的意愿相反，“卓吾死而其书重”（张鼐：《读卓吾老子书述》），《焚书》不仅未被禁绝失传，而且在民间流布益广，甚至传到了日本。李贽的学生汪本铎，又将《焚书》未收的李贽晚年书答诗文编为《续焚书》，于公元1618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刊行。

《焚书》所倡言的异端思想，起了开风气的作用，成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先声。直接受其影响的，首推湖北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在明代文坛上，“公安三袁”树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的理论旗帜，要求作家用自己语言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独立自主地创作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特风格的作品，就与受李贽的“童心说”的启迪密不可分。袁中道曾对其兄弟袁宏道所受李贽的影响作过描述：“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可见李贽的异端思想确实有一种启蒙的作用。

另一方面，《焚书》对封建伦理、程朱理学所持的尖锐批评态度，也受到了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反对。王夫之指责李贽“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逾于洪水，烈于猛兽”（《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三》）。顾炎武认为：“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日知录》卷十八）。方以智也批评李贽“自负尖快小才，纵其偏见，欲一手抹天下，作第一人”（《东西均·名教》）。以后，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更是大肆攻击李贽，称：“贽所著述，大抵皆非圣无法”（《易类存目一·九正易因》），“故其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细灭裂，固宜然矣。”（第71页）“盖固有之旧思想，既人可诛，其书可毁”（《别集类存目五·李温陵集》）。但这些反对意见，并未能阻止《焚书》的流布。

到了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焚书》又再度受到重视。“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把李贽引为自己的思想先驱。他写了《明李卓吾别传》，对《焚书》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书“剝剥当世儒者，可谓洞厥情状，极嬉

笑怒骂之致，无怪乎道学家之侧目也”；又针对纪昀等人对李贽的攻击，引了焦竑、袁宏道等人的言论著述加以反驳，为其辩诬。其中，所引近人邓秋枚的评语尤为深刻：“卓吾之学与其理想，皆极高妙，不肯依傍人。”

其集中之作，屡于孔子有微词。自王充《问孔》后，二千年来，直斥孔子，实唯先生。则其中之所主，必具有大识力者矣。其书明季两遭禁毁，而刊本犹留宇宙者，则以其申言佛理，能见有真是非，不随人脚跟立说。于明季帖括专制，学术束缚之极，而得李氏一为推荡廓清，故人之嗜爱其说者多也。

至今日，学术大通，万端竞进，而卓吾之学，益得以见称于时，然而焚者焚，禁者禁，而藏者自藏，读者自读。帝王之力，固不足以加于儒生之后世也。”这种毁誉参半的奇特现象，似乎更能显现《焚书》的历史文化价值。诚如李贽所说：“夫青松翠柏，在常青……与果木斗春，则花不如，与果木斗秋，则实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八物》）。

全文

自序

自有书四种：一曰《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一曰《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盲，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焚书》之后又有别录，名为《老苦》，虽则《焚书》，而另为卷目，则欲焚者焚此矣。独《说书》四十四篇，真为可喜，发圣言之精蕴，阐日用之平常，可使读者一过目便知人圣无难，出世之非假也。信如传注，则是欲人而闭之门，非以诱人，实以绝人矣，乌乎可！其为说，原于看朋友作时文，故《说书》亦佑时文，然不佑者故多也。

今既刻《说书》，故再《焚书》亦刻，再《藏书》中一二论著亦刻，焚者不复焚，藏都不复矣，或曰：“诚如是，不宜复名《焚书》也，不几于名之不可言，言之下顾行乎？”噫噫！余安能知，子又安能知。夫欲焚者，谓其逆人之耳也；欲刻者，谓其入人之心也。逆耳者必杀，是可惧也。然余年六十四矣，倘一入人之心，则知我者或庶几乎！余幸其庶几也，故刻之。

卓吾老子题湖上之聚佛楼

李氏焚书序

李宏甫自集其与夷游书札，并问答论议诸文，而名曰《焚书》，自谓其书可焚也。宏甫快口直肠，目空一世，愤激过甚，不顾人有忤者；然犹虑人必忤，而托言于焚，亦可悲矣！乃卒以笔舌杀身，诛求者竟以其所著付之烈焰，抑何虐也！岂遂成其讖乎？

宋元丰间，禁长分之笔墨，家藏墨妙抄割殆尽，见者若崇。不逾时而征求鼎沸，断管残沈，等于吉光片羽。焚不焚，何关于宏甫！且宏甫又何尝利人之不焚以为重者。今焚后而宏甫之传乃愈广。然则此书之焚，其布之有火浣哉！

宏甫曾以是刻商之于余，其语具载此中。余幸而后死，目击废兴，故识此于其端云。

澹园竝

焚书卷一

书答

答周西岩

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尝不可使之知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无情，难告语也；贤智愚不肖不可使知者，以其有情，难告语也。除是二种，则虽牛马驴驼等，当其深愁痛苦之时，无不可告以生知，语以佛乘也。

据渠见处，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生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识渠半生以前所作所为，皆是谁主张乎？不几于日用而不知乎？不知尚可，更自谓目前不敢冒认作佛。既目前无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时，佛方真有，则今日不作佛时，佛又何处去也？或有或无，自是识心分别，妄为有无，非汝佛有有有无也明矣。

且既自谓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谓此生不能成人乎？吾不知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间也。既无以自立，则无以自安。无以自安，则在家无以安家，在乡无以安乡，在朝廷无以安朝廷。吾又不知何以度日，何以面于人也。吾恐纵谦让，决不肯自谓我不成人也审矣。

既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若必待仕宦婚嫁事毕然后学佛，则是成佛必待无事，是事有碍于佛也。有事未得作佛，是佛无益于事也。佛无益于事，成佛何为乎？事有碍于佛，佛亦不中用矣，岂不深可笑哉？才等待，便千万亿劫，可畏也夫！

答周若庄

明德本也，亲民末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苟不明德以修其身，是本乱而求末之治，胡可得也。人之至厚者莫如身，苟不能明德以修身，则所厚者薄无所不薄，而谓所薄者厚，无是理也。故曰“未之有也”。今之谈者，乃舍明德而直言亲民，何哉？不几于舍本而图末，薄所厚而欲厚所薄乎！意者亲民即明德事耶！吾之德既明，然后推其所有者以明明德于天下，此大人成己、成物之道所当如是，非谓亲民然后可以明吾之明德之谓也！

且明德者吾之所本有，明明德于天下者，亦非强人之所本无。故又示之曰“在止于至善”而已。无善无恶，是谓至善，于此而知所止，则明明德之能事毕矣。由是而推其馀者以及于人，于以亲民，不亦易易乎！故终篇更不言民如何亲，而但曰明德；更不言德如何明，而但曰止至善；不曰善如何止，而但曰知止；不曰止如何知，而直曰格物以致其知而已。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盖格物则自无物，无物则自无知。故既知所止，则所知亦止；苟所知未止，亦未为知止也。故知止其所不知，斯致矣。予观《大学》如此详悉开示，无非以德未易明，止未易知。故又赞之曰：“人能知止，则常寂而常定也，至静而无欲也，安安而不迁也，百虑而一致也。”今之谈者，切己自反，果能常寂而常定乎？至静而无欲乎？安固而不摇乎？百虑而致之一乎？是未可知耳。奈之何遽以知止自许、明德自任，而欲上同于大人亲民之学也！然则颜子终身以好学称，曾子终身以守约名，而竟不敢言及亲民事者，果皆非邪，果皆偏而不全之学耶！

世固有终其身觅良师友、亲近善知识，而卒不得收宁止之功者，亦多有之，况未尝一日亲近善知识而遂以善知识自任，可乎！

与焦弱侯

人犹水也，豪杰犹巨鱼也。欲求巨鱼，必须异水；欲求豪杰，必须异人。此的然之理也。今夫井，非不清洁也，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饮食非不切切于人，若不可缺以旦夕也。然持任公之钓者，则未尝井焉之之类。何也？以井不生鱼也。欲求三寸之鱼，亦了不可得矣。今夫海，未尝清洁也，未尝甘旨也。然非万斛之舟不可入，非生长于海者不可以履于海。盖能活人，亦能杀人，能富人，亦能贫人。其不可恃之以为安，倚之以为常也明矣。然而鸱鹏化焉，蛟龙藏焉，万宝之都，而吞舟之鱼所乐而游遨也。彼但一开口，而百丈风帆并流以入，曾无所于碍，则其腹中固已江、汉若矣。此其为物，岂豫且之所能制，网罟之所能牵邪！自生自死，自去自来，水族千亿，惟有惊怪长太息而已，而况人未之见乎！

余家泉海，海边人谓余言：“有大鱼入港，潮去不得去。呼集数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鱼背，恣意砍割，连数十百石，是鱼犹恬然如故也。俄而潮至，复乘之而去矣。”然此犹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则兹鱼亦苦不大也。余有友莫姓者，住雷海之滨，同官滇中，亲为我言：“有大鱼如山，初视，犹以为云若雾也。中午雾尽收，果见一山在海中，连亘若太行，自东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则是鱼也，其长又奚啻三千馀里者哉！

嗟乎！豪杰之士，亦若此焉尔矣。今若索豪士于乡人皆好之中，是犹钓鱼于井也，胡可得也！则其人可谓智者欤！何也？豪杰之士决非乡人之所好，而乡人之中亦决不生豪杰。古今贤圣皆豪杰为之，非豪杰而能为圣贤者，自古无之矣。今日夜汲汲，欲与天下之豪杰共为贤圣，而乃索豪杰于乡人，则非但失却豪杰，亦且失却贤圣之路矣。所谓北辕而南其辙，亦又安可得也！吾见其人决非豪杰，亦决非有为圣贤之真志者。何也？若是真豪杰，决无有不识豪杰之人，若是真志要为圣贤，决无有不知贤圣之路者。尚安有坐井钓鱼之理也！

又答石阳太守

兄所教者正朱夫子之学，非虞廷精一之学也。糟则一，一则不二，不二则平，一则糟，精则不疏，不疏则实。如渠老所见甚的确，非虚也，正真实地位也；所造甚平易，非高也，正平等境界也。盖亲得赵老之传者。虽其东西南北，终身驰逐于外，不免遗弃之病，亦其迹耳，独不有所以迹者乎？迹则人人殊，有如面然。面则千万其人，亦千万其面矣。人果有千万者乎？渠惟知其人之无千万也，是以谓之知本也，是以谓之一也；又知其面之不容不千万而一听其自千自万也，是以谓之至一也，是以谓之大同也。

如其迹，则渠老之不同于大老，亦犹大老之不同于心老，心老之不同于阳明老也。若其人，则安有数老之别哉！知数老之不容分别，此数老之学历以能继千圣之绝，而同归于“一以贯之”之旨也。若概其面之不同而遂疑其人之有异，因疑其人之有异而遂疑其学之不同，则过矣！渠正充然满腹也，而我以画饼不充疑之；渠正安稳在彼岸也，而我以虚浮无归宿病之。是急人之急而不自急其急，故弟亦愿兄之加三思也。

使兄之学真以朱子者为是，而以精一之传为非是，则弟更何说乎？若犹有疑于朱子，而尚未究于精一之宗，则兄于此当有不容以己者在。今据我二人论之：兄精切于人伦物理之间，一步不肯放过；我则从容于礼法之外，务以老而自佚。其不同者如此。兄试静听而细观之：我二人同乎，不同乎？一乎，不一乎？若以不同看我，以不一看我，误矣。

但得一，万事毕，更无有许多物事及虚实高下等见解也。到此则诚意为真诚意，致知为真致知，格物为真格物。说诚意亦可，说致知亦可，说格物亦可，何如？何如？我二人老矣。彼此同心，务共证盟千万古事业，勿徒为泛泛会聚也！

复丘若泰

丘书云：“仆谓丹阳实病。”柳（塘）云“何有于病？且要反身默识。识默耶，识病耶？此时若纤念不起，方寸皆空，当是丹阳，但不得及此境界耳。”

苦海有八，病其一也。既有此身，即有此海；既有此病，即有此苦。丹阳安得而与人异邪！人知病之苦，不知乐之苦——乐者苦之因，乐极则苦生矣。人知病之苦，不知病之乐——苦者乐之因，苦极则乐至矣。苦乐相乘，是轮回种；因苦得乐，是因缘法。丹阳虽上仙，安能弃轮回，舍因缘，自脱于人世苦海之外邪？但未尝不与人同之中，而自然不与人同者，以行粮素具，路头素明也。此时正在病，只一心护病，岂容更有别念乎，岂容一毫默识工夫参于其间乎！是乃真第一念也，是乃真无二念也；是乃真空也，是乃真纤念不起，方寸皆空之实境也。非谓必如何空之而后可至丹阳境界也。若要如何，便非实际，便不空矣。

复邓石阳

昨承教言，对使裁谢，尚有未尽，谨复录而上之。

盖老丈专为上上人说，恐其过高，或有遗弃之病；弟则真为了下人说，恐其沉溺而不能出，如今之所谓出家儿者、祇知有持钵糊口事耳。然世间惟下下人最多，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若夫上上人，则举世绝少，非直少也，盖绝无之矣。如弟者，滔滔皆是人也。彼其绝无者，举世既无之矣，又何说焉。

年来每深叹憾，光阴去矣，而一官三十余年，未尝分毫为国出力，徒窃俸余以自润。既幸双亲归土，弟妹七人婚嫁各毕。各幸而不缺衣食，各生儿孙。独余连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而年逼耳顺，体素羸弱，以为弟侄已满目，可以无歉矣，遂自安慰焉。盖所谓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时时烦懣；故遂弃官入楚，事善知识，以求少得。盖皆陷溺之久，老而始觉，绝未曾自弃于人伦之外者。

平生师友散在四方，不下十百，尽是仕宦忠烈丈夫，如兄辈等耳。弟初不敢以彼等为徇人，彼等亦不以我为绝世，各务以自得而已矣。故相期甚远，而形迹顿遗。愿作圣者师圣，愿为佛者宗佛。不同在家出家，人知与否，随其资性，一任进道，故得相与共为学耳。然则所取于渠者，岂取其弃人伦哉，取其志道也。中间大略不过曰：“其为人倔强难化如此。始焉不肯低头，而终也遂尔禀服师事。”因其难化，故料其必能得道，又因其得道，而复喜其不负倔强初志。如此而已。然天下之倔强而不得道者多矣。若其不得道，则虽倔强何益，虽出家何用。虽至于断臂燃身，亦祇为丧身失命之夫耳，竟何补也！故苟有志于道，则在家可也，孔、孟不在家乎？出家可也，释迦佛不出家乎？今之学佛者，非学其弃净饭主之位而苦行于雪山之中也，学其能成佛之道而已。今之学孔子者，非学其能在家也，学其能成孔子之道而已。若以在家者为是，则今之在家学圣者多矣，而成圣者其谁耶？若以出家为非，则今之非释氏者亦不少矣，而终不敢谓其非佛，又何也？然则学佛者，要于成佛尔矣。渠既学佛矣，又何说乎？

承示云，赵老与胡氏书，极诋渠之非，曰：“云水瓢笠之中，作此乞墦登垅之态。”览教至此，不觉泫然！斯言毒害，实刺我心。我与彼得无尽堕其中而不自知者乎？当时胡氏必以致仕分高品，轻功名富贵为善学者，故此老痛责渠之非以晓之，所谓言不怒，则听者不入是也。今夫人人尽知求富贵利达者之为乞墦矣，而孰知云水瓢笠之众，皆乞墦耶！使胡氏思之，得无知斯道之大，而不专在于轻功名富贵之间乎？然使赵老而别与溺于富贵功名之人言之，则又不如此矣。所谓因病发药，因时治病，不得一概，此道之所以为大也。吾谓赵老真圣人也。渠当终身依归，而奈何其遽舍之而远去耶！然要之各从所好，不可以我之意而必渠之同此意也。独念乞墦之辱，心实耻之，而卒不得免者何居？意者或借闻见以为聪明，或藉耳目以为心腹欤！或凭册籍以为断案，或依孔、佛以为泰山欤！有一于此，我乃齐人，又安能笑彼渠也。此弟之所痛而苦也。兄其何以教之？

承谕欲弟便毁此文，此实无可，但不必耳。何也？人各有心，不能皆合。喜者自喜，不喜者自然不喜；欲览者览，欲毁者毁，各不相碍，此学之所以为妙也。若以喜者为是，而必欲兄丈之同喜；又以毁者为是，而复责弟之不毁。则是各见其是，各私其学，学斯僻矣。抑岂以此言为有累于赵老乎？

夫赵老何人也，巍巍泰山，学贯千古，乃一和尚能累之，则亦无贵于赵老矣。夫惟陈相倍师，而后陈良之学始显，惟西河之人疑子夏于夫子，而后夫子之遭益尊。然则赵老固非人之所能累也。若曰吾谓渠，惜其以倍师之故，顿为后世嗤耳，则渠已绝弃人世，逃儒归佛，陷于大戮而不自爱惜矣，吾又何爱惜之有焉？吾以为渠之学若果非，则当以此暴其恶于天下后世，而与天下后世共改之；若果是，则当以此显其教于天下后世，而与天下后世共为之。此仁人君子之用心，所以为大同也。且观世之人，孰能不避名色而读异端之书者乎？堂堂天朝，行颁《四书》、《五经》于天下，欲其幼而学，壮而行，以博高爵重禄，显荣家世，不然者，有黜有罚如此其详明也，然犹有束书而不肯读者，况佛教乎？佛然且然，况邓和尚之语乎？况居上数句文字乎？吾恐虽欲拱手以奉之，彼即置而弃之矣，而何必代之毁与弃也。弟谓兄圣人之资也，且又圣人之徒也。弟异端者流也，本无足道者也。自朱夫子以至今日，以老、佛为异端，相袭而排摈之者，不知其几百年矣。弟非不知，而敢以直犯众怒者，不得已也，老而怕死也。且国家以六经取士，而有《三藏》之收；六艺教人，而又有戒坛之设：则亦未尝以出家为禁矣。则如渠者，固国家之所不弃，而兄乃以为弃耶？

屡承接引之勤，苟非木石，能不动念。然谓弟欲使天下之人皆弃功名妻子而后从事于学，果若是，是为大蠢，弟不如是之愚也。然斯言也，吾谓兄亦太早计矣，非但未卵而求时夜者也。夫渠生长于内江矣，今观内江之人，更有一人效渠之为者乎？吾谓即使朝廷出令，前鼎镬而后白刃，驱而之出家，彼宁有守其妻孥以死者耳，必不愿也。而谓一邓和尚能变易天下之人乎？一无紧要居士，能以几句闲言语，能使天下人尽弃妻子功名，以从事于佛学乎？盖千古绝无之事，千万勿烦杞虑也。吾谓真正能接赵老之脉者，意者或有待于兄耳。异日者，必有端的同门，能共推尊老丈，以为师门颜、闵。区区异端之徒，自救不暇，安能并驱争先也？则此鄙陋之语，勿毁之亦可。

然我又尝推念之矣。夫黄面老瞿昙，少而出家者也，李耳厌薄衰周，亦遂西游不返；老而后出家者也，独孔子老在家耳。然终身周流，不暇暖席，则在家时亦无几矣，妻既卒矣，独一子耳，更不闻其娶谁女也，更不闻其复有几房妾媵也，则于室家之情，亦太微矣。当时列国之主，尽知礼遇夫子，然而夫子不仕也，最久者三月而已，不曰“接浙而行”，则自“明日遂行”，则于功名之念，亦太轻矣。居常不知叔梁纥葬处，乃葬其母于五父之衢，然后得合葬于防焉，则字扫墓之礼，亦太简矣。岂三圣人于此，顾为轻于功名妻子哉？恐亦未免遗弃之病哉！然则渠上人之罪过，亦未能遽定也。

然以余断之，上人之罪不在于后日之不归家，而在于其初之轻于出家也。何也？一出家即弃父母矣。所贵于有子者，谓其临老得力耳；盖人既老，便自有许多疾病。苟有子，则老来得力，病困时得力，卧床难移动时得力；奉侍药时得力、五内分割；痛苦难忍时得力，临终呜咽、分付诀别七声气垂绝对得力。若此时不得力，则与宠子等矣，文何在于奔丧守礼，以为他人之观乎？往往见今世学道垒人，先觉士大夫，或父母八千有余，犹闻拜疾趋，全不念风中之烛，灭在俄顷。无他，急功名而忘其亲也。此之不责，而反责彼出家儿，是为大惑，足称颠倒见矣。

吁吁！二十余年倾盖之友，六七十岁皓皤之夫，万里相逢，聚首他县，誓吐肝胆，尽脱皮肤。苟一蔓衷赤不尽，尚有纤芥为名作诳之语，青霄白日，照耀我心，便当永堕无间，万劫力驴，与兄骑乘。此今日所以报答百泉上知

己之感也。纵兄有憾，我终不敢有怨。

答耿中丞

昨承教言，深中狂愚之病。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既欲与斯世斯民共由之，则其范围曲成之功大矣。“学其可无术欤”，此公至言也，此公所得于孔子而深信之以为家法者也。仆又何言之哉！然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也。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故为愿学孔子之说者，乃孟子之所以止于孟子，仆方痛撼其非夫，而公谓我愿之欤？

且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也。使孔子而教人以学孔子，何以颜渊问仁，而曰“为仁由己”而不由人也欤哉！何以曰“古之学者为己”，又曰“君子求诸己”也欤哉！惟其由己，故诸子自不必问仁于孔子，惟其为己，故孔子自无学术以授门人。是无人无己之学也。无己，故学莫先于克己；无人，故教惟在于因人。试举一二言之。如仲弓，居敬行简人也，而问仁焉，夫子直指之曰敬恕而已。雍也聪明，故悟焉而请事。司马牛遭兄弟之难，常怀忧惧，是谨言慎行人也，而问仁焉，夫子亦直指之曰“其盲也”而已。牛也不聪，故疑焉而反以为未足。由此观之，孔子亦何尝教人之学孔子也哉！夫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而学孔子者务舍己而必以孔子为学，虽公亦必以为真可笑矣。

夫惟孔子未尝以孔子教人学，故其得志也，必不以身为教于天下。”是故圣人在上，万物得所，有由然也。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贪暴者扰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天下之失所也而优之，而汲汲焉欲贻之以得所之域。于是有德礼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絜其四体。而人始大失所矣。

夫天下之民物众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条理，则天地亦且不能。是故寒能折胶，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何也？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是故贪财者与之以禄，趋势者与之以爵，强有力者与之以权，能者称事而官，懦者夹持而使。有德者隆之虚位，但取具瞻，高才者处以重任，不问出入。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何其事之易也？虽欲饰诈以投其好，我自无好之可投；虽欲掩丑以著其美，我自无丑之可掩，何其说之难也？是非真能明明德于天下，而坐致天下太平者欤！是非真能不见一丝作为之迹，而自享心逸日休之效者欤！然则孔氏之学术亦妙矣，则虽谓孔子有学有术以教人亦可也。然则无学无术者，其兹孔子之学术欤！

公既深信而笃行之，则虽谓公自己之学术亦可也，但不必人人皆如公耳。故凡公之所为自善，所用自广，所学自当。仆自敬公，不必仆之似公也。公自当爱仆，不必公之贤于仆也。则公此行，人人有弹冠之庆矣；否则，同者少而异者多，贤者少而愚不肖者多，天下果何时而太平乎哉！

复京中友朋

来教云：“无求饱，无求安。此心无所系著，即便是学。”注云：“心有在而不暇及，若别有学在，非也。就有道则精神相感，此心自正，若谓别出所知见相正，浅矣。”又云：“‘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恶当作去声，即侯明挹记，第欲并生，谗说殄行，犹不愤疾于顽。可见自古圣贤，原无恶也。曰‘举直错诸枉’，错非舍弃之，盖错置之错也。即诸枉者亦要错置之，使之得所，未忍终弃也。又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只此一亲字，便是孔门学脉。能亲便是生机。些子意思，人人俱有，但知体取，就是保任之扩充之耳。”来示如此，敢以实对。

夫曰安饱不求，非其性与人殊也。人生世间，惟有学问一事，故时敏以求之，自不知安饱耳，非有心于不求也。若时无敏之学，而徒用心于安饱之间，则伪矣。既时敏于学，则自不得不慎于言。何也？吾之学未曾到手，则何敢言，亦非有意慎密其间，而故谨言以要誉于人也。今之敢为大言，便偃然高坐上，必欲为人之师者，皆不敏事之故耳。

夫惟真实敏事之人，岂但言不敢出，食不知饱，居不知安而已，自然奔走四方，求有道以就正。有道者，好学而自有得，大事到手之人也。此事虽大，而路径万千，有顿入者，有渐入者。渐者虽迂远费力，犹可望以深造；若北行而南其辙，入海而上太行，则何益矣！此事犹可，但无益耳，未有害也。苟一入邪途，岂非求益反损，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乎？是以不敢不就正也。如此就正，方谓好学，方能得道，方是大事到手，方谓不负时敏之勤矣。如此，则我能明明德。既能明德，则自然亲民。如向日四方有道，为我所就正者，我既真切向道，彼决无有厌恶之理，决无不相亲爱之事，决无不吐肝露胆与我共证明之意。何者？明明德者，自然之用固如是也。非认此为题目，为学脉，而作意以为之也。今无明明德之功，而遽日亲民，是未立而欲行，未走而欲飞，且使圣人“明明德”吃紧一言，全为虚说矣。故苟志于仁，则自无厌恶。何者？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恶耳。所以有恶者，恶乡愿之乱德，恶久假之不归，名为好学而实不好学者耳。若世间之人，圣人与仁人胡为而恶之哉！盖已至于仁，则自然无厌恶，已能明德，则自能亲民。皆自然而然，不容思勉，此圣学之所以为妙也。故曰“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何等自然，何等不容已。今人把“不厌”“不倦”做题目，在乎里做，安能做得成，安能真不厌不倦也！

圣人只教人为学耳，实能好学，则自然到此。若不肯学，而但言“不厌”“不倦”，则孔门诸子，当尽能学之矣，何以独称颜子为好学也邪？既称颜子为学不厌，而不曾说颜子为教不倦者，可知明德亲民，教立而道行，独有孔子能任之，虽颜子不敢当乎此矣。今人未明德而便亲民，未能不厌而先学不倦，未能慎言以敏于事，而自谓得道，肆口妄言之不耻，未能一日就有道以求正，而便以有道自居，欲以引正于人人。吾诚不知其何说也。

故未明德者，便不可说亲民；未能至仁者，便不可说无厌恶。故曰“毋友不如己者”。以此慎交，犹恐有便辟之友，善柔之友，故曰“赐也曰损”，以其悦与不若己者友耳。如之何其可以妄亲而自处于不闻过之地也乎？故欲敏事而自明己德，须如颜子终身以孔子为依归，庶无失身之悔，而得好学之实。若其他弟子，则不免学夫子之不厌而已，学夫子之不倦而已，毕竟不知

夫子之所学为何物，自己之所当有事者为何事。虽同师圣人，而卒无得焉者，岂非以此之故欤！吁！当夫子时，而其及门之徒，已如此矣。何怪于今！何怪于今！吁！是亦余之过望也，深可恶也。

复宋太守

千圣同心，至言无二。纸上陈语，皆千圣苦心苦口，为后贤后人。但随机说法，有大小二乘，以待上下二根。苟是上士，则当究明圣人上语；若甘为下士，只作世间完人，则不但孔圣以及上古经籍为当服膺不失，虽近世有识名士一言一句，皆有切于身心，皆不可以陈语目之也。且无征不信久矣，苟不取陈语以相证，恐听者益以骇愕。故凡论说，必据经引传，亦不得已焉耳。今据经则以为陈语，漫出胸臆则以为无当，则言者亦难矣。凡言者，言乎其不得不言者也。为自己本分上事，未见亲切，故取陈语以自考验，庶几合符，非有闲心事、闲工夫，欲替古人担忧也。古人往矣，自无忧可担，所以有忧者，谓于古人上乘之谈，未见有契合处，是以日夜焦心，见朋友则共讨论。若只作一世完人，则千古格言尽足受用，半字无得说矣。所以但相见便相订证者，以心志颇大，不甘为一世人士也。兄若恕其罪而取其心，则弟犹得免于罪责；如以为大言不惭，贡高矜己，则终将缄默，亦容易耳。

答耿中丞论淡

世人白昼寐语，公独于寐中作白昼语，可谓常惺惺矣。“周子礼于此净业，亦见得分数明，但不知湔磨刷涤”之云，果何所指也。

夫古之圣人，盖尝用湔刷之功矣。但所谓湔磨者，乃湔磨其意识；所谓刷涤者，乃刷涤其闻见。若当下意识不行，闻见不立，则此皆为寐语，但有纤毫，便不是淡，非常惺惺法也。盖必不厌，然后可以语淡。故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厌”。若苟有所忻羨，则必有所厌舍，非淡也。又惟淡则自然不厌，故曰“我学不厌”。若以不厌为学的，而务学之以至于不厌，则终不免有厌时矣，非淡也，非虞廷精上之旨也。盖精则一，一则纯；不精则不一，不一则杂，杂则不淡矣。

由此观之，淡岂可以易言乎？是以古之圣人，终其身于问学之场焉，讲习讨论，心解力行，以至于寝食俱废者，为淡也。淡又非可以智力求，淡又非可以有心得，而其所以不得者，有故矣。盖世之君子，厌常者必喜新，而恶异者则又不乐语怪。不知人能放开眼目，固无寻常而不奇怪，亦无奇怪而不寻常也。经世之外，宁别有出世之方乎？出世之旨，岂复有外于经世之事乎？故达人宏识，一见虞廷揖让，便与三杯酒齐观，巍巍尧、舜事业，便与太虚空浮云并寿。无他故也，其见大也。见大故心泰，心泰故无不足。既无不足矣，而又何羨耶。若祇以平日之所闻习见者为平常，而以其罕闻骤见者为怪异，则怪异平常便是两事，经世出世便是两心。勋、华之盛，揖逊之隆，比之三家村里瓮牖酒人，真不啻几千万里矣。虽欲淡，得欤？虽欲“无然歆羨”，又将能欤？此无他，其见小也。

愿公更不必论湔磨刷涤之功，而惟直言问学开大之益；更不必虑虚见积习之深，而惟切究师友渊源之自。则康节所谓“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者，当自得之，不期淡而自淡矣，不亦庶乎契公作人之微旨，而不谬为“常惺惺”语也耶！

答周柳塘

伏中微泄，秋候自当清泰。弟苦不小泄，是以火盛，无之奈何。楼下仅容喘息，念上天降虐，祇为大地人作恶，故重谴之，若不勉受酷责，是愈重上帝之怒。有饭吃而受热，比空腹受热者何如？以此思之，故虽热不觉热也。且天灾时行，人亦难逃，人人亦自有过活良法。所谓君子用智，小人用力，强者有搬运之能，弱者有就食之策，自然生出许多计智。最下者无力无策，又自有身任父母之忧者大为设法区处，非我辈并生并育之民所能与谋也。盖自有受命治水之禹，承命教稼之稷，自然当任己饥己溺之事，救焚拯溺之忧，我辈安能代大匠所哉！我辈惟是各亲其亲，各友其友。各自有亲友，各自相告诉，各各尽心量力相救助。若非吾亲友，非吾所能谋，亦非吾所宜谋也。何也？愿外之恩，出位之谓也。

答耿司寇

此来一番承教，方可称真讲学，方可称真朋友。公不知何故而必欲教我，我亦不知何故而必欲求教于公，方可称是不容已真机，自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

嗟夫！朋友道绝久矣。余尝谬谓千古有君臣，无朋友，岂过论欤！夫君犹龙也，下有逆鳞，犯者必死，然而以死谏者相踵也。何也？死而博死谏之名，则志士亦愿为之，况未必死而遂有巨福耶？避害之心不足以胜其名利之心，以故犯害而不顾，况无其害而且有大利乎！若夫朋友则不然；幸而入，则分毫无我益；不幸而不相入，则小者必争，大者为仇。何心老至以此杀身，身杀而名又不成，此其昭昭可鉴也。故余谓千古无朋友者，谓无利也。是以犯颜敢谏之士，恒见于君臣之际，而绝不闻之友朋之间。今者何幸而见仆之于公耶！是可贵也。又何幸而得公之教仆耶！真可羨也。快哉怡哉！居然复见惓惓切切景象矣。然则岂惟公爱依仿孔子，仆亦未尝不愿依仿之也。

惟公之所不容已者，在于泛爱人，而不欲其择人；我之所不容已者，在于为吾道得人，而不欲轻以与人，微觉不同耳。公之所不容已者，乃人生十五岁以前《弟子职》诸篇入孝出弟等事，我之所不容已者，乃十五成人以后为大人明《大学》，欲去明明德于天下等事。公之所不容已者博，而惟在于痛痒之未；我之所不容已者专，而惟直收吾开眼之功。公之所不容已者，多雨露之滋润，是故不请而自至，如村学训蒙师然，以故取效寡而用力艰；我之所不容已者，多霜雪之凜冽，是故必待价而后沽，又如大将用兵，直先擒王，以故用力少而奏功大。虽各各手段不同，然其为不容已之本心一也。心苟一矣，则公不容已之论，固可以相忘于无言矣。若谓公之不容已者为是，我之不容已者为非；公之不容已者是圣学，我之不容已者是异学：则吾不能知之矣。公之不容已者是知其不可以已，而必欲其不已者，为真不容已；我之不容已者，是不知其不容已，而自然不容已者，非孔圣人之不容已：则吾又不能知之矣。恐公于此，尚有执己自是之病在。恐未可遽以人皆悦之，而遂自以为是，而遽非人之不是也。恐未可遽以在邦必闻，而遂居之不疑，而遂以人尽异学，通非孔、孟之正脉笑之也。我谓公之不容已处若果是，则世人之不容已处总皆是；若世人之不容已处诚未是，则公之不容已处亦未必是也。此又我之真不容已处耳。未知是否，幸一教焉！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非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

夫孔子所云言顾行者，何也？彼自谓于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盖真未之能，非假谦也。人生世间，惟是四者终身用之，安有尽期。若谓我能，则自

止而不复有进矣。圣人知此最难尽，故自谓未能。已实未能，则说我不能，是言顾其行也。说我未能，实是不能，是行顾其言也。故为，故为有恒，故为主忠信，故为毋自欺，故为真圣人耳。不似今人全不知己之未能，而务以此四者责人教人。所求于人者重，而所自任者轻，人其肯信之乎？

圣人不责人之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为圣。故阳明先生曰：“满街皆圣人。”佛氏亦曰：“即心即佛，人人是佛。”夫惟人人之皆圣人也，是以圣人无别不容已道理可以示人也，故曰：“予欲无言”。夫惟人人之皆佛也，是以佛未尝度众生也。无众生相，安有人相；无道理相，安有我相。无我相，故能舍己；无人相，故能从人。非强之也，以亲见人人之皆佛而善与人同故也。善既与人同，何独于我而有善乎？人与我既同此善，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诸人者。”后人推而诵之曰：即此取人为善，便自与人为善矣。舜初未尝有欲与人为善之心也，使舜先存与善之心以取人，则其取善也必不诚。人心至神，亦遂不之与，舜亦必不能以与之矣。舜惟终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渔之人既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

夫人既无不可取之善，则我自无善可与，无道可言矣。然则子礼不许讲学之谈，亦太苦心矣，安在其为挫抑柳老，而必欲为柳老伸屈，为柳老遮护至此乎？又安见其为子礼之口过，而又欲为子礼掩盖之耶？公之用心，亦太琐细矣！既已长篇大篇书行世间，又令别人勿传，是何背戾也？反覆详玩，公之用心亦太不直矣！且于礼未尝自认以为己过，纵有过，渠亦不自盖覆，而公乃反为之覆，此诚何心也？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而又皆仰；今之君子，岂徒顺之，而又为之辞。公其以为何如乎？柳老平生正坐冥然寂然，不以介怀，故不长进，公独以为柳老夸，又何也？岂公有所憾于柳老而不欲其长进耶？然则于礼之爱柳老者心髓，公之爱柳老者皮肤，又不言可知矣。柳老于子礼为兄，渠之兄弟尚多也，而独注意于柳老；柳老又不在于仕途，又不与之邻舍与田，无可争者。其不为毁柳老以成其私，又可知矣。既无半点私意，则所云者纯是一片赤心，公固聪明，何独昧此乎？纵子礼之言不是，则当为子礼惜，而不当为柳老忧。若子礼之言是，则当为柳老惜，固宜将此平日自负孔圣正脉，不容已真机，直为柳老委曲开导。柳老惟知敬信公者也，所言未必不入也。今若此，则何益于柳老，柳老又何贵于与公相知哉！然则子礼口过之称，亦为无可奈何，姑为是言以逭责耳。设使柳老所造已深，未易窥见，则公当大力柳老喜，而又不必患其介意矣。何也？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此学的也。众人不知我之学，则吾为贤人矣，此可喜也。贤人不知我之学，则我为圣人矣，又不愈可喜乎？圣人不知我之学，则吾为神人矣，尤不愈可喜乎？当时知孔子者唯颜子，虽子贡之徒亦不之知，此真所以为孔子耳，又安在乎必于子礼之知之也？又安见其为挫抑柳老，使刘金吾诸公辈轻视我等也耶？我谓不患人之轻视我等，我等正自轻视耳。区区护名，何时遮盖得完耶？

且吾闻金吾亦人杰也，公切切焉欲其讲学，是何主意？岂以公之行履，有加于金吾耶？若有加，幸一一示我，我亦看得见也。若不能有加，而欲彼就我讲此无益之虚谈，是又何说也？吾恐不足以诳三尺之童子，而可以诳豪杰之士哉！然则孔子之讲学非欤？孔子直谓圣愚一律，不容加损，所谓麒麟与凡兽并走，凡鸟与凤皇齐飞，皆同类也。所谓万物皆吾同体是也。而独有出类之学，唯孔子知之，故孟子言之有味耳。然究其所以出类者，则在于巧

中焉，巧处又不可容力。今不于不可用力处参究，而唯欲于致力处着脚，则已失孔、孟不传之秘矣，此为何等事，而又可轻以与人谈耶？

公闻此言，必以为异端人只宜以训蒙为事，而但借“明明德”以为题目可矣，何必说此虚无寂灭之教，以眩感人邪？夫所谓仙佛与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诱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故以死惧之；老氏知人之贪生也，故以长生引之：皆不得已权立名色以化诱后人，非真实也。唯颜子知之，故曰夫子善诱。今某之行事，有一不与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贵，亦有妻孥，亦有庐舍，亦有朋友，亦会宾客，公岂能胜我乎？何为乎公独有学可讲，独有許多不容已处也？我既与公一同，则一切弃人伦、离妻室、削发披缁等语，公亦可以相忘于无言矣。何也？仆未尝有一件不与公同也，但公为大官耳。学问岂因大官长乎？学问如因大官长，则孔、孟当不敢开口矣。

且东郭先生，非公所得而拟也。东郭先生专发挥阳明先生“良知”之旨，以继往开来为己任，其妙处全在不避恶名以救同类之急，公其能此乎？我知公详矣，公其再勿说谎也！须如东郭先生，方可说是真不容已。近时唯龙溪先生足以继之，近溪先生稍能继之。公继东郭先生，终不得也。何也？名心太重也，回护太多也。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公看近溪有此乎？龙溪有此乎？况东郭哉！此非强为尔也，诸老皆实实在见得善与人同，不容分别故耳。既无分别，又何恶乎？公今种种分别如此，举世道学无有当公心者，虽以心斋先生，亦在杂种不人公毅率矣，况其他乎！其同时所喜者，仅仅胡庐山耳。麻城周柳塘、新邑吴少虞，只此二公为特出，则公之取善亦太狭矣，何以能明明德于天下也？

我非不知敬顺公之为美也，以“齐人莫如我敬王”也。亦非不知顺公则公必爱我，公既爱我则合县士民俱礼敬我，吴少虞亦必敬我，官吏师生人等俱来敬我，何等好过日子，何等快活。但以众人俱来敬我，终不如公一人独知敬我；公一人敬我，终不如公之自敬也。

吁！公果能自敬，则余何说乎！自敬伊何？戒谨不睹，恐惧不闻，毋自欺，求自傲，慎其独。孔圣人之自傲者盖如此。若不能自敬，而能敬人，来之有也。所谓本乱而求未之治，无是理也。故曰“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此正脉也，此至易至简之学，守约施博之道，故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又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又曰“上老老而民兴孝”，更不言如何去平天下，但只道修身二字而已。孔门之教，如此而已，吾不知何处更有不容已之说也。

公勿以修身为易，明明德为不难，恐人便不肯用工夫也。实欲明明德者，工夫正好艰难，在埋头二三十年，尚未得到手，如何可说无工夫也？龙溪先生年至九十，自二十岁为学，又得明师，所探讨者尽天下书，所求正者尽四方人，到末年方得实诣，可谓无工夫乎？公但用自己工夫，勿愁人无工夫用也。有志者自然来共学，无志者虽与之谈何益！近溪先生从幼闻道，一第十年乃官，至今七十二岁，犹历涉江湖各处访人，岂专为传法计欤！盖亦有不容已者。彼其一生好名，近来稍知藏名之法，历江右、两浙、姑苏以至秣陵，无一道学不去参访，虽弟子之求师，未有若彼之切者，可谓致了良知，更无工夫乎？然则公第用起工夫耳，儒家书尽足参详，不必别观释典也。解释文字，终难契入；执定己见，终难空空；耘人之田，终荒家穰。愿公元以

刍蕘陶渔之见而弃忽之也。古人甚好察此言耳。

名乃辘身之锁，闻近老一路无一人相知信者。柳塘初在家时，读其书便十分相信，到南昌则七分，至建昌又减二分，则得五分耳。及乎到南京，虽求一分相信，亦无有矣。柳塘之徒曾子，虽有一二分相信，大概亦多惊讶。焦弱侯自谓聪明特达，方子及亦以豪杰自负，皆弃置大法师不理睬之矣。乃知真具只眼者举世绝少，而坐令近老受遁世不见知之妙用也。至矣，近老之善藏其用也。曾子回，对我言曰：“近老无知者，唯先生一人知之。”吁！我若不知近老，则近老有何用乎！惟我一人知之足矣，何用多知乎！多知即不中用，犹是近名之累，曷足贵欤！故曰“知我者希，则我贵矣”。吾不甘近老之太尊贵也。近老于生，岂同调乎，正尔似公举动耳。乃生深信之，何也？五台与生稍相似，公又谓五台公心热，仆心太冷。吁！何其相马于牝牡骀黄之间也！

展转千百言，略不识忌讳，又家贫无代书者，执笔草草，绝不成句；又不敢纵笔作大字，恐重取怒于公。书完，遂封上。极知当重病数十日矣，盖贱体尚未甚平，此劳遂难当。但得公一二相信，即刻死填沟壑，亦甚甘愿，公思仆此等何心也？仆佛学也，岂欲与公争名乎，抑争官乎？皆无之矣。公倘不信仆，试以仆此意质之五台，以为何如？以五台公所信也。若以五台亦佛学，试以问之近溪老何如？

公又云“前者《二鸟赋》原为子礼而发，不为公也”。夫《二鸟赋》若专为子礼而发，是何待子礼之厚，而视不肖之薄也！生非护惜人也，但能攻发吾之过恶，便是吾之师。吾求公施大炉锤久矣。物不经锻炼，终难成器；人不得切磋，终不成人。吾来求友，非求名也；吾来求道，非求声称也。公其勿重为我盖覆可焉！我不喜吾之无过而喜吾过之在人，我不患吾之有过而患吾过之不显。此佛说也，非魔说也；此确论也，非戏论也。公试虚其心以观之，何如？

每思公之所以执迷不返者，其病在多欲。古人无他巧妙，直以寡欲为养心之功，诚有味也，公今既宗孔子矣，又欲兼通诸圣之长：又欲清，又欲任，又欲和。既于圣人之所以继往开来者，无日夜而不发挥，又于世人之所以光前裕后者，无时刻而不系念。又以世人之念为俗念，又欲时时盖覆，只单显出继往开来不容己本心以示于人。分明贪高位厚禄之足以尊显也，三品二品之足以褒宠父祖二亲也，此公之真不容己处也，是正念也。却回护之曰：“我为尧、舜君民而出也，吾以先知先觉自任而出也。”是又欲盖覆此欲也，非公不容己之真本心也。且此又是伊尹志，非孔子志也。孔、孟之志，公岂不闻之乎！孔孟之志曰：“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力也，”是以鲁缪公无人乎于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孔、孟之家法，其自重如此，其重道也又如此。公法仲尼者，何独于此而不法，而必以法伊尹为也！岂以此非孔圣人之真不容己处乎？吾谓孔、孟当时若徒随行逐队，施进旅退，以恋崇阶，则宁终身空室陋巷穷饿而不悔矣。此颜子之善学孔子处也。

不特是也。分明撼克明好超脱不肯注意生孙，却回护之曰：“吾家子侄好超脱，不以嗣续为念。”乃又错怪李卓老曰：“因他超脱，不以嗣续为重，故儿效之耳。”吁！生子生孙何事也，乃亦效人乎！且超脱又不当生子乎！即儿好超脱，故未有孙，而公不超脱者也，何故不见多男子乎？我连生四子俱不育，老来无力，故以命自安，实未尝超脱也。公何诬我之甚乎！

又不特是也。分明憾克明好超脱，不肯注意举子业，却回护之曰：“吾家子侄好超脱，不肯著实尽平常分内事。”乃又错怪李卓老曰：“因他超脱，不以功名为重，故害我家儿子。”吁吁！卓吾自二十九岁做官以至五十三岁乃休，何曾有半点超脱也！克明年年去北京进场，功名何曾轻乎！时运未至，渠亦未尝不坚忍以俟，而翁性急，乃归咎于举业之不工，是而翁欲心太急也。世间工此者何限，必皆一一中选，一一早中，则李、杜文章不当见遗，而我与公亦不可以侥幸目之矣。

夫所谓超脱者，如渊明之徒，官既懒做，家事又懒治，乃可耳。今公自谓不超脱者固能理家；而克明之超脱者亦未尝弃家不理也，又何可以超脱憾之也！既能超脱足追陶公，我能为公致贺，不必憾也，此皆多欲之故，故致背戾，故致错乱，故致昏蔽如此耳。且克明何如人也，筋骨如铁，而肯效顰学步从人脚跟走乎！即依人便是优生，亦不得谓之克明矣。故使克明即不中举，即不中进士，即不作大官，亦当为天地间有数奇品，超类绝伦，而可以公眼前蹊径限之欤？

吴少虞曾对我言曰：“楚控放肆无忌惮，皆尔教之。”我曰：“安得此无天理之谈乎？”吴曰：“虽然，菲尔亦由尔，故放肆方稳妥也。”吁吁！楚控何曾放肆乎？且彼乃吾师，吾惟知师之而已。渠眼空四海，而又肯随人脚跟定乎？苟如此，亦不得谓之楚控矣。大抵吴之一言一动，皆自公来，若出自公意，公亦太乖张矣。纵不具只眼，独可无眼乎！吾谓公且虚心以听贱子一言，勿蹉跎误了一生也。如欲专为光前裕后事，吾知公必不甘，吾知公决兼为继往开来之事者也。一身而二任，虽孔圣必不能。故鲤死则死矣，颜死则恸焉，妻出更不复再娶，鲤死更不闻再买妾以求复生子。无他，为重道也；为重道既重，则其他自不入念矣。公于此亦可遽以超脱病之乎！

然吾观公，实未尝有传道之意，实未尝有重道之念。自公倡道以来，谁是接公道柄者乎？他处我不知，新邑是谁继公之真脉者乎？面从而背违，身教自相与遵守，言教则半句不曾奉行之矣。以故，我绝不欲与此间人相接，他亦自不与我接。何者？我无可趋之势故耳。吁吁！为师者忘其奔走承奉而来也，乃直任之而不辞曰，“吾道德之所感召也”；为弟子者亦忘其为趋势附热而至也，乃久假而不归曰，“吾师道也，吾友德也”。吁！以此为学道，即稍稍有志向着，亦不愿与之交，况如仆哉！其杜门不出，非简亢也，非绝人逃世也；若欲进世，则入山之深矣。麻城去公稍远，人又颇多，公之言教亦颇未及，故其中亦自有真人稍可相与处耳。虽上智之资未可即得，然个个与语，自然不俗。黄陂祝先生旧曾屡会之于白下，生初谓此人质实可与共学，特气骨太弱耳。近会方知其能不昧自心，虽非肝胆尽露者，亦可谓能吐肝胆者矣。使其稍加健猛，亦足承载此事，愿公加意培植之也。

闻麻城新选邑侯初到，柳塘因之欲议立会，请父母为会主。余谓父母爱民，自有本分事，日夜不得闲空，何必另标门户，使合县分党也？与会者为贤，则不与会者为不肖矣。使人人有不肖之嫌，是我辈起之也。且父母在，谁不愿入会乎？既愿入会，则入会者必多不肖，既多不肖，则贤者必不肯来；是此会专为会不肖也。岂为会之初意则然哉，其势不得不至此耳。况为会何益于父母，徒使小子乘此纷扰县公。县公贤则处置自妙，然犹未免分费精神，使之不得专理民事；设使聪明未必过人，则此会即为断性命之刀斧矣，有仁心者肯为此乎！盖县公若果以性命为重，则能自求师寻友，不必我代之劳苦矣。何也？我思我学道时，正是高阁老、杨吏部、高礼部诸公禁忌之时，此

时绝无有会，亦绝无有开口说此件者。我时欲此件切，自然寻得朋友，自能会了许多不言之师，安在必立会而后为学乎！此事易晓，乃柳塘亦不知，何也？若谓柳塘之道，举县门生无有一个接得者，今欲趁此传与县公，则宜自将此道指点县公，亦不宜将此不得悟人者尽数招集以乱聪听也，若谓县公得道，柳塘欲闻，则柳塘自与之商证可矣，且县公有道，县公自不容已，自能取人会人，亦不必我代之主赤帟也。反覆思惟，总是名心牵引，不得不颠倒耳。

寄答耿大中丞

观二公论学，一者说得好听，而未必皆其所能行；一者说得未见好听，而皆其所能行。非但己能行，亦众人之所能行也。己能行而后言，是谓先行其言；己未能行而先言，则谓言不顾行。吾从其能行者而已，吾从众人之所能行者而已。

夫知己之可能，又知人之皆可能，是己之善与人同也，是无己而非人也，而何己之不能舍？既知人之可能，又知己之皆可能，是人之善与己同也，是无人而非己也，而何人之不可从？此无人无己之学，参赞位育之实，扶世立教之原，盖真有见于善与人同之极故也。今不知善与人同之学，而徒慕舍己从人之名，是有意于舍己也。有意舍己，即是有己；有意从人，即是有入。况未能舍己而徒言舍己以教人乎？若真能舍己，则二公皆当舍矣。今皆不能舍己以相从，又何日夜切切以舍己言也？教人以舍己，而自不能舍，则所云舍己从人者妄也，非大舜舍己从人之调也。言舍己者，可以反而思矣。

真舍己者，不见有己。不见有己，则无己可舍。无己可舍，故曰舍己。所以然者，学先知己故也。真从人者，不见有人。不见有人，则无人可从。无人可从，故曰从人，所以然者，学先知人故也。今不知己而但言舍己，不知人而但言从人，毋怪其执吝不舍，坚拒不从，而又日夜言舍己从人以欺人也。人其可欺乎？徒自欺耳。毋他，扶世立教之念为之崇也。扶世立教之念，先知先觉之任为之先也。先知先觉之任，好臣所教之心为之驱也。以故终日言扶世，而未尝扶得一时，其与未尝以扶世为己任者等耳。终日言立教，未尝教得一人，其与未尝以立教为己任者均焉。此可耻之大者，所谓“耻其言而过其行”者非耶！所谓“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者又非耶！

吾谓欲得扶世，须如海刚峰之悯世，方可称真扶世人矣，欲得立教，须如严寅所之宅身，方可称真立教人矣。然二老有扶世立教之实，而绝口不道扶世立教之言；虽绝口不过扶世立教之言，人亦未尝不以扶世立教之实归之。今无其实，而自高其名，可乎？

且所谓扶世立教，参赞位育者，虽聋瞽侏跛亦能之，则仲子之言，既已契于心矣，纵能扶得世教，成得参赞位育，亦不过能侏跛聋瞽之所共能者，有何奇巧而必欲以为天下之重而任之耶！若不信侏跛聋瞽之能参赞位育，而别求所谓参赞位育以胜之，以为今之学道者皆自私自利而不知此，则亦不得谓之参赞位育矣。是一己之位育参赞也，圣人不如是也。

焚书卷二

书答

与庄纯夫

日在到，知葬事毕，可喜可喜！人生一世，如此而已。相聚四十余年，情境甚熟，亦犹作客并州既多时，自同故乡，难遽离割也。夫妇之际，恩情尤甚，非但枕席之私，兼以辛勤拮据，有内助之益。若平日有如宾之敬，齐眉之诚，孝友忠信，损己利人，胜似今世称学道者，徒有名而无实，则临别犹难割舍也。何也？情爱之中兼有妇行妇功妇言妇德，更令人思念尔。尔岳母黄宜人是矣。独有讲学一事不信人言，稍稍可憾，余则皆今人所未有也。我虽铁石作肝，能不慨然！况临老各天，不及永诀耶！已矣，已矣！

自闻讣后，无一夜不入梦，但俱不知是死。岂真到此乎？抑吾念之，魂自相招也？想他平生谨慎，必不轻履僧堂。然僧堂一到亦有何妨。要之皆未脱洒耳。既单有魂灵，何男何女，何远何近，何拘何碍！若犹如旧日拘碍不通，则终无出头之期矣。即此魂灵犹在，便知此身不死，自然无所拘碍，而更自作拘碍，可乎？即此无拘无碍，便是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更无别有西方世界也。

纯夫可以此书焚告尔岳母之灵，俾知此意。勿贪托生之乐，一处胎中，便有隔阴之昏；勿贪人天之供，一生天上，便受供养，顿忘却前生自由自在夙念。报尽业现，还来六趣，无有穷时矣。

尔岳母平日为人如此，决生天上无疑。须记吾语，莫忘却，虽在天上，时时不忘记取，等我寿终之时，一来迎接，则转转相依，可以无错矣。或暂寄念佛场中，尤妙。或见我平生交游，我平日所敬爱者，与相归依，以待我至亦可。幸勿贪受胎，再托生也。纯夫千万焚香化纸钱，苦读三五遍，对灵叮嘱，明白诵说，则宜人自能知之。

复邓鼎石

杜甫非耒阳之贤，则不免于大水之厄；相如非临邛，则程郑、卓王孙辈当以粪壤视之矣。势到逼迫时，一粒一金一青目，便高增十倍价，理势然也，第此时此际大难为区处耳。谨谢！谨谢！

焦心劳思，虽知情不容已，然亦无可如何，祇得尽吾力之所能为者。闻长沙、衡、永间大熟，襄、汉亦好，但得官为余本，付托得人，不拘上流下流，或麦或米，令惯余上户，各赍银两，前去出产地面余买，流水不绝，运到水次。官复定为平价，贫民来余者，不拘银数多少，少者虽至二钱三钱亦与方便。但有银到，即流水收银给票，令其自赴水次搬取。出余者有利则乐于趋事，而余本自然不失；贫民来转余者既有粮有米，有谷有麦，亦自然不慌矣。至于给票发谷之间，简便周至，使人不阻不滞，则自有仁慈父母在。且当此际，便一分，实受一分赐，其感戴父母，又自不同也。

仆谓在今日，其所当为，与所得为，所急急为者，不过如此。若曰“救荒无奇策”，此则俗儒之妄谈，何可听哉！世间何事不可处，何时不可救乎？尧无九年水，以有救水之奇策也。汤无七年旱，以有救旱之奇策也。彼谓蓄积多而备先具者，特言其豫备之一事耳，非临时救之之策也。惟是世人无才无术，或有才术矣，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趋避，故亦遂因循不理，安坐待毙。然虽自谓不能，而未敢遽谓人皆不能也。独有一等俗儒，已所不能为者，便谓人决不能为，而又敢猖为大言曰：“救荒无奇策。”呜呼！斯言出而阻天下之救荒者，必此人也。然则俗儒之为天下虐，其毒岂不甚哉！

与曾中野

昨见公，令我两个月心事，顿然冰消冻解也。乃知向之劝我者，祇为我添油炽薪耳。而公绝无一语，勤渠之意愈觉有加，故我不觉心醉矣。已矣已矣，自今以往，不复与柳老为怨矣。

夫世间是与不是，亦何常之有，乃群公劝我者不曾于是非之外有所发明，而欲我藏其宿怒，以外为好合，是以险侧小人事我也。苟得面交，即口蜜腹剑，皆不顾之矣，以故，所是愈坚而愈不可解耳。善乎朱仲晦之言曰：“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仆，隐者也，负气人也。路见不平，尚欲拔刀相助，况亲当其事哉！然其实乃痴人也，皆为鬼所迷者也。苟不遇良朋胜友，其迷何时返乎？以此思胜己之友，一口不可离也。

嗟乎！楚倥既逝，而切骨之谈罔闻，友山日疏，而苦口之言不至。仆之迷久矣，何特今日也耶。自今已矣，不复与柳老为怨矣。且两人皆六十四岁矣，纵多寿考，决不复有六十四年在人世上明矣。如仆者，非但月化，亦且日衰，其能久乎！死期已逼，而豪气尚在，可笑也已！

与曾继泉

闻公欲薙发，此甚不可。公有妻妾田宅，且未有子，未有子，则妻妾田宅何所寄托；有妻妾田宅，则无故割弃，非但不仁，亦甚不义也。果生死道念真切，在家方便，尤胜出家万倍。今试问公果能持钵沿门丐食乎？果能穷饿数日，不求一餐于人乎？若皆不能，而犹靠田作过活，则在家修行，不更方便乎？

我当初学道，非但有妻室，亦且为宰官，奔走四方，往来数万里，但觉学问日日得力耳。后因寓楚，欲亲就良师友，而贱眷苦不肯留，故令小婿小女送之归。然有亲女外甥等朝夕伏侍，居官俸余又以尽数交与，只留我一身在外，则我黄宜人虽然回归，我实不用牵挂，以故我得安心寓此，与朋友嬉游也。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实则以年纪老大，不多时居人世故耳。

如公壮年，正好生子，正好做人，正好向上。且田地不多，家业不大，又正好过日子，不似大富贵人，家计满目，无半点闲空也。何必落发出家，然后学道乎？我非落发出家始学道也。千万记取！

答刘方伯书

此事如饥渴然：饥定思食，渴定思饮。夫天下易尝有不思食饮之人哉！其所以不食饮者有故矣：病在杂食也。今观大地众生，谁不犯是杂食病者。杂食谓何？见小而欲速也，所见在形骸之内，而形骸之外则不见也，所欲在数十世之久，而万亿世数则不欲也。

夫功名富贵，大地众生所以奉此七尺之身者也，是形骸以内物也，其急宜也。是故终其身役役焉劳此心以奉此身，直至百岁而后止。是百岁之食饮也，凡在百岁之内者所共饥渴而求也。而不知止者犹笑之曰：“是奚足哉！男儿须为子孙立不拔之基，安可以身死而遂止乎？”于是卜宅而求诸阳，卜地而求诸阴，务图吉地以履荫后人，是又数十世之食饮也。凡贪此数十世之食饮者所共饥渴而求也。故或积德于冥冥，或施报于昭昭，其用心至繁至密，其为类至赜至众。然皆贪此一口无穷茶饭以贻后人耳。而贤者又笑之曰：“此安能久！此又安足云！且夫形骸外矣。劳其心以事形骸，智者不为也，况复劳其形骸，以为儿孙作牛马乎？男儿生世，要当立不朽之名。”是啖名者也。名既其所食啖之物，则饥渴以求之，亦自无所不至矣。不知名虽长久，要与天壤相敝者也。故天地有尽，则此名亦尽，安得久乎？而达者又笑之曰：“名与身孰亲？夫役此心以奉此身，已谓之愚矣，况役此心以求身外之名乎？”然则名不亲于身审矣，而乃谓“疾没世而名不称”者，又何说也？盖众人之病病在好利，贤者之病病在好名。苟不以名诱之，则其言不入。夫惟渐次导之，使令归实，归实之后，名亦无有，故曰“夫子善诱”。然颜氏没而能知夫子之善诱者亡矣，故颜子没而夫子善诱之术遂穷。

吁！大地众生惟其见小而欲速，故其所食饮者尽若此止矣，而达者其谁乎？而欲其思孔、颜之食饮者，不亦难乎？故愚谓千载而下，虽有孔子出而善诱之，亦必不能易其所饥渴，以就吾之食饮也。计惟有自饱自歌自饮自舞而已。况如生者，方外托身，离群逃世，而敢嘖嘖晓晓，不知自止，以犯非徒无益而且有祸之戒乎！然则今之自以为孔子而欲诱人使从我者，可笑也。何也？孔子已不能得之于颜子之外也，其谁兴饥渴之怀，以与我共食饮乎此也耶！纵满盘堆积，极山海之羞，尽龙凤之髓，跪而献纳，必遭怒遣而诃斥矣。纵或假相承奉，聊一举筋，即吐秽随之矣。何者？原非其所食饮之物，自不宜招呼而求以与之共也。然则生孔子之后者，讲学终无益矣，虽欲不落发出家，求方外之友以为伴侣，又可得耶！然则生乎今之世，果终莫与共食饮也欤？诚终莫与共食饮也已！

与周友山书

不肖株守黄、麻一十二年矣，近日方得一览黄鹤之胜，尚未眺晴川、游九峰也，即蒙忧世者有左道惑众之逐。弟反覆思之，平生实未曾会得一人，不知所惑何人也。然左道之称，弟实不能逃焉。何也？孤居日久，善言罔闻，兼以衰朽，怖死念深，或恐犯此耳。不意忧世者乃肯垂大慈悲教我如此也！

即日加冠畜发，复完本来面目，侍者，人与圆帽一顶，全不见有僧相矣。如此服善从教，不知可谊左道之诛否？想仲尼不为已甚，诸公遵守孔门家法，决知从宽发落，许其改过自新无疑。然事势难料，情理不常，若守其禁约，不肯轻恕，务欲穷之于其所往，则大地皆其禁域，又安所逃死乎！弟于此进退维谷，将欲“明日遂行”，则故旧难舍；将遂“微服过宋”，则司城贞子未生。兄高明为我商之如何？

然弟之改过实出本心。盖一向以贪佛之故，不自知其陷于左道，非明知故犯者比也。既系误犯，则情理可恕；既肯速改，则更宜加奖，供其馈食，又不但直赦其过误已也。倘肯如此，弟当托兄先容，纳拜大宗师门下，从头指示孔门“亲民”学术，庶几行年六十有五，犹知六十四岁之非乎！

又与周友山书

承教塔事甚是，但念我既无眷属之乐，又无朋友之乐，茕然孤独，无与晤语，只有一塔墓室可以盾骸，可以娱老，幸随我意，勿见阻也！至于转身之后，或遂为登临之会，或遂为读书之所，或遂为瓦砾之场，则非智者所能逆为之图矣。

古人所见至高，只是合下见得甚近，不能为子子孙孙万年图谋也。汾阳之宅为寺，马隧之第为园，可遂谓二老无见识乎？以禹之神智如此，八年勤劳如此，功德在民如此，而不能料其孙太康遂为羿所篡而失天下，则虽智之大且神者，亦只如此已矣。

元世祖初平江南，问刘秉忠曰：“自古无不败之家，无不亡之国。朕之天下，后当何人得之？”秉忠对曰：“西方之人得之。”及后定都燕京，筑城掘地，得一石匣，开视，乃一匣红头虫，复诏问秉忠。秉忠对曰：“异日得陛下天下者，即此物也。”

由此观之，世祖方得天下，而即问失天下之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为不祥，侃然致对，视亡若存，真英雄豪杰，诚不同于时哉！秉忠自幼为僧，世祖至大都见之，乃以释服相从军旅间，末年始就冠服，为元朝开国元老，非偶然也。

我塔事无经营之苦，又无抄化之劳，听其自至，任其同力，只依我规制耳。想见闻此，必无疑矣。

与刘晋川书

昨约其人来接，其人竟不来，是以不敢独自闯入衙门，恐人疑我无因自至，必有所干与也。今日暇否？暇则当堂遣人迎我，使衙门中人，尽知彼我相求，只有性命一事可矣。缘我平生素履未能取信于人，不得不谨防其谤我者，非尊贵相也。

别刘肖川书

“大”字，公要药也。不大，则自身不能庇，而能庇人乎？且未有丈夫汉不能庇人而终身受庇于人者也。大人者，庇人者也；小人者，底于人者也。凡大人见识力量与众不同者，皆从庇人而生，日充日长，日长日昌。若徒荫于人，则终其身无有见识力量之日矣。今之人皆受庇于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则庇荫于父母，居官则庇荫于官长，立朝则求庇荫于宰臣，为边帅则求庇荫于中官，为圣贤则求庇荫于孔、孟，为文章则求庇荫于班、马，种种自视，莫不皆自以为男儿，而其实则皆孩子而不知也。豪杰凡民之分，只从庇人与庇荫于人处识取。

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

昨闻大教，谓妇人见短，不堪学道。诚然哉！诚然哉！夫妇人不出阊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但所谓短见者，谓所见不出闺阁之间；而远见者，则深察乎昭旷之原也。短见者只见得百年之内，或近而子孙，又近而一身而已；远见则超于形骸之外，出乎死生之表，极千百千万亿劫不可算数譬喻之域是已。短见者祇听得街谈巷议、市井小儿之语，而远见则能深畏乎大人，不敢侮于圣言，更不惑于流俗僧爱之口也。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此，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此盖孔圣人所以周流天下，庶几一遇而不可得者，今反视之为短见之人，不亦冤乎！冤不冤，与此人何与，但恐傍观者丑耳。

自今观之，邑姜以一妇人而足九人之数，不妨其与周、召、太公之流并列为十乱；文母以一圣女而正《二南》之《风》，不嫌其与散宜生、太颠之辈并称为四友。彼区区者特世间法，一时太平之业耳，犹然不敢以男女分别，短长异视，而况学出世道，欲为释迦老佛、孔圣人朝闻夕死之人乎？此等若使闾巷小人闻之，尽当责以窥观之见，索以利女之贞，而以文母、邑姜为罪人矣，岂不冤甚也哉！故凡自负远见之士，须不为大人君子所笑，而莫汲汲欲为市井小儿所喜可也。若欲为市井小儿所喜，则亦市井小儿而已矣。其为远见乎，短见乎，当自辨也。余谓此等远见女子，正人家吉祥善瑞，非数百年积德未易生也。

夫薛涛，蜀产也，无微之闻之，故求出使西川，与之相见。涛因定笔作《四友赞》以答其意，微之果大服。夫微之，贞元杰匠也，岂易服人者哉！吁！一文才如涛者，犹能使人倾千里慕之，况持黄面老子之道以行游斯世，苟得出世之人，有不心服者乎？未之有也。不闻庞公之事乎？庞公，尔楚之衡阳人也，与其妇庞婆、女灵照同师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后化去，作出世人，为今古快事。愿公师其远见可也。若曰“待吾与市井小儿辈商之”，则吾不能知矣。

与李惟清

昨领教，深觉有益，因知公之所造已到声闻佛矣。青州夫子之乡，居常未曾闻有佛号，陡然剧谈至此，真令人欢悦无量。

蒙劝谕同皈西方，甚善。但仆以西方是阿弥陀佛道场，是他一佛世界，若愿生彼世界者，即是他家儿孙。既是他家儿孙，即得暂免轮回，不为一切天堂地狱诸趣所摄是的。彼上上品化生者，便是他家至亲儿孙，得近佛光，得闻佛语，至美矣。若上品之中，离佛稍远，上品之下，见面亦难，况中品与下品乎。是以虽生彼，亦有退堕者，以佛又难见，世间俗念又易起，一起世间念即堕矣。是以不患不生彼，正患生彼而不肯住彼耳。此又欲生四方者之所当知也。若仆则到处为客，不愿为主，随处生发，无定生处。既为客，即无常住之理，是以但可行游四方，而以西方佛为暂时主人足矣，非若公等发愿生彼，甘为彼家儿孙之比也。

且佛之世界亦甚多。但有世界，即便有佛，但有佛，即使是我有游之处，为客之场，佛常为主，而我常为客，此又吾因果之最著者也。故欲知仆千万亿劫之果者，观仆今日之因即可知也。是故或时与西方佛坐谈，或时与十方佛共语，或客维摩净土，或客祇洹精舍，或游方丈、蓬莱，或到龙宫海藏。天堂有佛，即赴天堂，地狱有佛，即赴地狱。何必拘拘如白乐天之专往兜率内院，天台智者永明寿禅师之专一求生西方乎？此不肖之志也。非薄西方而不生也，以西方特可以当吾今日之大同耳。若公自当生彼，何必相拘。

所谕禁杀生事，即当如命戒杀。又谓仆性气市者，此则仆膏盲之疾，从今闻教，即有瘳矣。第亦未可全戒，未可全瘳。若全戒全瘳，即不得入阿修罗之域，与毒龙魔王等为侣矣。

与方伯雨柬

去年詹孝廉过湖，接公手教，乃知公大孝人也。以先公之故，犹能记忆老朽于龙湖之上，感念！汪本钶道公讲学，又道公好学。然好学可也，好讲学则不可以，好讲之于口尤不可也。知公非口讲者，是以敢张言之。本钶与会同经，欲得公为之讲习，此讲即有益后学，不妨讲矣。呵冻草草。

与杨凤里

医生不必来，尔亦不必来，我已分付取行李先归矣。我痢尚未止，其势必至十月初间方敢出门。到此时，可令道来取个的信。塔屋既当时胡乱做，如今独不可胡乱居乎？世间人有家小、田宅、禄位、名寿、子孙、牛马、猪羊、鸡犬等，性命非一，自宜十分稳当。我僧家清高出生之士，不见山寺尽在绝顶白云层乎？我只有一副老骨，不怕朽也，可依我规制速为之！

又与杨凤里

行李已至湖上，一途无雨，可谓顺利矣。我湖上屋低处就低处做，高处就高处做，可省十分气力，亦又方便。低处作佛殿等屋，以塑佛聚僧，我塔屋独一座，高出云表，又像西方妙喜世界矣。我回，只主张众人念佛，专修西方，不许一个闲说嘴。曾继泉可移住大楼下，怀捷令上大楼歇宿。

复麻城人书

谓身在是之外则可，谓身在非之外即不可，盖皆是见得恐有非于我，而后不敢为耳。谓身在害之外则可，谓身在利之外即不可，盖皆是见得无所利于我，而后不肯为耳。如此说话，方为正当，非漫语矣。

今之好饮者，动以高阳酒徒自拟，公知高阳之所以为高阳乎？若是真正高阳，能使西夏叛卒不敢逞，能使叛卒一起即扑灭，不至劳民动众，不必损兵费粮，无地无兵，无处无粮，亦不必以兵寡粮少为忧，必待募兵于他方，借粮于外境也。此为真正高阳酒徒矣。方亚夫之击吴、楚也，将兵至洛阳，得剧孟，大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得剧孟，吾知其无能为矣。”一个博徒有何恒赫，能使真将军得之如得数千万雄兵猛将然？然得三十万猛将强兵，终不如得一剧孟，而吴、楚失之，其亡便可计日。是谓真正高阳酒徒矣。是以周侯情愿为之执杯而控马首也。汉淮阴费千金觅生左车，得即东向坐，西向侍，师事之。以此见真正高阳酒徒之能知人下士，识才尊贤又如此，故吾以谓真正高阳酒徒可敬也，彼盖真知此辈之为天下宝，又知此辈之为天下无价宝也，是以深宝惜之，纵然涓滴不入口，亦当以高阳酒徒目之矣。

曾闻李邢州之饮许赵州云：“白眼风尘一酒卮，吾徒犹足傲当时；城中年少空相慕，说着高阳总不知。”此诗俗子辈视之，便有褒贬，吾以为皆实语也，情可哀也。漫书到此，似太无谓，然亦因公言发起耳，非为公也。

时有麻城人旧最相爱，后两年不寄一书，偶寄书便自谓高阳酒徒，贪杯无暇，是以久旷。又自谓置身于利害是非之外，故不欲问我于利害是非之内。其尊己卑人甚矣。吁！果若所云，岂不为余之良朋胜友哉！然其怕利害是非之实如此，则其沉溺利害是非为何如者，乃敢大言欺余，时间灵、夏兵变，因发愤感叹于高阳，遂有“二十分识”与“因记往事”之说。设早闻有梅监军之命，亦慰喜而不发愤矣。

答陆思山

承教方知西事，然倭奴水寇，不足为虑，盖此辈舍舟无能为也。特中原有好者，多引结之以肆其狼贪之欲，实非真奸雄也，特为高丽垂涎耳。诸老素食厚禄，抱负不少，卓异屡荐，自必能博此蜂蚕，似不必代为之虑矣。晋老此时想当抵任。此老胸中甚有奇抱，然亦不见有半个奇伟卓绝之士在其肺腑之间，则亦比今之食禄者聪明忠信，可敬而已。舍公练熟素养，置之家食，吾不知天下事诚付何人料理之也！些小变态，便仓惶失措，大抵今古一局耳，今日真令人益思张江陵也。热甚，寸丝不挂，故不敢出门。

寄京友书

弟今秋苦痢，一疾几废矣。乃知有身是苦，佛祖上仙所以孜孜学道，虽百般富贵，至于上登转轮圣王之位，终不足以易其一盼者，以为此分段之身，祸患甚大，虽转轮圣王不能自解免也。故穷苦极劳以求之。不然，佛乃是世间一个极拙痴人矣。舍此富贵好日子不会受用，而乃十二年雪山，一麻一麦，坐令鸟鹊巢其顶乎？想必有至富至贵，世间无一物可比尚者，故竭尽此生性命以图之。在世间顾目前者视之，似极痴拙，佛不痴拙也。今之学者，不必言矣。中有最号真切者，犹终日皇皇计利避害，离实绝根，以宝贵此大患之身，是尚得力学道人乎？《坡仙集》我有披削旁注在内，每开看，便自欢喜，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书，今已无底本矣，千万交付深有来还我！大凡我书，皆为求以快乐自己，非为人也。

与焦弱侯书

昨闲步清凉，瞻拜一拂郑先生之祠，知一拂，兄之乡先哲前贤也。一拂自少至老读书此山寺，后之人思慕遗风，祠而祀之。今兄亦读书寺中，祠既废而复立，不亦宜乎！归来读《江宁初志》，又知一拂于余，其先同为光州固始人氏，唐末随王审知入闽，遂为闽人，则余于先生为两地同乡，是亦余之乡先哲前贤也。且不独为兄有，而亦不必为兄羨矣。一拜祠下，便有清风，虽日闲步以往，反使余载璧而还，谁谓昨日之步竟是闲步乎？余实于此有荣耀焉！

夫先生，王半山门下高士也，受知最深，其平日敬信半山，亦切实至，盖其心俱以民政为急，国储为念。但半山过于自信，反以忧民爱国之实心，翻成毒民误国之大害。先生切于目击，乃不顾死亡诛灭之大祸，必欲成吾胡、越同舟之本心，卒以流离窜逐，年至八十，然后老此山寺。故予以为一拂先生可敬也。若但以其一拂而已，此不过乡党自好者之所歆羨，谁其肯以是而羨先生乎？今天下之平久矣，中下之士肥甘是急，全不知一拂为何物，无可言者。其中上士砥砺名行，一毫不敢自离于绳墨，而遂忘却盐梅相济之大义，则其视先生为何如哉！余以为一拂先生真可敬也。余之景行先哲，其以是哉！

今先生之祠既废而复立，吾知兄之敬先生者，亦必以是矣，断然不专专为一拂故也。吾乡有九我先生者，其于先哲，尤切景仰；其于爱民忧国一念尤独惓惓。使其知有一拂先生祠堂在此清凉间，慨然感怀，亦必以是，惜其未有以告之耳。闻之邻近故老，犹能道一拂先生事，而旧祠故址，废莫能考，则以当时无有记之者，记之者非兄与九我先生欤？先贤者，后贤之所资以模范；后贤者，先贤之所赖以表章。立碑于左，大书姓字，吾知兄与九老不能让矣。吁！名垂万世，可让也哉！

复士龙悲二母吟

杨氏族孙，乃近从兄议，继嗣杨虚游先生之子之后，非继嗣李翰峰先生之后也。非翰峰之后，安得住翰峰之宅？继杨姓而住李宅，非其义矣。杨氏族孙又是近议立为虚游先生之子之后，亦非是立为李翰峰先生守节之妹之后也。非翰峰之妹之后，又安得朝夕李氏之宅，而以服事翰峰先生守节之妹为辞也？继杨虚游先生之子之后，而使服事翰峰先生守节之妹于李氏之门，尤非义矣。虽欲不窥窬强取节妹衣食之余，不可得矣。交构是非，诬加翰峰先生嗣孙以不孝罪逆恶名，又其势之所必至矣。是使之争也，我辈之罪也，亦非杨氏族孙之罪也。幸公虚心以听，务以翰峰先生为念，翰峰在日，与公第一相爱，如仆旁人耳，仆知公必念之极矣。念翰峰则必念及其守节之妻顾氏，念及其守节之妹李氏，又念及其嗣孙无疑矣。

夫翰峰合族无一人可承继者，仅有安人顾氏生一女尔。翰峰先生没而后招婿姓张者，入赘其家，生两儿，长养成全，皆安人顾氏与其妹李氏鞠育提抱之力也。见今娶妻生子，改姓李，以奉翰峰先生香火矣。而婿与女又皆不幸早世，故双节妇咸以此孙朝夕奉养为安，而此孙亦藉以成立。弱侯与公等所处如此，盖不过为翰峰先生念，故弱侯又以其女所生女妻之也。近闻此孙不爱读书，稍失色养于二大母，此则双节平日姑息太过，以致公之不说，而二大母实未尝不说之也。仆以公果念翰峰旧雅，只宜抒师教之，时时勤加考省，乃为正当。若遽为此儿孙病而别有区处，皆不是真能念翰峰矣。

夫翰峰之妹，一嫁即寡，仍归李家。翰峰在日，使与其嫂顾氏同居南北两京，相随不离；翰峰没后，顾氏亦寡，以故仍与寡嫂同居。计二老母前后同居已四十余年，李氏妹又旌表著节，翕然称声于白门之下矣。近耿中丞又以“双节”悬其庐，二母相安，为日已久，当不以此孙失孝敬而遂欲从杨氏族孙以去也。此言大为李节妇诬矣，稍有知者决不肯信，而况于公。大抵杨氏族孙贫甚，或同居，或时来往，未免垂涎李节妇衣簪之余，不知此皆李翰峰先生家物，杨家安得有也。且节妇尚在，尚不可缺乎？若皆为此族孙取去，李节妇一日在世，又复靠谁乎？种种诬谤，尽从此生。唯杨归杨，李归李，绝不相干，乃为妥当。

书晋川翁寿卷后

此余丙申中坪上笔也，今又四载矣，复见此于白下。览物思仁寿，意与之为无穷。公今暂出至淮上，淮上何足烦公耶！然非公亦竟不可。夫世固未尝无才也，然亦不多才。唯不多才，故见才尤宜爱惜，而可令公卧理淮上邪！在公虽视中外如一，但居中制外，选贤择才，使布列有位，以辅主安民，则居中为便。吾见公之入矣，入即持此卷以请教当道。今天下多事如此，将何以辅佐圣主，择才图治？当事者皆公信友，吾知公决不难于一言也，是又余之所以为公寿也。余以昨戊戌初夏至，今又一载矣。时事如棋，转眼不同，公当系念。

会期小启

会期之不可改，犹号令之不可反，军令之不可二也。故重会期，是重道也，是重友也。重友以故重会，重会以故重会期。仆所以屡推辞而不欲会者，正谓其无重道重友之人耳。若重道，则何事更重于道会也耶！故有事则请假不往可也，不可因一人而遂废众会也，况可遽改会期乎？若欲会照旧是十六，莫曰“众人皆未必以会为重，虽改以就我亦无妨。”噫！此何事也！众人皆然，我独不敢，亦望庶几有以友朋为重，以会为重者。今我亦如此，何以望众人之重道乎？我实不敢以为然，故以请教。

复顾冲庵翁书

某非负心人也，况公盖世人豪；四海之内，凡有目能视，有足能行，有手能供奉，无不愿奔走追陪，藉一顾以为重，归依以终老也，况于不肖某哉！公于此可以信其心矣。自隐天中山以来，再卜龙湖，绝类逃虚近二十载，岂所愿哉！求师访友，未尝置怀，而第一念实在通海，但老人出门大难，诟谓公犹念之耶！

适病暑，侵侵晏寂，一接翰诲，顿起矣。

又书

昔赵景真年十四，不远数千里佯狂出走，访叔夜于山阳，而其家竟不知去向，天下至今传以为奇。某自幼读之，绝不以为奇也。以为四海求友，男儿常事，何奇之有。乃今视之，虽欲不谓之奇不得矣。向在龙湖，尚有长江一带为我限隔，今居白下，只隔江耳。往来十余月矣，而竟不能至，或一日而三四度发心，或一月而六七度欲发。可知发心容易，亲到实难，山阳之事未易当也。岂凡百尽然，不特此耶。抑少时或可勉强，乃至壮或不如少，老又决不如壮耶。抑景真若至今在，亦竟不能也？计不出春三月矣。先此报言，决不敢食。

复澹然大士

《易经》未三绝，今史方伊始，非三冬二夏未易就绪，计必至明夏四五月乃可。过暑毒，即回龙湖矣。回湖唯有主张净土，督课四方公案，更不作小学生钻故纸事也。参禅事大，量非根器浅弱者所能担。今时人最高者，唯有好名，无真实为生死苦恼怕欲求出脱也。日过一日，壮者老，少者壮，而老者又欲死矣。出来不觉就是四年，祇是怕死在方上，侍者不敢弃我尸，必欲装棺材赴土中埋尔。今幸未死，然病苦亦渐多，当知去死亦不远，但得回湖上葬于塔屋，即是幸事，不须劝我，我自然来也。来湖上化，则湖上即我归成之地，子子孙孙道场是依，未可谓龙湖蕞尔之地非西方极乐净土矣。

复李渐老书

数千里外山泽无告之老，翁皆得而时时衣食之，则翁之禄，岂但仁九族，惠亲友已哉！感德多矣，报施未也，可如何！承谕烦恼心，山野虽孤独，亦时时有之。即此衣食之赐，既深以为喜，则缺衣少食之烦恼不言可知已。身犹其易者，筹而上之，有国则烦恼一国，有家则烦恼一家，无家则烦恼一身，所任愈轻，则烦恼愈减。然则烦恼之增减，唯随所任之重轻耳。世固未闻有少烦恼之人也，唯无身乃可免矣。老子云：“若吾无身，更有何患？”无身则自无患，无患则自无恼。吁！安得闻出世之旨以免此后有之身哉！翁幸有以教之！此又山泽癯老晚年之第一烦恼处也。

焚书卷三

杂述

卓吾论略滇中作

孔若谷曰：吾犹及见卓吾居士，能论其大略云。

居士别号非一，卓吾特其一号耳。卓又不一，居士自称曰卓，载在仕籍者曰笃，虽其乡之人，亦或言笃，或言卓，不一也。居士曰：“卓与笃，吾土音一也，故乡人不辨而两称之。”余曰：“此易矣，但得五千丝付铁匠胡同梓人，改正矣。”居士笑曰：“有是乎？子欲吾以有用易无用乎？且夫卓固我也，笃亦我也。称我以‘卓’，我未能也；称我以‘笃’，亦未能也。余安在以未能易未能乎？”故至于今并称卓、笃焉。

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岁，时维阳月，得全数焉。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没，幼而孤，莫知所长。长七岁，随父白斋公读书歌诗习礼文。年十二，试《老农老圃论》，居士曰：“吾时已知樊迟之间，在荷蓑丈人间。然而上大人丘乙己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须也。’则可知矣。”论成，遂为同学所称。众谓“白斋公有子矣”。居士曰：“吾时虽幼，早已知如此臆说未足为吾大人有子贺，且彼贺意亦太鄙浅，不合于理。彼谓吾利口能言，至长大或能作文词，博夺人间富与贵，以救贱贫耳，不知吾大人不为也。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長七尺，目不苟视，虽至贫，辄时时脱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岂可以世俗胸腹窥测而预贺之哉！”

稍长，复愤愤，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弃置不事。而闲甚，无以消岁月。乃叹曰：“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濫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因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眷录生，即高中矣。居士曰：“吾此梓不可再饶也。且吾父老，弟妹婚嫁各及时。”遂就禄，迎养其父，婚嫁弟妹各毕。居士曰：“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反遗父忧。虽然，共城，宋李之才宦游地也，有邵尧夫安乐窝在焉。尧夫居洛，不远千里就之才问道。吾父子倘亦闻道于此，虽万里可也。且闻邵氏苦志参学，晚而有得，乃归洛，始婚娶，亦既四十襍。使其不闻道，则终身不娶也。余年二十九而丧长子，且甚戚。夫不戚戚于道之谋，而惟情是念，视康节不益愧乎！”安乐窝在苏门山百泉之上。居上生于泉，泉为温陵禅师福地。居士谓“吾温陵人，当号温陵居上。”至是日游遨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于吾有夙缘哉！”故自谓百泉人，又号百泉居上云。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卒迁南雍以去。

数月，闻白斋公没，守制东归。时倭夷窃肆，海上所在兵燹。居上间关夜行昼伏，除六月方抵家。抵家又不暇试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侄，昼夜登陴击柝为城守备。城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无余处。居士家口零三十，几无以自活。三年服阕，尽室入京，盖庶几欲以免难云。

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受徒。馆复十余月，乃得缺，称国子先生，如旧官。未几，竹轩大父讣又至。是日也，居士次男亦以病卒于京邸。余闻之，叹曰：“嗟嗟！人生岂不苦，谁谓仕宦乐。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耶！”吊之。入门，见居士无异也。居上曰：“吾有一言，与子商

之：吾先大父大母歿五十多年矣，所以未归土者，为贫不能求葬地；又重违俗，恐取不孝讥。夫为人子孙者，以安亲为孝，未闻以卜吉自卫暴露为孝也。天道神明，吾恐决不肯留吉地以与不孝之人，吾不孝罪莫赎矣。此归必令三世依土。权置家室于河内，分贖金一半买田耕作自食，余以半归，即可得也。第恐室人不从耳。我入不听，请子继之！”居士入，反覆与语。黄宜人曰：“此非不是，但吾母老，孀居守我，我今幸在此，犹朝夕泣忆我，双眼盲矣。若见我不归，必死。”语未终，泪下如雨。居士正色不顾，宜人亦知终不能迁也，收泪改容谢曰：“好好！第见吾母，道寻常无恙，莫太愁忆，他日自见吾也。勉行襄事，我不归，亦不敢怨。”遂收拾行李托室买田种作如其愿。

时有权墨吏吓富人财不遂，假借漕河名色，尽彻泉源入漕，不许留半滴沟洫间。居士时相见，虽竭情代请，不许。计自以数亩请，必可许也。居士曰：“嗟哉，天乎！吾安忍坐视全邑万顷，而令余数亩灌溉丰收哉！纵与，必不受，肯求之！”遂归。岁果大荒，居士所置田仅收数斛稗。长女随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夭死。老媪有告者曰：“人尽饥，官欲发粟。闻其来者为邓石阳推官，与居士旧，可一请。”宜人曰：“妇人无外事，不可。且彼若有旧，又何待请耶！”邓君果拨己俸二星，并驰书与僚长各二两者二至，宜人以半余粟，半买花纺为布。三年衣食无缺，邓君之力也。居士曰：“吾时过家毕葬，幸了三世业缘，无宦意矣。回首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乃复抵共城。入门见室家，欢甚。问二女，又知归未数月，俱不育矣。”此时黄宜人，泪相随在目睫间，见居士色变，乃作礼，问葬事，及其母安乐。居上曰：“是夕也，吾与室人秉烛相对，真如梦寐矣。乃知妇人势逼情真。吾故矫情镇之，到此方觉‘履齿之折’也！”

至京，补礼部司务。人或谓居士曰：“司务之穷，穷于国子，虽子能堪忍，独不闻‘焉往而不得贫贱’语乎？”盖讥其不知止也。居士曰：“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吾十年余奔走南北，祇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人曰：“子性太窄，常自见过，亦时时见他人过，苟闻道，当自宏阔。”居士曰：“然，余实窄。”遂以宏父自命，故又为宏父居士焉。

居士五载春官，潜心道妙，憾不得起白斋公于九原，故其思白斋公也益甚，又自号思斋居士。一日告我曰：“子知我久，我死请以志嘱。虽然，余若死于朋友之手，一听朋友所为，若死于道路，必以水火葬，决不以我骨贻累他方也。墓志可不作，作传其可。”余应曰：“余何足以知居士哉！他年有顾虎头知居士矣。”遂著论，论其大略。后余游四方，不见居士者久之，故自金陵已后，皆不撰述。或曰：“居士死于白下。”或曰：“尚在滇南未死也。”

论政篇为罗姚州作

先是杨东淇为郡，南充陈君实守是州，与别驾张马平、博士陈名山皆卓然一时，可谓盛矣。今三十余年，而君来为州守，余与周君、张君各以次先后并至。诸父老有从旁窃叹者曰：“此岂有似于曩时也乎？何其济济尤盛也！”未几，唐公下车，复尔相问，余乃骤张之曰：“此间官僚皆数十年而一再见者也，愿公加意培植于上，勿生疑贰足矣。惟余知府一人不类。虽然，有多贤足以上人，为余夹辅，虽不类，庸何伤！”唐公闻余言而壮之。是春，两台复命，君与诸君俱蒙礼待，虽余不类，亦窃滥及，前年之言迨合矣。余固因汇次其语以为君与诸君贺，而独言余之不类者以质于君焉。盖余尝闻于有道者而深有感于“因性牖民”之说焉。

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种已也。有仕于土者，乃以身之所经历者而欲人之间往，以已之所种艺者而欲人之同灌溉。是以有方之治而馭无方之民也，不亦昧于理欤！且夫君子之治，本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诸身者取必于己，因乎人者恒顺于民，其治效固已异矣。夫人之与己不相若也。有诸己矣，而望人之间有；无诸己矣，而望人之同无。此其心非不恕也，然此乃一身之有无也，而非通于天下之有无也，而欲为一切有无之法以整齐之，惑也。于是有条教之繁，有刑法之施，而民日以多事矣。其智而贤者，相率而归吾之教，而愚不肖则远矣。于是有旌别淑慝之令，而君子小人从此分矣。岂非别白太甚，而导之使争乎？至人则不然，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闻见熟矣，不欲求知新于耳目，恐其未寤而惊也。动止安矣，不欲重之以桎梏，恐其絜而颠且仆也。

今余之治郡也，取善太恕，而疾恶也过严。夫取善太恕，似矣，而疾人之恶，安知己之无恶乎？其于反身之治且未之能也，况望其能因性以牖民乎？余是以益惧不类，而切倚仗于君焉。吾闻君生长剑门，既壮而仕，经太华，而独观昭旷于衡岳之巅，其中岂无至人可遇而不可求者欤！君谈说及此乎？不然，何以两宰疲邑，一判衡州，而民诵之至今也。意者君其或有所遇焉，则余言为赘；如其不然，则余之所闻于有道者详矣，君其果有当于心乎？否也？夫君而果有当于心也，则余虽不类，庸何伤乎！

何心隐论

何心隐，即梁汝元也。余不识何心隐，又何以知梁汝元哉！姑以心隐论之。

世之论心隐者，高之者有三，其不满之者亦有三。高心隐者曰：“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独不肯治生。公家世饶财者也，公独弃置不事，而直欲与一世贤圣共生于天地之间。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与世异也。人莫不畏死，公独不畏，而直欲博一死以成名。以为人尽死也，百忧怆心，万事瘁形，以至五内分裂，求死不得者皆是也。人杀鬼杀，宁差别乎。且断头则死，断肠则死，孰快；百药成毒，一毒而药，孰毒；烈烈亦死，泯泯亦死，孰烈。公固审之熟矣，宜公之不畏死也。”

其又高之者曰：“公诵法孔子者也。世之法孔子者，法孔子之易法者耳。孔子之道，其难在以天下为家而不有其家，以群贤为命而不以田宅为命。故能为出类拔萃之人，为首出庶物之人，为鲁国之儒一人，天下之儒一人，万世之儒一人也。公既独为其难者，则其首出于人者以是，其首见怒于人者亦以是矣。公乌得免死哉！削迹伐木，绝陈畏匡，孔圣之几死者亦屡，其不死者幸也。幸而不死，人必以为得正而毙矣，不幸而死，独不曰‘仁人志士，有杀身以成仁’者乎？死得其死，公又何辞也！然则公非畏死也？非不畏死也，任之而已矣。且夫公既如是而生矣，又安得不如是而死乎？彼谓公欲求死以成名者非也，死则死矣，此有何名而公欲死之欤？”

其又高之者曰：“公独来独往，自我无前者也。然则仲尼虽圣，效之则为鬻，学之则为步丑妇之贱态，公不尔为也。公以为世人闻吾之为，则反以为大怪，无不欲起而杀我者，而不知孔子已先为之矣。吾故援孔子以为法，则可免入室而操戈。然而贤者疑之，不贤者害之，同志终鲜，而公亦竟不幸为道以死也。夫忠孝节义，世之所以死也，以其有名也，所谓死有重于泰山者是也，未闻有为道而死者。道本无名，何以死为？公今已死矣，吾恐一死而遂湮灭无闻也。今观其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一人识公者，无不知公之为冤也。方其揭榜通衢，列公罪状，聚而观者咸指其诬，至有嘘呼叱咤不欲观焉者，则当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门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广，沿途三千余里，其不识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余里皆然也。非惟得罪于张相者有所憾于张相而云然，虽其深相信以为大有功于社稷者，亦犹然以此举为非是，而咸谓杀公以媚张相者之为非人也。则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以盖覆矣。虽公之死无名可名，而人心如是，则斯道之为也，孰能遏之！然公岂诚不畏死者！时无张子房，谁为活项伯？时无鲁朱家，谁为脱季布？吾又因是而益信谈道者之假也。由今而观，彼其含怒称冤者，皆其未尝识面之夫，其坐视公之死，反从而下石者，则尽其聚徒讲学之人。然则匹夫无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谈道无真，故必欲划其出类：又可知矣。夫惟世无真谈道者，故公死而斯文遂丧。公之死顾不重耶！而岂直泰山氏之比哉！”

此三者，皆世之贤人君子，犹能与匹夫同其真者之所以高心隐也。

其病心隐者曰：“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间，则偏枯不可以为训。与上阊阊，与下侃侃，委蛇之道也，公独危言危行，自贻厥咎，则明哲不可以保身。且夫道本人性，学贵平易。绳人以太难，则畔者必众；责人于道路，则居者不安；聚人以货财，则贪者竞起。亡固其自取矣。”此三者，又世之学者之所以为心隐病也。

吾以为此无足论矣。此不过世之庸夫俗子，衣食是耽，身口是急，全不知道为何物，学力何事者，而敢妄肆讥诋，则又安足置之齿颊间耶！独所谓高心隐者，似亦近之，而尚不能无过焉。然余未尝亲睹其仪容，面听其绪论，而窥所学之详，而遽以为过，抑亦未可。吾且以意论之，以俟世之万一有知公者可乎？

吾谓公以“见龙”自居者也，终日见而不知潜，则其势必至于亢矣，其及也宜也。然亢亦龙也，非他物比也。龙而不亢，则上九为虚位，位不可虚，则龙不容于不亢。公宜独当此一爻者，则谓公为上九之大人可也，是又余之所以论心隐也。

夫妇论因畜有感

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夫妇之为物始也如此。极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是故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则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而又谓一能生二，迎能生气，太极能生两仪，何欤？夫厥初生人，惟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初无所谓一与理也，而何太极之有。以今观之，所谓一者果何物，所谓理者果何在，所谓太极者果何所指也？若谓二生于一，一又安从生也？一与二为二，理与气为二，阴阳与太极为二，太极与无极为二。反覆穷诘，无不是二，又乌睹所谓一者，而遽尔妄言之哉！故吾究物始，而见夫妇之为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妇二者而已，更不言一，亦不言理。一尚不言，而况言无，无尚不言，而况言无无！何也？恐天下惑也。夫惟多言数穷，而反以滋人之惑，则不如相忘于无言，而但与天地人物共造端于夫妇之间，于焉食息，于焉语语已矣。《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资始资生，变化无穷。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之正，正于太和；太和之合，合于乾坤。乾为夫，坤为妇。故性命各正，自无有不正者。然则夫妇之所系为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可以如此也夫！

战国论

余读《战国策》而知刘子政之陋也。夫春秋之后为战国。既为战国之时，则自有战国之策。盖与世推移，其道必尔。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之也明矣。况三王之世欤！

五霸者，春秋之事也。夫五霸何以独盛于春秋也？盖是时周室既衰，天子不能操礼乐征伐之权以号令诸侯，故诸侯有不令者，方伯、连帅率诸侯以讨之，相与尊天子而协同盟，然后天下之势复合于一。此如父母卧病不能事事，群小构争，莫可禁阻，中有贤子自力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焉。是以名为兄弟，而其实则父母也。虽若侵父母之权，而实父母赖以安，兄弟赖以和，左右童仆诸人赖以立，则有劳于厥家大矣。管仲相桓，所谓首任其事者也。从此五霸迭兴，更相雄长，夹辅王室，以藩屏周。百足之虫，迟迟复至二百四十余年者，皆管仲之功，五霸之力也。诸侯又不能为五霸之事者，于是有志在吞周，心图混一，如齐宣之所欲为者焉。晋氏为三，吕氏为田，诸侯亦莫之正也。则安得不遂为战国而致谋臣策士于千里之外哉！其势不至混一，放不止矣。

刘子政当西汉之未造，感王室之将毁。徒知羨三王之盛，而不知战国之宜，其见固已左矣，彼鲍、吴者，生于宋、元之季，闻见塞胸，仁义盈耳，区区褒贬，何足齿及！乃曾子固自负不少者也，咸谓其文章本于《六经》矣，乃讥向自信之不笃，邪说之当正，则亦不知《六经》为何物，而但窃褒贬以绳世，则其视鲍与吴亦鲁、卫之人矣。

童心说

龙洞山农叙《西厢》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易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抵；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有言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似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再。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懵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懵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蔽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忠义水浒传序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真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

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最后南征方腊，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为见几明哲，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谓宋公明也，是以谓之忠义也，传其可无作欤！传其可不读欤！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于城腹心，乌在乎？在水浒。此传之所为发愤矣。若夫好事者资其谈柄，用兵者藉其谋画，要以各见所长，乌睹所谓忠义者哉！

子由解老序

食之于饱，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两人者易地而食焉，则又未始相弃也。道之于孔、老，犹稻黍之于南北也，足乎此者，虽无羨于彼，而顾可弃之哉！何也？至饱者各足，而真饥者无择也。

盖尝北学而食于主人之家矣。天寒，大雨雪三日，绝粮七日，饥冻困碯，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怜我，炊黍饷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撤案而后问曰：“岂稻粱也欤！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与稻粱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异于向之黍稷者也。惟甚饥，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饱。子今以往，不作稻粱想，不作黍稷想矣。”

余闻之，慨然而叹，使余之于道若今之望食，则孔、老暇择乎！自此专治《老子》，而时获子由《老子解》读之。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称最，子由之引《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夫未发之中，万物之奥，宋儒自明道以后，递相传授，每令门弟子看其气象为例如者也。子由乃独得微言于残篇断简之中，宜其善发《老子》之蕴，使五千余言烂然如皎日，学者断断乎不可以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当道全意；寄予瞻，又当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余年，不意复见此奇特。嗟夫！亦惟真饥而后能得之也。

送郑大姚序

昔者曹参以三尺剑佐汉祖平天下，及为齐相，九年而齐国安集。严助谓汲长孺任职居官无以逾人，至出为东海，而东海大治。今观其所以治齐治东海者，实大不然。史称汲黯戆，性倨少礼。初授为荥阳令，不受，耻之；后为东海，病卧闺阁内，岁余不出。参日夜饮醇酒，不事事。吏舍日饮歌呼，参闻之，亦取酒张坐饮歌呼；与相应和。此岂有轨辙蹊径哉！要何与于治而能令郡国以理也？

《语》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以余所闻，则二子者，将不免以其不正之身，肆于民上。不庄不正，得罪名教甚矣。而卒为汉名相，古之社稷臣者，何也？岂其所以致理者或自有在，彼一切观美之具有不屑欤？抑苟可以成治，于此有不计欤？将民实自治，无容别有治之之方欤？是故恬焉以嬉，邀焉以游，而民自理也？夫黄帝远矣，虽老子之学，亦概乎其未之闻也。岂二子者或别有黄、老之术，未可以其畔于吾之教而非诋之欤？吾闻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虽赐也，亦自谓不可得闻矣，岂其于此实未有闻，而遂不知求之绳墨之外也？余甚疑焉，而未敢以告人。属郑君为大姚令，乃以余平昔之所疑者质之。

夫大姚，溷下邑也，僻小而陋，吾知君久矣其不受也。观君魁然其容，充然其气，洞然不设城府。其与上大夫言，如对群吏，处大庭如在燕私，偃倨似汲黯，酣畅似曹参。此岂儒者耳目所尝睹记哉！君独神色自若，饮啖不辍，醉后耳热，或歌诗作大字以自娱，陶陶然若不以邑事为意，而邑中亦自无事。嗟夫！君岂亦学黄、老而有得者耶！抑天资冥契，与道合真，不自知其至于斯也！不然，将俱儒者窃笑而共指之矣，而宁能遽尔也耶！

吾与君相聚二载余矣，亦知君之为人矣，今其归也，其有不得者乎？夫渊明辞彭泽而赋“归去”，采菊东篱，有深意矣。刺史王弘，一旦二十千掷付酒家，可遂谓世无若人焉一知陶令之贤乎？阮嗣宗旷达不仕，闻步兵厨有酒，求为校尉。君既耻为令矣，纵有步兵之达，莫可告语，况望有知而大用君者，亦惟有归去而已。行李萧条，童仆无欢，直云穷矣，能无恻乎！如君作达，皆可勿恤也。君第行，吾为君屈指而数之，计过家之期，正菊花之候，饮而无资，当必有白衣送酒如贤刺史王公者，能令君一醉尔也。

先行录序代作

言一也，有先行之言，有可行之言，又有当行之言。吾尝以此三言者定君子之是非，而益以见立言者之难矣。

何谓先行之言？则夫子之告子贡是已。既已先行其言矣，安有言过其行之失乎？何谓可行之言？则《易》也，《中庸》也，皆是也。《易》曰“以言乎远则不御”，是远言皆可行也；“以言乎迩则静而正”，是迩言皆可行也；“以言天地之间则备”，是天地之间之言皆可行也。《中庸》曰：“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夫夫妇能行，则愚不肖者自谓不及，贤智者自谓过之，皆不可得矣，其斯以为可行之言乎？既曰可行之言，则言之千百世之上不为先，行之千百世之下不为后；则以言行合一，先后并时，虽圣人亦不能置先后于其间故也。

若夫当行之言，则虽今日言之，而明日有不当行之者，而况千百世之上下哉！不独此也，举一人而言，在仲由则为当行，而在冉求则为不当行矣，盖时异势殊，则言者变矣。故行随事迁，则言焉人殊，安得据往行以为典要，守前言以效尾生耶？是又当行之言不可以执一也。

夫当行而后言，非通于道者不能，可行而后言，非深于学者不能。若中丞李公，真所谓通于道、深于学者也，故能洁已裕人，公恕并用，其言之而当行而可行者乎！乃今又幸而获读所为《从政集》者，则又见其在朝在邑，处乡处家，已往之迹皆如是也，所谓先行其言者也。某是以知公之学，实学也，其政，实政也，谓之曰《先行录》，不亦宜乎！然既先行其言矣，又何不当行之有？又何不可行之有？

张横渠易说序代作

横渠先生与学者论《易》久矣，后见二程论《易》，乃谓其弟子曰：“二程深明《易》道，吾不如。”勇撤皋比，变易而从之，其勇也如此。吾谓先生即此是《易》矣。晋人论《易》，每括之以三言：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是易简，一《易》也。又曰不易乎世。是不易，一《易》也。又曰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是变易，又一《易》也。至简故易，不易故深，变易故神。虽曰三言，其实一理。深则无有不神，神则无有不易矣。先生变易之速，易如反掌，何其神乎！故吾谓先生即此是《易》矣。作《易说序》。

关王告文

惟神，忠义贯金石，勇烈冠古今。方其镇荆州，下襄阳也，虎视中原，夺老瞒之精魄，孙吴犹鼠，藐割据之英雄，目中无魏、吴久矣。使其不死，则其吞吴并曹，岂但使魏欲徙都已哉！其不幸而不成混一之业，复卯金之鼎者，天也。然公虽死，而吕蒙小丑亦随吐血亡矣。盖公以正大之气压狐媚之孤，虽不逆料其诈，而呼风震霆，犹足破权奸之党；驾雾鞭雷，犹足裂逸贼之肝。固宜其千秋万祀，不同海内外足迹至与不至，无不仰公之为烈。盖至于今日，虽男妇老少，有识无识，无不拜公之像，畏公之灵，而知公之为正直，俨然如在宇宙之间也。某等来守兹土，慕公如生，欲使君臣劝忠，朋友效义，固因对公之灵，复反覆而致意焉。彼不知者，谓秉烛达旦为公大节。噫！此特轻轻小丈夫之所易为，而以此颂公，公其享之乎？

王龙溪先生告文

圣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无瑕，黄金百炼。今其没矣，后将何仰！吾闻先生少游阳明先生之门，既以一往而超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殁身而不替。要以朋来为乐兮，不以不知而愠也，真得乎不迂不贰之宗。正欲人知而信兮，不以未信而懈也，允合乎不厌不倦之理。盖修身行道者将九十岁，而随地雨法者已六十纪矣。以故四域之内，或皓首而执经，五陵之间，多继世以传业。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顿令洙、泗渊源，沛乎决江、河而达四海。非直斯文之未丧，实见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于斯为盛。

忆昔淮南儿孙布地，猗欤盛欤，不可及矣。今观先生渊流更长，悠也久也，何可当哉！所怪学道者病在爱身而不爱道，是以不知前人付托之重，而徒为自私自利之计，病在尊名而不尊己，是以不念儿孙陷溺之苦，而务为远嫌远谤之图。嗟夫！以此设心，是灭道也，非传道也；是失己也，非成己也。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唯以世人之聋瞽为念，是故苟可以坐进此道，不敢解嘲也；唯以子孙之陷溺为忧，是故同舟而遇风，则胡、越必相救，不自知其丧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托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余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其为非常人也。虽生也晚，居非近，其所为凝眸而注神，倾心而悚听者，独先生尔矣。先生今既没矣，余小子将何仰乎！

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学者每咕哔其语言，以为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贵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学者每惊疑其所行，以为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实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闻先生之讣也，独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游八极，道冠终古；夭寿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虽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为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知先生也夫！

祭无祀文代作

窃以生而为人，不得所依，则不免冻馁而疾病作。是故圣帝明王知而重之，仁人君子见而矜之，于是设养济之院，建义社之仓，以至邻里乡党之相周，车马轻裘之共蔽，皆圣帝明王所谓茆独之哀，仁人君子之所以周急也。而后四海始免怨号之夫矣，而岂徒然也哉！死而为鬼，不得所依，则谁为享奠而废疴作。是故圣帝明王哀而普度，仁人君子怜而设飧。于是乎上元必祭，中元必祭，以至清明之节，霜降之夕，无不有祭。盖我太祖高皇帝之所谆切，更列圣而不敢替者，又不独古圣昔王相循已也。而后天下始无幽愁之鬼矣，而岂元谓也哉！何也？圣帝明王与仁人君子，皆神人之主也。不有主，将何所控诉乎？又何以谐神人而协上帝，通幽明而承天休也？生人之无依者，又是何等？若文王所称四民，其大概也。死人之无依者，又是何等？若我太祖高皇帝所录死亡，至详悉也。是故京则祭以上卿，郡则祭以大夫，邑则祭以百里之侯，至于乡祭、里祭、村祭、社祭，以及十家之都，咸皆有祭。而唯官祭则必以城隍之神主之。前此一日，本官先行牒告，临期诣坛躬请，祭毕，乃敢送神以归而后妥焉。此岂无义而圣人为之哉！此岂谄黷于无祀之鬼，空费牲币以享无用，而太祖高皇帝肯为之哉！

今兹万历丁酉之清明，是夕也，自京国郡国，以至穷乡下里，莫敢不钦依令典，相随赴坛而祭，或设位而祭矣。况我沁水坪上，仁人君子比屋可封，生人无依，尚仰衣食，鬼苟乏祀，能不望祭乎？所恨羁守一官，重违乡井，幸兹读《礼》先庐，念焠蒿之悽沧，因思亲以及亲，为位比郭，情僧讽经，自今夕始矣。凡百无主鬼神，有饭一饱，无痛乏宗；有钱分授，无争人我：是所愿也。

抑余更有说焉：凡为人必思出苦，更于苦中求乐；凡为鬼必愁鬼趣，更于趣中望生乃可。若但得饱便足，得钱便欢，则志在钱饱耳，何时得离此苦趣耶！醉饱有时，幽愁长在，吾甚为诸鬼虑之。窃闻《阿弥陀经》等，《金刚经》等，诸佛真言等，众僧为尔宣言，再三再四，皆欲尔等度脱鬼伦，即生人天，或趣佛乘，或皈西方者，诚可听也，非但欲尔等一饱已也。又闻地藏王菩萨发愿欲代一切地狱众生之苦，此夕随缘在会，有话须听。又闻面然大士统领三千大千神鬼，与尔等相依日久，非不欲尽数超拔尔等，第亦无奈尔等自家不肯何耳。今尔等日夜守着大士，瞻仰地藏菩萨，可谓最得所主矣。幸时时听其开导，毋终沉迷，则我此坛场，其为诸鬼成圣成贤，生人生天之处，大非偶也。若是，则不但我坪上以及四境之无祀者所当敬听，即我宗亲并内外姻亲，诸凡有人奉祀者，亦当听信余言，必求早早度脱也。虽有祀与无祀不同，有嗣与无嗣不同，然无嗣者呼为无祀之鬼，有嗣者亦呼为有祀之鬼，总不出鬼域耳。总皆鬼也，我愿一听此言也。我若狂言无稽，面然大士必罚我，地藏王菩萨必罚我，诸佛诸大圣众必罚我，诸古昔圣君贤相仁人君子必罚我。兼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以及列圣皆当罚我矣。不敢不敢，不虛不虛。谨告。

篁山碑文代作

篁山庵在江西饶州德兴县界万山中，其来旧矣，而人莫知。山有灵气。唐元和间，有张庵孙者修真得道于此。造胜国至元，里人胡一真又于此山修真得道去。相传至今，山盖有二真人焉。嗣后山缺住持，庵院几废，失今不修，将不免为瓦砾之场矣。一兴一废，理固常然；既废复兴，宁独无待。此僧真空之所为作也。

真空少修戒律，行游京师，从兴圣禅师说戒。比还故里，才到舟次，忽感异梦：仿然若见观音大士指引入篁山修行者。归而问人，人莫晓也。真空遂发愿：愿此生必见大士乃已。拨草穷源，寻至其地，果见大士俨然在于废院之中，真空不觉进前拜礼，伏地大哭。于是复失心誓天，务毕此生之力修整旧刹，复还故物。苦行斋心，戒律愈厉。居民长者感其至诚，协赞募化，小者输木石，大者供粮米。未及数年而庵院鼎新，圣像金灿；朝钟暮鼓，灯火荧煌。非但大士出现，僧众有皈，旦与山隈野叟、岩畔樵夫同依佛日，获大光明。向之闷然莫晓其处者，今日共登道场，皆得同游于净土矣。向非真空严持有素，则大士必不肯见梦以相招；又非发愿勤渠，礼拜诚笃，则居民又安有肯捐身割爱，以成就此大事乎？固知僧律之所系者重也。

佛说六波罗蜜，以布施为第一，持戒为第二。真空之所以能劝修者，戒也；众居士之所以布施者，为其能持戒也。真空守其第二，以获其第一；而众居士出其第一，以成其第二。可知持戒固重，而布施尤重也。布施者比持戒为益重，所谓青于蓝也。众居士可以踊跃赞叹，同登极乐之乡矣，千千万万劫，宁复是此等乡里之常人耶！持戒者宁为第二，而使世人尽居第二布施波罗蜜极乐道场，所谓青出蓝也。僧真空虽居众人后，实居众人前，盖引人以皈西方，其功德益无比也，余是以益为真空喜也，向两真人已去，今戒真人复继之，千余年间，成三真人。然戒真人念佛勤，皈依切，定生西方无疑。它日如见向者两真人，幸一招之，毋使其或迷于小道，则戒真人之功德益溥矣。

兹因其不远数千里乞言京师，欲将勒石以记，余以此得与西方之缘。戒真人见今度余也，余其可以不记乎？若其中随力散财之多寡，随分出力之广狭，兴工于某年月，讫工于某时日，殿宇之宏敞，僧房之幽邃，以至斋堂厨舍井灶之散处，其中最肯协赞之僧众，最肯竭力之檀越，各细书名实于碑之阴矣。

李生十交文

或问李生曰：“子好友，今两年所矣，而不见子之交一人何？”曰：“此非君所知也。余交最广，盖举一世之人，毋有如余之广交者矣。余交有十。十交，则尽天下之交矣。”

“何谓十？其最切为酒食之交，其次为市井之交。如和氏交易平心，闵氏油价不二，汝交之，我亦交之，汝今久矣日用而不知也。其三为遨游之交，其次为坐谈之交。遨游者，远则资舟，近则谭笑，谑而不为虐，亿而多奇中。虽未必其人何如，亦可以乐而忘返，去而见思矣。技能可人，则有若琴师、射士、棋局、画工其人焉。术数相将，则有若天文、地理、星历、占卜其人焉。其中达士高人，未可即得，但其技精，则其神王，决非拘牵齷齪，卑卑琐琐之徒所能到也。聊以与之游，不令人心神俱爽，贤于按籍索古，谈道德，说仁义乎？以至文墨之交，骨肉之交，心胆之交，生死之交：所交不一人而足也。何可谓余无交？又何可遽以一人索余之交也哉？”

夫所交真可以托生死者，余行游天下二十多年，未之见也。若夫剖心析肝相信，意者其唯古亭周子礼乎！肉骨相亲，期于无 ，余于死友李维明盖庶几焉。诗有李，书有文，是矣，然亦何必至是。苟能游心于翰墨，蜚声于文苑，能自驰骋，不落蹊径，亦可玩适以共老也。唯是酒食之交，有则往，无则止不往。然亦必爱贤好客，贫而整，富而洁者，乃可往耳。爱客为上，好贤次之，整而洁又次之。然是酒食也，最日用之第一义也。余唯酒食是需，饮食宴乐是困，则其人亦以饮食为媒，而他可勿论之矣。故爱客可也，好贤可也，整而洁亦可也。无所不可，故无所不友。而况倾盖交欢，饮水可肥，无所用媒者哉！已矣！故今直道饮食之事，以识余交游之最切者。饮食之人，则人贱之，余愿交汝，幸勿弃也。

自赞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前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连，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

方竹图卷文

昔之爱竹者，以爱故，称之曰“君”。非谓其有似于有斐之君子而君之也，直怫悒无与谁语，以为可以与我者唯竹耳，是故倘相约而谩相呼，不自知其至此也。或曰：“王子以竹为此君，则竹必以王子为彼君矣。此君有方有圆，彼君亦有方有圆。圆者常有，而方者不常有。常不常异矣，而彼此君之，则其类同也，同则亲矣。”然则王子非爱竹也，竹自爱王子耳。夫以王子其人，山川土石，一经顾盼，咸自生色，况此君哉！

且天地之间，凡物皆有神，况以此君虚中直上，而独不神乎！传曰：“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此君亦然。彼其一遇王子，则踈节奇气，自尔神王，平生挺直凌霜之操，尽成箫韶鸾凤之音，而务欲以为悦己者之容矣，彼又安能孑然独立，穷年瑟瑟，长抱知己之恨乎？由此观之，鹤飞翩翩，以王子晋也。紫芝烨烨，为四皓饥也。宁独是，龙马负图，洛龟呈瑞，仪于舜，鸣于文，获于鲁叟，物之爱人，自古而然矣，而其谁能堪之。

今之爱竹者，吾惑焉。彼其于王子，不类也。其视放傲不屑，至恶也，而唯爱其所爱之竹以似之。则虽爱竹，竹固不之爱矣。夫使若人而不为竹所爱也，又何以爱竹为也？以故余绝不爱夫若而人者之爱竹也。何也？以其似而不类也。然则石阳之爱竹也，类也，此爱彼君者也。石阳习静庐山，山有方竹，石阳爱之，特绘而图之，以方竹世不常有也。石阳将归，难与余别，持是示余，何为者哉？余谓子之此君已相随入蜀去矣，何曾别。

读律肤说

淡则无味，直则无情。宛转有态，则容冶而不雅；沉着可思，则神伤而易弱。欲浅不得，欲深不得。拘于律则为律所制，是诗奴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谐；不受律则不成律，是诗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夺伦。不克谐则无色，相夺伦则无声，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则所谓自然者，非有意为自然而遂以谓自然也。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故自然之道，未易言也。

焚书卷四

杂述

解经题

《大佛顶》者，至大而无外，故曰大；至高而莫能上，故曰顶。至大至高，唯佛为然，故曰《大佛顶》也。夫自古自今，谁不从是《大佛顶》如如而来乎？但鲜有知其因者耳。能知其因，如是至大，如是至高，则佛顶在我矣。然何以谓之至大？以无大之可见，故曰至大也。何以谓之至高，以无高之可象，故曰至高也。不可见，不可象，非密而何？人唯不知其因甚密，故不能以密修，不能以密证，而欲其决了难矣。岂知此经为了义之密经，此修为证明之密修，此佛为至大至高，不可见，不可象，密密之佛乎？此密密也，诸菩萨万行悉从此中流出，无不可见，无不可象，非顽空无用之比也。是以谓之《首楞严》。《首楞严》者，唐言究竟坚固也。究竟坚固不坏，则无死无生，无了不了之人矣。

念佛答问

小大相形，是续鹜短鹤之论也。天地与我同根，谁是胜我者；万物与我为一体，又谁是不如我者。我谓念佛即是第一佛，更不容于念佛之外复觅第一义谛也。如谓念佛乃释迦权宜接引之法，则所谓最上一乘者，亦均之为权宜接引之言耳。古人谓佛有悟门，曾奈落在第二义，正仰山小释迦吐心吐胆之语。后来中峰和尚谓学道真有悟门，教人百计搜寻，是误人也。故知此事在人真实怕死与不耳。发念苟真，则悟与不悟皆为戏论，念佛参禅总归大海，无容着唇吻处也。

批下学上达语

“学以求达”，此语甚不当。既说离下学无上达，则即学即达，即下即上，更无有求达之理矣，而复曰“求达”，何耶？然下学自是下学，上达自是上达，若即下学便以为上达，亦不可也。而乃曰“学以求达”，是果即下学以求达耶，抑别有求达之学耶？若即学求达，当如前语；若别有求达之学，则剜肉作疮，尤为揠苗之甚矣。故程伯子曰：“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曰：“便是。”则是即学即达也。然又曰：“人须是识其真心。”夫真心不可以识，而可以学求乎？不可以学求，则又是离学而后有达也，故谓学以求达者非也。离学者亦非，即学者亦非，然则夫子何自而上达乎，此颜子所以终身苦孔之达矣。不曰“即学即达”，不曰“离学而达”，亦不曰“学以求达”，而但曰“下学而上达”，何其意圆请圆，令人心领神会而自默识于言意之中也。今观洒扫应对，虽下愚之人亦能之，唯不能达乎其上也，是以谓之下学也，是以谓之百姓也，是以谓之鄙夫也，是以谓之凡民也，是以谓之但可使由也。至于精义入神，则自然上达矣。上达，则为聪明圣智，达天德之人矣。是以谓之曰“形而上”也，谓之曰“可以语上”也，谓之曰“君子上达”也。虽颜子大贤，犹曰“未达一间”，曰“其殆庶几”，况他人哉！则夫子之自谓莫我知，自谓唯天知者，信痛悼之极矣。盖世之学者，不是日用而不知，则便是见之为仁智，而能上达者其谁也？夫学至上达，虽圣人有所不知，而凡民又可使知之乎？故曰“吾有知乎哉”。虽圣人有所不能，而凡民又可使能之乎？故曰“民鲜能久矣”。民之所以鲜能者，以中庸之不可能也，非弃之也。然则下学者，圣凡之所同。夫凡民既与圣人同其学矣，则谓满街皆是圣人，何不可也？上达者，圣人之所独，则凡见之为仁智，与日用而不知者，总是不达，则总是凡民明矣。然则自颜子而下，皆凡民也。可畏也夫！先圣虽欲不慨叹于由、赐之前可得耶？

读若无母寄书

若无母书云：“我一年老一年，八岁守你，你既舍我出家也罢，而今又要远去。你师当日出家，亦待终了父母，才出家去。你今要远去，等我死了还不迟。”若无答云：“近处住一毫也不曾替得母亲。”母云：“三病两痛自是方便，我自不欠挂你，你也安心，亦不久挂我。两不欠挂，彼此俱安。安处就是静处，如何只要远去以求静耶？况秦苏哥从买寺与你以来，待你亦不薄，你想道情，我想世情。世情过得，就是道情。莫说我年老，就你二小孩子亦当看顾他。你师昔日出家，遇荒年也顾儿子，必是他心打不过，才如此做。设使不顾，使他流落不肖，为人笑耻。当此之时，你要修静，果动心耶，不动心耶？若不动心，未有此理；若要动心，又怕人笑，又只隐忍过日。似此不曾而不动心，与今管他而动心，孰真孰假，孰优孰劣？如此看来，今时管他，迹若动心，然中心安安妥妥，却是不动心；若不管他，迹若不动，然中心隐隐痛痛，却是动心。你试密查你心：安得他好，就是常住，就是金刚。如此只听人言？只听人言，不查人心，就是被境转了。被境转了，就是你不会安心处。你到不去住心地，只要去住境地。吾恐龙潭不静，要住金刚；金刚不静，更住何处耶？你终日要讲道，我今日与你讲心。你若不信，又且证之你师，如果在境，当住金刚；如果在心，当不必远去矣。你心不静，莫说到金刚，纵到海外，益不静也。”

卓吾子读而感曰：恭喜家有圣母，膝下有真佛。夙夜有心师，所矢皆海潮音，所命皆心髓至言，颠扑不可破。回视我辈傍人隔靴搔痒之言，不中理也。又如说食示人，安能饱人，徒令傍人又笑傍人，而自不知耻也。反思向者与公数纸，皆是虚张声势，恐吓愚人，与真情实意何关乎！乞速投之水火，无令圣母看见，说我平生尽是说道理害人去也。又愿若无张挂尔圣母所示一纸，时时令念佛学道人观看，则人人皆晓然去念真佛，不肯念假佛矣。能念真佛，即是真弥陀，纵然不念一句“弥陀佛”，阿弥陀佛亦必接引。何也？念佛者必修行，孝则百行之先。若念佛名而孝行先缺，岂阿弥陀亦少孝行之佛乎？决无是理也。我以念假佛而求见阿弥陀佛，彼佛当初亦念何佛而成阿弥陀佛乎？必定亦只是寻常孝慈之人而已。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动人，自然令人痛哭，想若无必然与我同也，未有闻母此言而不痛哭者也。

耿楚侗先生传

先生讳定理，字子庸，别号楚侗，诸学士所称八先生是也。诸学士咸知有八先生，先生初不自知也。而此称《楚侗先生传》，何也？夫传者，所以传也。先生初不待传，而此复为传以传之，又何也？盖先生初不待传，而余实不容不为先生传者。按先生有德不耀，是不欲耀其德也；有才无官，是不欲官其才也。不耀德，斯成大德矣；不用才，始称真才矣。人又乌能为先生传乎？且先生始终以学道为事者也。虽学道，人亦不见其有学道之处，故终日口不论道，然目击而道斯存也。所谓虽不湿衣，时时有润者也。

庄纯夫曾告我曰：“八先生云：‘吾始事方湛一。湛一本不知学，而好虚名，故去之。最后得一切平实之旨于太湖，复能收视返听，得黑漆无人无门之旨于心隐，乃始充然自足，深信而不复疑也。唯世人莫可告语者，故遂终身不谈，唯与吾兄天台先生讲论于家庭之间而已。’故亦遂以天台为师，天台亦自谓吾之间学虽有所契，然赖吾八弟之力为多。子庸曾问天台云：‘《学》《庸》、《语》、《孟》，虽同是论学之书，未审何语最切？’天台云：‘圣人伦之至一语最切。’子庸谓终不若未发之中之一言也。”余当时闻之，似若两件然者。夫人伦之至，即未发之中，苟不知未发之中，则又安能至乎？盖道至于中，斯至矣。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无声无臭至矣。”

岁壬申，楚侗游白下，余时懵然无知，而好谈说。先生默默无言，但问余曰：“学贵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为是，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试看自信与自是有何分别？”余时骤应之曰：“自以为是，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不自以为是，亦不可与人尧舜之道。”楚侗遂大笑而别，盖深喜余之终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后，思念楚侗不置，又以未得见天台为恨。丁丑入滇，道经团风，遂舍舟登岸，直抵黄安见楚侗，并睹天台，便有弃官留住之意。楚侗见余萧然，劝余复入，余乃留吾女并吾婿庄纯夫于黄安，而因与之约曰：“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楚侗牢记吾言，教戒纯夫学道甚紧；吾女吾婿，天台先生亦一以己女己婿视之矣。

嗟嗟！余敢一日而忘天台之恩乎！既三年，余果来归，奈之何聚首未数载，天台即有内召，楚侗亦遂终天也！既已戚戚无欢，而天台先生亦终守定“人伦之至”一语在心，时时恐余有遗弃之病。余亦守定“未发之中”一言，恐天台或未窥物始，未察伦物之原。故往来论辩，未有休时，遂成捍格，直至今日耳。今幸天诱我衷，使余舍会“未发之中”，而天台亦遂顿忘“人伦之至”。乃知学问之道，两相舍则两相从，两相守则两相病，势固然也。两舍则两忘，两忘则浑然一体，无复事矣。于是以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黄安会天台于山中。天台闻余至，亦遂喜之若狂。志同道合，岂偶然耶！然使楚侗先生而在，则片言可以折狱，一言可以回天，又何至苦余十有余年，彼此不化而后乃觉耶！设使未十年而余遂死，余终可以不化耶，余终可以不与天台合耶！故至次日，遂同其子女念往拜先生之墓，而先生之墓木拱矣。余既痛九原之不可作，故特为此传，而连书三纸以贻之：第一纸以呈天台，志余喜也。第二纸付汝念、汝思，使告而焚之先生之坟，志余恨也。第三纸特寄子健于京，志余喜而且恨，恨而又喜也，盖子健推爱兄之心以及我，可谓无所不至矣。故为传，传余意以告先生云。

敬少时多病，贪生无术，藉楚倥兄介绍，得受业于耿天台先生之门。先生虽知余学沉于二氏，然爱余犹子也。继因往来耿宅，得与李卓吾先生游，心切师事之。两先生以论道相左，今十余年矣。敬居其间，不能赞一辞，口含黄药，能以气向人乎？唯恨楚倥兄早逝耳。三日前，得楚倥长郎汝念书。汝念以送庄纯夫到九江，专人驰书白下，报喜于余云：“两先生已聚首，语甚欢契。”越三日，则为十二月二十九，余初度辰也。得卓吾先生寄所著《楚倥先生传》，述两先生契合本末且悉。余读之，不觉泪下曰：“两先生大而化矣，乃适以今日至，岂非余更生辰耶，抑楚倥先生复作也！”因手书而梓之。板成，以付汝念及余婿汝思，周思敬跋。

附周友山为僧明玉书法语周思敬

万寿寺僧明玉，事温陵李长者日久矣。长者本为出世故来此，然世人方履人间世，月夜整顿人事尚无休时，而暇求出世之旨以事出世之人乎？虽出家儿犹然，何况在家者。且长者性方行独，身世孤单，生平不爱见俗人，闻俗语，以故身世亦孤。唯爱读书。读书每见古忠烈士，辄自感慨流涕，故亦时时喜闻人世忠义事。不但以出世故来见长者，长者方喜之；若或有以真正的实忠义事来告，长者亦无不喜也。是故明玉和尚喜以兴福寺开山第一祖无用事告长者云：“兴福寺，古刹也。无用，方僧也。无用游方来至其寺，悯寺僧之衰残，忿居民之侵害，持竹枪连结果一十七条性命，然后走县自明，诣狱请死。县令怜之，欲为出脱，无用不从，遂即自刎。寺僧感其至性，能以身护法，以死卫众，遂以此僧为开山第一祖。至今直守者守其规程，不敢少犯。”长者闻之，欢喜无量，叫明玉而言曰：“尔莫轻易说此僧也。此僧若在家，即真孝子矣，若在国，则真忠臣矣；若在朋友，则真义士矣；若肯学道参禅，则真出世丈夫，为天人师佛矣，可轻易也耶！盖天地间只有此一副真骨头耳。不问在世出世，但有此，百事无不成办也。”

明玉之告长者，并长者之语明玉如此。今年春，明玉为兴福寺直岁僧来求法语于余，余因以得问长者之语，遂语明玉曰：“即此是法语矣，又何求乎？苟直岁僧闻此语，则能念祖德也，继继绳绳，山门不坠矣，苟合寺僧闻此语、则毋忘祖功也，岁岁年年，规程一如矣。况因此得闻长者之风，顿明出世大事乎？明玉可即以此语登之于轴，悬之于直寺方丈之室，庶几合寺僧众，云游道侣，过而读焉。或有真正骨头者，急来报我，我将携以见长者，俾长者不至孤单也。”

题关公小像

古称三杰，吾不曰萧何、韩信、张良，而曰刘备、张飞、关公。古称三友，吾不曰直、谅与多闻，而曰桃源三结义。呜呼！唯义不朽，故天地同久，况公皈依三宝，于金仙氏为护法伽蓝，万亿斯年，作吾辈导师哉！某也四方行游，敢曰以公为速。唯其义之，是以仪之，唯其尚之，是以像之。

礼诵药师告文

余两年来，病苦甚多，通计人生大数，如我之年，已是死期。既是死期，便与以死，乃为正理，如何不赐我死，反赐我病乎？夫所以赐之病苦者，谓其数未至死，尚欲留之在世，故假病以苦之，使之不得过于自在快活也。若我则该死之人：寿至古稀，一可死也；无益于世，二可死也；凡人在世，或有未了业缘，如我则绝无可了，三可死也。有此三可死，乃不即我死，而更苦我病，何也？闻东方有药师琉璃光王佛发大弘愿，救拔病苦众生，使之疾病涅槃。卓吾和尚于是普告大众，趁此一百二十日期会，讽经拜忏道场，就此十月十五日起，先讽《药师经》一部四十九卷，为我祈求免病。想佛愿弘深，决不虚妄也。夫以佛愿力而我不求，是我罪也。求佛而佛不理，是不慈也；求佛而佛或未必知，是不聪也：非佛也。吾知其决无是事也。愿大众为我诚心念诵，每月以朔望日念此经，共九朔望，念经九部。呜呼！诵经至九部，不可谓不多矣；大众之殷勤，不可谓不虔矣。如是而不应焉，未之有也。但可死，不可病。苦口丁宁、至三再三，愿佛听之！

礼诵药师经毕告文

和尚为幸免病喘，结经谢佛事。念今日是正月十五之望日，九朔望至今日是为已足，九部经于今日是为已完。诵经方至两部，我喘病即减九分；再诵未及四部，我忍口便能斋素。斋素既久，喘病愈痊；喘病既痊，斋素益喜。此非佛力，我安能然？虽讽经众僧虔恪无比，实药王菩萨怜悯重深，和尚不胜礼谢祷告之至。和尚再告：有小僧常通见药师如来即愈我疾，亦便发心，随坛接讽，祈疮口之速合。乃肃躬而致虔，以此月十六之朝，请大众讽经一部。呜呼！佛乃三界之大父，岂以僧无可取而遂弃之；况我实诸佛之的嗣，又岂忍不以我故而不理也！念此僧虽非克肖，在僧中亦无大愆。钟磬齐臻，鼓钵动响。经声昭彻，佛力随施。两年未愈之疮，药王一旦加被，何幸如之。为此代恳，不胜瞻依！

安期告众文

一常住中所有事务，皆是道场；所作不苟，尽属修行。唯愚人不信，不肖者苟且，须赖师长教督之耳。今师不知教督，其徒又不畏慎，则所有事务令谁为之？必至于废弛荒散而已。尚赖一二徒子徒孙之贤者自相协力，故龙湖僧院得以维持到今。然中间不无偷惰成性，必待呼唤而后作者；或恃顽不理，虽呼唤之而亦不为者。未免有三等僧众在内，则虽欲不荒散，终不可得矣。夫此间僧众约有四十余人，各人又受徒子，徒子又收徒孙，日益月增，渐久遂成大丛林，而皆相看不肯作务，则虽有一二贤者，其奈之何！况今正当一百二十日长期，大众云集，十方檀越，四海龙象，共来瞻礼者乎？

为此，将本院僧众分为二等，开列于后，庶勤惰昭然，务化惰为勤，以成善事。报施主之德，助师长之化，结将来之果，咸在于兹矣。勤者，龙象也。懒者，无志也。若安坐而食十方之食，虽呼唤亦不作者，无耻也，皆赖贤师长委曲劝诱之。故有师长则责师长，若师长亦无之奈何，则责韦驮尊者。尊者轻则一杵，重则三杵毕矣，尊者勿谓我太严也。唯佛至细至严，所以谓之大慈大悲。故经曰《楞严》，又曰《华严》。严者所以成悲也，尔韦驮又不可不知也。勿太酸涩，佛法不是腐烂之物。第一等勤行僧有八。此八众，余所亲见者，其常川作务，不避寒暑劳苦极矣，第二等躲懒僧众三名，第三等奸顽僧众一名。此二等三等之众，据我目见如此耳。若懒而能勤，顽而能顺，即为贤僧矣。但常住徒有人食饭，无人作务，且人数虽多，皆非是作重务之人，则此十余众者，可不加勤哉！努力向前，毋受尊者之杵可也。

告土地文

自庚寅动工以来，无日不动尔土，无岁不劳尔神。唯尔有神，凡百有相，遂使群工竭力，众僧尽心，以致佛殿告成，塔屋亦就。同令趺坐直上，则西方阿弥陀佛一躯也，金碧辉煌，宛有大人贵相矣。瞻仰而来者能无顿兴念佛念法之心乎？卓立在前，则护法韦驮尊者威容也，金甲耀光，已手降魔宝杵矣。专修净业者能无更坚不懈不退之志乎？又况观音、势至咸唱导于吾前，更有文殊、普贤同启迪于吾后。悬崖千丈，友罗汉直抵上方；少室无余，面达磨犹在东壁。谁无缓急，大士即是救苦天尊；孰识平生，云长尤其是护法伽蓝。黑海有门，唯法无门，现普陀于眼底；上天有路，唯道无路，睹灵山在目中。十界同虚，判念便分龙虎；六总寂静，一棒打杀猢猻。从兹继继绳绳，咸愿师师济济。务同一念，莫有二心。则卓吾之庐，即是极乐净土；龙湖上院，遍是华严道场矣。此虽仗佛之赐，实亦尔相之能。故特塑尔之神，使与司命并列。虔恭致斋，不酒不肉；殷勤设素，匪荤匪腥。唯茶果是陈，只蔬饭以供。名香必，愿与司命齐意；好花用献，当听韦驮指麾。有恶则书，见过速录。细微毕举，毋曰我供汝也而有阿私；小大同登，毋曰众汝敬也而有偏党。幽明协赞，人神同钦。则尔土有力，帝将加升，长守此湖，永相依附矣。

二十分识

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盖有此见识，则虽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盖识见既大，虽只有四五分胆，亦成十分去矣。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胆者，有因胆而发才者，又未可以一概也。然则识也、才也、胆也，非但学道为然，举凡出世处世，治国治家，以至于平治天下，总不能舍此矣，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即识，仁即才，勇即胆。蜀之谯周，以识胜者也。姜伯约以胆胜，而无识，故事不成而身死；费祎以才胜而识次之，故事亦未成而身死，此可以观英杰作用之大略矣。三者俱全，学道则有三教大圣人在，经世则有吕尚、管夷吾、张子房在。空山岑寂，长夜无声，偶论及此，亦一快也。怀林在旁，起而问曰：“和尚于此三者何缺？”余谓我有五分胆，三分才，二十分识，故处世仅仅得免于祸。若在参禅学道之辈，我有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识，不敢比于释迦老子明矣。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呜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乐！虽无可语者，而林能以是为问，亦是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

四海

丘文庄谓自南越入中国始确南海，而西海竟不知所在。余谓《禹贡》言“声教讫于四海”者，亦只是据见在经历统理之地而纪其四至耳。所云四海，即四方也。故又曰“四方风动”，则可见矣，岂真有东西南北之海，如今南越之海的然可睹者哉！

今据见在四方论之：四川，天下之正西也，云南则天下之西南，陕西则天下之西北。一正西，一西北，一西南，皆不见有海也。由陕西而山西，据大势则山西似直正北之域矣，而正北亦无海也，唯今蓟、辽邻山东，始有海。从此则山东为东方之海，山东抵淮、扬、苏、松以至钱塘、宁、绍等处，始为正东之海。东瓠至福建，则古闽越地也，稍可称东南海矣。广东即南越地，今其治为南海郡，尽以为正南之海矣，不知闽、广壤接，亦仅可谓之东南海耳。由此观之，正西无海也，正北无海也，正南无海也，西北、西南以至东北皆无海，则仅仅正东与东南角一带海耳，又岂但不知西海所在耶！

且今天下之水皆从西出，西水莫大于江、汉。江有四：有从岷来者，有从沱来者，有从黑、白二水来者。汉有二：有从蟠冢来者，有从西和徼外来者。此皆川中之水，今之所指以谓正西是也。水又莫大于黄河，黄河经过昆仑。昆仑乃西蕃地，是亦西也。虽云南之地，今皆指以为西南，然云南之水尽流从川中出，则其地高于川中可知矣。高者水之所泻，流之所始，而东西一海咸受之，则海决在下流之处，云南、四川、山、陕等去海甚远，皆可知也。云南、川、陕之外，其地更高，又可知也。不然，何以不顺流而西，往彼西海，而乃迢递逶迤尽向东南行耶？则知以四川为正西者，亦就四方之势概言之耳。今云南三宣府之外，有过洋阔机大布，道自海上来者，此布我闽中常得之，则云南旋绕而东，又与福建同海。则云南只可谓之东南，而不得谓之西南，又可知矣。

吾以是观之，正南之地尚未载之舆图，况西南耶？故余谓据今人所历之地势而论之，尚少正南与西南、正西与西北、正北与北东诸处者，以不见有海故卜之也。以天下三大水皆从川中出卜之，而知其难以复寻西海于今之世也。西海既不可寻，则又何名何从而祀海也？然则丘文庄欲祀北海于京之东北，杨升庵欲祀西海于滇之西南，皆无义矣，其谁享之？呜呼！观于四海之说，而后知世人之所见者小也，况四海之外哉！

八物

尝谓君子无怨，唯小人有之；君子有德必报德，而小人无之。夫君子非无怨也，不报怨也；非不报怨也，以直报怨也。苟其人可恶而可去，则报之以可恶可去之道焉；苟其人可好而可用，则报之以可好可用之道焉。其恶而去之也，好而用之也，直也，合天下之公是也。其或天下不知恶而去之、好而用之也，而君子亦必去之、必用之，是亦直也，合天下之公理也。夫是之谓“以直”。既谓之直，则虽无怨于我者，亦必如是报之矣，则虽谓圣人未尝报怨焉亦可也。若曰“以德报怨”，则有心矣，作伪矣，圣人不为也。至于人之有德于我者，则志在必报，虽以圣人为有心，为私厚，不计矣。何也？圣人义重者也。义重故可以托孤，而况托知己之孤乎？义重故可以寄命，而况寄有德之命乎？故曰“以德报德”。唯其人有必报之德，此世道所以攸赖，国家所以有托，纲常所以不坠，人伦所以不灭也。若小人非不报德也，可报则报，不可报则亦已而勿报，顾他日所值何如耳。苟祸患及身，则百计推托，逃避无影矣，虽有德，将安知乎？唯有报怨一念，则终始不替。然苟势盛于我，财多于我，我又可藉之以行立，则怨反为德，又其常也。盖十百千万咸如斯也。此君子小人界限之所以判也。故观君子小人者，唯观其报怨报德之间而已。故余尝以此定古今君子小人，而时时对人言之不省也。除此之外，君子小人有何分别乎？吾见在小人者更为伶俐而可用也。

或曰：“先生既如此说矣，何先生之待小人也过严，而恶恶执怨也反过甚乎？”余曰：“不然，我之恶恶虽严，然非实察其心术之微，则不敢有恶也。纵已恶其人，苟其人或又出半言之善焉，或又有片行之当焉，则我之旧怨尽除，而亲爱又随之矣。若其人果贤，则初未尝不称道其贤，而欲其亟用之也。何也？天之生才实难，故我心唯恐其才之不得用也，易敢怨也？是以人虽怨我，而欲害我报我者终少，则以我心之直故也。”

或曰：“先生之爱才诚然矣，然其始也取人太广，爱人太骤，其既也弃人太急，而终之收录入也亦太狭。曷不论定而后赏，勿以始广而终狭乎？”吁！不然也。夫人实难知，故吾不敢以其疑似而遂忽之，是故则见以为广，而真才难得，故吾又不敢以疑似而遂信之，是故则见以为狭耳。若其人眼即得，无复疑似，则终身不忒，（始）（如）丘长孺、周友山、梅衡湘者，固一见而遂定终身之交，不待再试也。如杨定见，如刘近城，非至今相随不舍，吾犹未敢信也。直至今日患难如一，利害如一，毁谤如一，然后知其终不肯畔我以去。夫如是，则余之广取也固宜。设余不广取，今日又安得有此二士乎？夫近城笃实人也，自不容以有二心；杨定见有气人也，故眼中亦常常不可一世之士。夫此二人，皆麻城人也。友山麻城人，而麻城人不知之也。衡湘麻城人，而麻城人不知之也。若丘长孺之在麻城，则麻城诸俗恶辈直视之为败家之子矣。吾谓周友山则世之所称布帛菽粟是也，其不知也宜也。梅衡湘则古今所称伯乐之千里马，王武子之八百骏是也，其不知也亦宜也。若丘长孺虽无益于世，然不可不谓之麒麟凤凰、瑞兰芝草也。据长孺之为，非但父母兄弟靠不得，虽至痛之妻儿亦靠他不得也。非但妻儿靠不得，虽自己之身亦终靠他不得。其为无用极矣。然其人固上帝之所笃生，未易材者也。观其不可得而亲疏敬慢也，是岂寻常等伦可比耶！故余每以麟凤芝兰拟之，非过也。若杨定见二子者，譬则楼台殿阁，未易动摇，有足贵者。且高明之家，吉人之都，是非好恶，又自明白。

或曰：“公之知梅衡湘似矣，然人之所以下知者，以其权智太审也。夫人而专任权智，则可以生人，亦可以杀人，如江淮河海之水然矣。”余谓衡湘虽大样，然心实细谨，非曹孟德等比也。必如曹孟德等，方可称之为江淮河海之水，如之何而遂遽以誉衡湘也哉！呜呼！此数公者，我固知之，而数公固各不相知也。非有日月星辰洞然皎然，如郭林宗、许于将、司马德操者出，安能兼收而并用之耶？

或曰：“如先生言，必如此数者，然后可以用于世耶？”曰：“不然也。此其可大用者也，最难得者也，未易多有者也。子但见麻城一时有此数人，便以为易易矣，不知我费了多少心力方得此数人乎？若其他则在在皆有，时时可用，自不待费力以求之矣。犹之鸟兽草木之生，周遍大地，任人选取也。”

余既与诸侍者夜谈至此，次日偶读升庵《风赋》，遂感而论之曰：“《书》称麟凤，称其出类也。夫麟凤之希奇，实出鸟兽之类，亦犹芝草之秀异，实出草木之类也。虽曰希奇秀异，然亦何益于人世哉！意者天地之间，本自有一种无益于世而可贵者，如世之所称古董是耶！今观古董之为物，于世何益也？夫圣贤之生，小大不同，未有无益于世者。苟有益，则虽服箱之牛，司晨之鸡，以至一草一木，皆可珍也。”故曰《风赋》而推广之，列为八物，而鸟兽草木与焉。吁！八物具而古今人物尽于是矣。八物伊何？曰鸟兽草木，曰楼台殿阁，曰芝草瑞兰，曰杉松栝柏，曰布帛菽粟，曰千里八百，曰江淮河海，曰日月星辰。

夫鸟兽草木之类伙矣，然无有一羽毛一草木而不堪人世之用者。既已堪用矣，则随所取择，总无弃物也。是一物也。

夫宫寺楼阁，山舍茅庐，基址一也，而高低异；本植一也，而小大异，届处一也，而广狭异。同是乡人而乡不如，则以宫室业产之良矣。譬之于鸟则宾鸿，于兽则猎犬，于草则国老，于木则从绳。同于鸟兽草木，而又不同于鸟兽草木，则以其为鸟兽草木本类之独著耳。是一物也。

夫芝草非常，瑞兰馨香，小人所弃，君子所喜，设于世无君子亦已。譬之玩物，过目则已，何取于温？譬之好音，过耳则已，何取于饱？然虽无取于温饱，而不可不谓之希奇也。是一物也。

夫青松翠柏，在在常有，经历岁时，栋梁遂就。噫！安可以其常有而忽之！与果木斗春，则花不如，与果木斗秋，则实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世有清节之士，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如世之万年青草，何其滔滔也。吁！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拟之！此海刚峰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夫智者好奇，以布帛菽粟为不足珍，贤者好异，以布帛菽粟为无异于人。唯大智大贤反是，故以其易饱易暖者自过吾之身，又以其同饱同暖者同过人之日。所谓易简而得理，无为而成化，非若人之徒欤？真若人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夫马牛麟凤，俗眼视之，相去故甚远也。然千里之驹，一日而致；八百之牛，一日而程。麟乎凤乎，虽至奇且异，亦奚以异为也？士之任重致远者，大率类此。而世无伯乐，祇谓之马牛而不知其能千里也，真可慨也！是又一物也。

夫能生人又能杀人，能贫人又能富人，江淮河海是也。利者十五，而害者亦十五。利害相半，而趋者不倦。今世用人者知其害不察其利，是欲堙塞天下之江河而不用之也。宋王介甫欲决梁山泊以为良田，而思无置水之处。刘贡父大声叫曰：“再凿一梁山泊则可置此水矣！”然则今日江淮河海之士，

既以有害而不用矣，将安所置之哉？是亦一物也，今未见其人也。

夫智如日月，皎若辰星，照见大地，物物赋成。布帛菽粟者，决不责以霜杉雪柏之操；八百千里者，决不索以异香奇卉之呈。名川巨浸，时或泛滥崩冲；长江大河，实藉其舟楫榆灌。高楼凉殿，巍然焕然，谁不欲也，独不有鸟兽鱼鳖与之咸若，山川草木亦令多识乎？器使之下，可使无不获之夫。则知日月星辰的然兼照，真可贵矣。此一物者，实用八物，要当以此物为最也。今亦未见其人也。

呜呼！此八物汤也，以为药则气血兼补，皆有益于身；以救世则百工效用，皆有益于治。用人者其尚知此八物哉！毋曰：“彼有怨于我也，彼无德于我也。虽有千金不传之秘，长生不老之方，吾只知媚嫉以恶之，而唯恐其胜己也已。”吁！观于八物之说，而后知世之用人者狭也，况加以媚嫉之人欤！

五死篇

人有五死，唯是程婴、公孙杵臼之死，纪信、奕布之死，聂政之死，屈平之死，乃为天下第一等好死。其次临阵而死，其次不屈而死。临阵而死勇也，未免有不量敌之进，同乎季路。不屈而死义也，未免有制于人之恨，同乎睢阳。虽曰次之，其实亦皆烈丈夫之死也，非凡流也。又其次则为尽忠被谗而死，如楚之伍子胥，汉之晁错是矣。是为不知其君，其名曰不智。又其次则为功成名遂而死，如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是矣。是为不知止足，其名亦曰不智。虽又次于前两者，然既忠于君矣，虽死有荣也；既成天下之大功矣，立万世之荣名矣，虽死何伤乎？故智者欲审处死，不可不选择于五者之间也。纵有优劣，均为善死。

若夫卧病房榻之间，徘徊妻孥之侧，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庸夫俗子之所习惯，非死所矣，岂丈夫之所甘死乎？虽然，犹胜于临终扶病歌诗，杖策辞别，自以为不怖死，无顾恋者。盖在世俗观之，未免夸之为美谈，呼之为考终。然其好名说谎，反不如庸夫俗子之为顺受其正，自然而死也。等死于牖下耳，何以见其节，又何以见其烈，而徒务此虚声为耶！

丈夫之生，原非无故而生，则其死也又岂容无故而死乎？其生也有由，则其死也必有所为，未有岑岑寂寂，卧病床褥间，扶枢推辇，埋于北邙之下，然后为得所死矣。苍梧殡虞，会稽尸夏，圣帝明王亦必由之，何况人士欤！第余老矣，欲如以前五者，又不可得矣。夫如此而死，既已不可得，如彼而死又非英雄汉子之所为，然则将何以死乎？计唯有做些小买卖耳。大买卖如公孙杵臼、聂政者，既不见买主来到，则岂可徒死而死于床褥之间乎？且我已离乡井，捐童仆，直来求买主于此矣，此间既无知己，无知己又何死也？大买卖我知其做不成也，英雄汉子，无所泄怒，既无知己可死，吾将死于无知己者以泄怒也。谨书此以告诸貌称相知者，闻死来视我，切勿收我尸！是嘱。

伤逝

生之必有死也，犹昼之必有夜也一死之不可复生，犹逝之不可复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人莫不伤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久生，则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则逝可以无伤矣。故吾直谓死不必伤，唯有生乃可伤耳。勿伤逝，愿伤生也！

观音问

答澹然师

昨来书，谓：“观世音大士发大弘愿，我亦欲如是发愿：愿得如大士圆通无障碍。闻庵僧欲塑大士像，我愿为之，以致皈依，祇望卓公为我作记也。”余时作笔走答云：“观音大士发大弘愿，似矣。但大士之愿，慈悲为主，以救苦救难为悲，以接引念佛众生皈依西方佛为慈。彼一切圆通无障碍，则佛佛皆然，不独观音大士也。彼塑像，直布施功德耳，何必问余。或可或否，我不敢与。”余时作答之语如此，然尚未明成佛发愿事，故复言之。

盖言成佛者，佛本自成，若言成佛，已是不中理之谈矣，况欲发愿以成之哉！成佛者，成无佛可成之佛，此千佛万佛之所同也。发愿者，发佛佛各所欲为之愿，此千佛万佛之所不能同也。故有佛而后有愿，佛同而愿各异，是谓同中有异也。发愿尽出于佛，故愿异而佛本同，是谓异中有同也。然则谓愿由于佛可也，而谓欲发愿以成佛可乎？是岂中理之谈哉！虽然，此亦未易言也。大乘圣人尚欲留惑润生，发愿度人，况新发意菩萨哉！然大乘菩萨实不及新发意菩萨，大愿众生实不及大心众生，观之龙女、善财可见矣。故单言菩萨，则虽上乘，犹不免借愿为以为重。何者？见谛未圆而信心未化也。唯有佛菩萨如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等，始为诸神发愿矣。故有释迦佛则必有文殊、普贤，释迦为佛而文殊、普贤为愿也。有阿弥陀佛则必有观音、势至，弥陀是佛而观音、势至是愿也。此为佛愿，我愿澹师似之！

又

佛之心法，尽载之经。经中一字透不得，即是自家生死透不得，唯不识字者无可奈何耳。若谓经不必读，则是经亦不必留，佛亦不用有经矣。昔人谓读经有三益：有起发之益，有开悟之益，又有印证之益。其益如此，易可不读也！世人忙忙不暇读，愚人懵懵不能读，今幸生此闲身，得为世间读经之人流不肯读，比前二辈反在其后矣。快刻期定志立限读之，务俾此身真实可以死乃得。

又

世人贪生怕死，蝇营狗苟，无所不至，若见此僧端坐烈焰之中，无一毫恐怖，或遂顿生念佛念法之想，未可知也。其有益于尘世之人甚大，若欲湖僧为之津送则不可。盖凡津送亡僧者，皆缘亡者神识飞扬，莫知去向，故藉平时持戒僧众诵念经咒以助之。今此火化之僧，必是了然自知去向者，又何用湖僧为之津送耶？且湖上僧虽能守戒行，然其贪生怕死，远出亡僧之下，有何力量可以资送此僧？若我则又贪生怕死之尤者，虽死后犹怕焚化，故特地为塔屋于龙湖之上，敢以未死之身自入于红炉乎？其不如此僧又已甚远。自信、明因向往俱切，皆因尔澹师倡导，火力甚大，故众菩萨不觉不知自努力向前也。此其火力比今火化之僧又大矣。何也？火化之僧只能化得自己，若澹师则无所不化。火化僧纵能化人，亦只化得众人念佛而已，若澹师则可以化人立地成佛，故其人力自然不同。

又

学道人，大抵要跟脚真耳，若始初以怕死为跟脚，则必以得脱生死、离苦海、免恐怕为究竟。虽迟速不同，决无有不证涅槃到彼岸者。若始初只以好名为跟脚，则终其身只成就得一个虚名而已，虚名于我何与也？此事在各人自查考，别人无能为也。今人纵十分学道，亦多不是怕死。夫佛以生死为苦海，而今学者反以生死为极乐，是北辕而南其辙，去彼岸愈远矣。世间功名富贵之人，以生为乐也，不待言也。欲学出世之法，而唯在于好名，名只在于一生而已，是亦以生为乐也，非以生为苦海也。苦海有八，生其一也。即今上亦不得，下又不得，学亦不得，不学亦不得，便可以见有生之苦矣。佛为此故，大生恐怖。试看我辈今日何曾以此生身为苦为患，而决求以出离之也。寻常亦会说此身是苦，其实亦只是一句说话耳，非真真见得此身在陷阱坑坎之中，不能一朝届者也。试验之自见。

又

闻师又得了道，道岂时时可得耶？然真正学者亦自然如此。杨慈湖先生谓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记其数，故慈湖于宋儒中独谓第一了手好汉，以屡疑而屡悟也。学人不疑，是谓大病。唯其疑而屡破，故破疑即是悟。自信菩萨于此事信得及否？彼以谈诗谈佛为二事，不知谈诗即是谈佛。若悟谈诗即是谈佛人，则虽终日谈诗何妨。我所引“白雪阳春”之语，不过自谦之辞，欲以激励彼，俾知非佛不能谈诗也，而谈诗之外亦别无佛可谈。自信失余之意，反以谈诗为不美，岂不误哉！历观传灯诸祖，其作诗说偈，超逸绝尘不可当，亦可以谈诗病之乎！唯本不能诗而强作，则不必，若真实能诗，则因谈佛而其诗益工者又何多也，何必以谈诗为病也？

与澄然

认不得字胜似认得字，何必认得字也？只要成佛，莫问认得字与否，认得字亦是一尊佛，认不得字亦是一尊佛。当初无认字佛，亦无不认得字佛。无认字佛，何必认字；无不认字佛，何必不认字也？大要只要自家生死切耳。我昨与丘但之寿诗有云：“劬劳虽谢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今人但见得父母生我身，不知日夜承世尊恩力，盖千生万劫以来，作忘恩背义之人久矣。今幸世尊开我愚顽，顿能发起一念无上菩提之心，欲求见初生爷娘本面，是为万幸，当生大惭大愧乃可。故古人亲证亲闻者，对法师前高叫大哭，非漫然也。千万劫相失爷娘，一旦得之，虽欲不恸哭，不可得矣。慎莫草草作语言戏论，反成大罪过也！世间戏论甚多，惟此事是戏论不得者。

答自信

既自信，如何又说放不下；既放不下，如何又说自信也？试问自信者是信个甚么？放不下者又是放不下个甚么？于此最好参取。信者自也，不信者亦自也，放得下者自也，放不下者亦自也。放不下是生，放下是死；信不及是死，值得及是生。信不信，放下不放下，总属生死，总属生死，则总属自也，非人能使之不信不放下，又信又放下也。于此着实参取，便自得之。然自得亦是自，来来去去，生生死死，皆是自，可信也矣。来书“原无生死”四字，虽是诸佛现成语，然真实是第一等要紧语也。既说原无生死，则亦原无自信，亦原无不自信也；原无放下，亦原无不放下也。“原无”二字，甚不可不理睬：既说原无，则非人能使之无可知矣，亦非今日方始无又可知矣。若待今日方始无，则亦不得谓之原无矣。若人能使之无，则亦不得谓之原无矣。“原无”二字，总说不通也。故知原无生者，则虽千生总不妨也，何者？虽千生终不能生，此原无生也。使原无生而可生，则亦不得谓之原无生矣。故知原无死者，则虽万死总无碍也。何者？虽万死终不能死，此原无死也。使原无死而可死，则亦不得谓之原无死矣，故“原无生死”四字，不可只恁么草草读过，急着精彩，便见四字下落。

又

一动一静，原不是我，莫错认好。父母已生后，即父母未生前，无别有未来前消息也。见得未生前，则佛道、外道、邪道、魔道总无有，何必怕落外道乎？总无死，何必怕死乎？然此不怕死总自十分怕死中来。世人唯不怕死，故贪此血肉之身，卒至流浪生死而不歇；圣人唯万分怕死，故穷究生死之因，直证无生而后已。无生则无死，无死则无怕，非有死而强说不怕也。自古唯佛、圣人怕死为甚，故曰“子之所慎：斋战疾”，又曰“临事而惧，若死而无悔者吾不与”，其怕死何如也？但记者不知圣人怕死之大耳，怕死之大者，必朝闻而后免于夕死之怕也，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曰可者，言可以死而不怕也；再不复死，亦再不复怕也。

我老矣，冻手冻笔，作字甚难，慎勿草草，须时时与明因确实理会。我于诗学无分，祇缘孤苦无朋，用之以发叫号，少泄胸中之气，无《白雪阳春》事也。举世无真学道者，今幸有尔列位真心向道，我喜何如！若悠悠然唯借之以过日子，又何必乎？

又

若无山河大地，不成清净本原矣，故谓山河大地即清净本原可也。若无山河大地，则清净本原为顽空无用之物，为断灭空不能生化之物，非万物之母矣，可值半文钱乎？然则无时无处无不是山河大地之生者，岂可以山河大地为作障碍而欲去之也？清净本原，即所谓本地风光也。视不见，听不闻，欲闻无声，欲嗅无臭，此所谓龟毛兔角，原无有也。原无有，是以谓之清净也。清净者，本原清净，是以谓之清净本原也，岂待人清净之而后清净耶？是以谓之盐味在水，唯食者自知，不食则终身不得知也。又谓之色里胶青。盖谓之曰胶青，则又是色，谓之曰色，则又是胶青。胶青与色合而为一，不可取也。是犹欲取清净本原于山河大地之中，而清净本原已合于山河大地，不可得而取矣；欲舍山河大地于清净本原之外，而山河大地已合成清净本原，又不可得而舍矣。故曰取不得，舍不得，虽欲不放下不可得也。龟毛兔角，我所说与佛不同：佛所说以证断灭空耳。

又

念佛是便宜一条路，昨火化僧只是念佛得力。人人能念佛，人人得往西方，不但此僧为然，亦不必似此火化乃见念佛功效也。古今念佛而承佛接引者，俱以无疾而化为妙。故或坐脱，或立亡，或吉祥而逝。故佛上称十号，只曰“善逝”而已。善逝者，如今人所言好死是也。此僧火化，虽非正法，但其所言得念佛力，实是正言，不可因其不是正法而遂不信其为正言也，但人不必学之耳。念佛须以见佛为愿，火化非所愿也。

又

无相、无形、无国土，与有相、有形、有国土，成佛之人当自知之，已证涅槃之人亦自知之，岂劳问人也？今但有念佛一路最端的。念佛者，念阿弥陀佛也。当时释迦金口称赞有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国土，专一接引念佛众生。以此观之，是为有国土乎，无国土乎？若无国土，则阿弥陀佛为假名，莲华为假相，接引为假说。互相欺诳，佛当受弥天大罪，如今之衙门口光棍，当即时败露，即受诛夷矣，安能引万亿劫聪明豪杰同登金莲胜会乎？何以问我无形、相、国土力也？且夫佛有三身：一者清净法身，即今问佛问法与问无形、相、国土者也，是无形而不可见，无相而不可知者也。是一身也。二者千百亿化身，即今问佛问法间有无形、相、国土，又欲参禅，又欲念佛，又不敢自信，如此者一日十二时，有千百亿化现，故谓之化身。是又一身也。即法身之动念起意，变化施为，可得而见，可得而知，可得而状者也。三者圆满报身，即今念佛之人满即报以极乐，参禅之人满即报以净土，修善之满即报以天堂，作业之人满即报以地狱，悭贪者报以饿狗，毒害者报以虎狼，分厘不差，毫发不爽，是报身也。报身即应身，报其所应得之身也。是又一身也。今但念佛，莫愁不到西方，加入但读书，莫愁不取富贵，一理耳。但有因，即有果。但得本，莫愁未不相当；但成佛，莫愁佛不解语，不有相，不有形，不有国土也。又须知我所说三身，与佛不同。佛说三身，一时具足，如大慧引儒书云：“‘天命之谓性’，清净法身也。‘率性之谓道’，圆满报身也。‘修道之谓教’，千百亿化身也。”最答得三身之义明白。然果能知三身即一身，则知三世即一时，我与佛说总无二矣。

答明因

昨有客在，未及裁答。记得尔言“若是自己，又何须要认”。我谓此是套语，未可便说不要认也。急写“要认”数字去！夫自己亲生爷娘认不得，如何是好，如何过得日子，如何便放得下，自不容不认得去也。天下岂有亲生爷娘认不得，而肯丢手不去认乎？决无此理，亦决无此等人。故我作寿丘坦之诗有云：“劬劳虽谢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尊莫尊于爷娘，而人却认不得者，无始以来认他人作父母，而不自知其非我亲生父母也。一旦从佛世尊指示，认得我本生至亲父母，岂不畅快！又岂不痛恨昔者之不见而自哀鸣与流涕也耶！故临济以之筑大愚，非筑大愚也，喜之极也。夫既认得自己爷娘，则天来大事当时成办，当时结绝矣，盖此爷娘是真爷娘，非一向假爷娘可比也。假爷娘怕事，真爷娘不怕事：入火便入火，烧之不得；入水便入水，溺之不得。故唯亲爷娘为至尊无与对，唯亲爷娘能入于生死，而不可以生死；唯亲爷娘能生生而实无生，能死死而实无死。有此好爷娘，可不早亲识认之乎？然认得时，爷娘自在也；认不得时，爷娘亦自在也。唯此爷娘情性大好，不肯强人耳。因复走笔潦倒如此，甚不当。

又

无明“实性即佛性”二句，亦未易会。夫既说实性，便不可说空身；既说空身，便不宜说实性矣。参参！“但得本，莫愁未。”我道但有本可得，即便有未可愁，难说莫愁未也。“自利利他”亦然；若有他可利，便是未能自利的矣。既说“父母未生前”，则我身尚无有；我身既无有，则我心亦无有；我心尚无有，如何又说有佛？苟有佛，即使有魔，即便有生有死矣，又安得谓之父母未生前乎？然则所谓真爷娘者，亦是假立名字耳，莫太认真也！真爷娘不会说话，乃谓能度阿难，有是理乎？佛未尝度阿难，而阿难自迷，谓必待佛以度之，故愈迷愈远，直至迦叶时方得度为第二祖。当迦叶时，迦叶力摈阿难，不与话语，故大众每见阿难便即星散，视之如仇人然。故阿难慌忙无措，及至无可奈何之极，然后舍却从前悟解，不留半点见闻于藏识之中，一如父母未生阿难之前然，迦叶方乃印可传法为第二祖也。设使阿难犹有一豪聪明可倚，尚贪着不肯放下，至极于净，迦叶亦必不传之矣。盖因阿难是极聪明者，故难舍也。然则凡看经看教者，只要舍我所不能舍，方是善看经教之人，方是真聪明大善知识之人。莫说看经看教为不可，只要看得瞥脱乃可。

明因曰：诸相原非相，只因种种差别，自落诸相中，不见一相能转诸相。

诸相原非相，是也，然怎见得原非相乎？世间凡可得而见者，皆相也，今若见得非相，则见在而相不在，去相存见，是又生一相也。何也？见即是相耳。今且勿论。经云“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既见了如来，诸相又向何处去乎？抑诸相宛尔在前，而我心自不见之耶，抑我眼不见之也？眼可见而强以为不见，心可见而谬以为不见，是又平地生波，无风起浪，去了见复存不见，岂不大错！

明因曰：豁达空是落断灭见，着空弃有是着无见，都是有造作。见得真爷娘，自无比等见识。然即此见识，便是真空妙智。

弃有着空，则成顽空矣，即所谓断灭空也，即今人所共见太虚空是也。此太虚空不能生万有。既不能生万有，安得不谓之断灭空，安得不谓之顽空？顽者，言其顽状如一物然也。然则令人所共见之空，亦物也，与万物同矣，安足贵乎！六祖当时特借之以喻不碍耳。其实我之真空岂若是耶！唯豁达空，须细加理会，学遭到此，已大段好了，愿更加火候，疾证此大涅槃之乐。

明因曰：名为豁达空者是谁，怕落豁达空者是谁，能参取豁达空者是谁。我之真空能生万法，自无莽荡。曾有偈云：“三界与万法，匪归何有乡，若只便恁么，此事大乖张。”此是空病，今人有执着诸祖一语修行者，不知诸祖教人，多是因病下药，如达磨见二祖种种说心说性，故教他外息诸缘，心如墙壁。若执此一语，即成断灭空。

真空既能生万法，则真空亦自能生罪福矣。罪福非万法中之一法乎？须是真难得自无罪福乃可，不可只恁么说去也。二祖当时说心说性，亦只为不曾认得本心本性耳。认榕本心本性者，又肯说心说性乎？故凡说心说性者，皆是不知心性者也。何以故？心性本来空也。本来空，又安得有心更有性乎？又安得有心更有性可说乎？故二祖直至会得本来空，乃得心如墙壁去耳。既如墙壁，则种种说心说性诸缘，不求息而自息矣。诸缘既自息，则外缘自不入，内心自不惴，此真空实际之境界也，大涅槃之极乐也，大寂灭之藏海也，诸佛诸祖之所以相续慧命于不断者也，可以轻易而错下注脚乎？参参！

明因云：那火化僧说话亦通，只疑他临化时叫人诵《弥陀经》，又说凡见过他的都是他的徒弟。

临化念《弥陀经》，此僧家常仪也。见过即是徒弟，何疑乎？能做人徒弟，方是真佛，我一生做人徒弟到老。

昆仑奴

许中丞片時計取柳姬，使玉合重圓；昆仑奴当时力取红绡，使重关不阻：是皆天地间缓急有用人也，是以谓之侠耳。忠臣侠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义，则临难自奋，之死靡他。古今天下，苟不遇侠而妄委之，终不可用也。或不知其为侠而轻置之，则亦不肯为我死，为我用也。

侠士之所以贵者，才智兼资，不难于死事，而在于成事也。使死而可以成事，则死真无难矣！使死而不足以成事，则亦岂肯以轻死哉！贯高之必出张王，审出张王而后绝吭以死者是也。若昆仑奴既能成主之事，又能完主之身，则奴愿毕矣，纵死亦有何难，但郭家自无奈昆仑奴何耳。剑术纵精，初何足恃。设使无剑术，郭家四五十人亦能奈之何乎？观其酬对之语可见矣。况彼五十人者，自谓囊中之物，不料其能出此网矣。一夫敢死，千夫莫当，况仅仅五十人而肯以活命换死命乎？直溃围出，本自无阻，而奈何以剑术目之！谓之剑术且不可，而乃谓之剑侠，不益伤乎！剑安得有侠也？人能侠剑，剑又安能侠人？人而侠剑，直匹夫之雄耳，西楚霸王所谓“学剑不成，去，学万人敌”者是也。夫万人之敌，岂一剑之任耶！彼以剑侠称烈士者，真可谓不识侠者矣。呜呼！侠之一字，岂易言哉！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夫剑之有术，亦非真英雄者之所愿也。何也？天下无不破之术也。我以术自圣，彼亦必以术自神，术而逢术，则术穷矣。曾谓荆卿而未尝闻此乎？张良之击秦皇也，时无术士，故子房得以身免，使遇术者，立为粉矣。故黄石老大嗔怪于圮桥之下也。嗣后不用一术，只以无穷神妙不可测识之术应之。灭秦兴汉，灭项兴刘，韩、彭之俎醢不及，萧何之械系不及，吕后之妒悍不及，功成名遂而身退，堂堂大道，何神之有，何术之有，况剑术耶？吾是以深悲鲁勾践之陋也，彼其区区，又何足以知荆卿哉！荆卿者，盖真侠者也，非以剑术侠也。

红拂

此记关目好，曲好，白好，事好。乐昌破镜重合，红拂智眼无双，虬髯弃家入海，越公并遣双妓，皆可师可法，可敬可羨，孰谓传奇不可以兴，不可以观，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饮食宴乐之间，起义动概多矣。今之乐犹古之乐，幸无差别视之其可！

焚书卷五

读史

曹公二首

曹公欲以爱女嫁丁仪，五官中郎将曰：“妇人观貌，而丁仪目眇，恐爱女不悦。”后公与仪会，因坐而剧谈，勃然起曰：“丁掾好士，即使其两目盲，犹当嫁女与之，何况但眇。是儿误我！”呜呼！曹公爱才而忘其眇，爱才而忘其爱，爱才而忘其女之所不爱，若曹公真可谓爱才之极矣！然丁掾亦何可当也？夫人以目眇为病，而丁掾独以目眇见为奇，吾是以知曹公之具眼矣。是故独能以双眼视丁掾也。是故丁掾可以失爱女，而不可以失岳翁！纵可以不称岳翁，而不得不称以知己之主！

又

魏武病头风，方伏枕时，一见陈琳檄，即跃然起曰：“此愈我疾！此愈我疾！”夫文章可以起病，是天下之良药不从口入而从心授也。病即起于见文章，是天下之真药不可以形求，而但可以神领也。夫天下之善文章，如良医之善用药，古今天下亦不少矣。故不难于有陈琳，而独难于有魏武。设使呈陈琳之檄于凡有目者之前，未必不皆以为好，然未必递皆能愈疾也。唯愈疾，然后见魏武之爱才最笃，契慕独深也。故吾不喜陈琳之能文章，而喜陈琳之遇知己。盖知己甚难，虽琳亦不容不怀知己之感矣。唐之明皇，岂不是能文章者？然杜甫《三大礼赋》，浩然“不才”诗，已弃之如秦、越人矣，况六朝之庸主哉！况沈、谢引短推长，僧虔秃笔自免，孝标空续《辨命》哉！

杨修

史称丞相主簿杨修谋立曾植为魏嗣，曹丕患之，以车载废麓，内吴质与之谋。修以白操，丕大惧，质曰：“无害也。”明日复以麓载绢而入，推验无人，操由是疑。又修每当就植，虑有关白，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馀条，敕门下随问应答。于是教裁出，答即入，操怪之，乃收杀修。此为实录矣。或以修聪敏异常，又与袁氏为婚，故曹公忌之。夫曹公爱才，今古所推，虽祢正平之无状，犹尔相容，陈孔璋之檄辱及父祖，且收以为记室，安得有此？且有此，安得兼群雄而并天下也？其欲谋立临淄，为丕等所譖是的，盖临淄本以才捷爱幸，秉意投修，故修亦自以植为知己。植既数与修书，无所避忌，修亦每于操前驰骋聪明，则修之不善韬晦，自宜取败。修与祢正平、孔北海俱相知，俱是一流人，故俱败。

反骚

朱子曰：“雄少好辞赋，慕司马相如之作，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常不流涕焉。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以吊屈原云。”李生曰：《离骚》离优也；《反骚》，反其辞，以甚忧也，正谓屈子翻愁结耳。彼以世不足愤，其愤世也益甚；以俗为不足嫉，其嫉俗愈深。以神龙之渊潜为懿，则其卑鄙世人，驴骡下上，视屈子为何物，而视世为何等乎？盖深以为可惜，又深以可怜，痛原转加，而哭世转剧也。夫有伯夷之行，则以饿死为快；有士师之冲，则以不见羞汗为德：各从所好而已。若执夷之清而欲兼柳之和，有惠之和又欲并夷之清，则惠不成惠，夷不成夷，皆假焉耳。屈子者夷之伦，扬雄者惠之类，虽相反而实相知也，实未常不相痛念也。彼假人者岂但不知雄，而亦岂知屈乎？庙柳柳州有云：“委故都以从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视其颠覆兮，又岂先生之所志？穷与达其不渝兮，夫唯服道而守义。吁嗟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犹仿佛其文章。托遗编而叹喟兮，涣予涕其盈眶。哀今之人兮，庸有虑时之否臧？退默然以自服兮，曰吾言之而不行！”其伤今念古，亦可感也！独太史公《屈原传》最得之。

史记屈原

夫为井者泄淤泥而莹清泉，可以汲矣，而乃不汲，真不能不令人心恻也。故知王明则臣主并受其福，不明则臣主并受其辱，又何福之能得乎？然则怀王客死于秦，屈原沉没于渊，正并受其辱者耳，曷足怪也！张仪侮弄楚怀，直似儿戏，屈原乃欲托之为元首，望之如尧、舜、三王，虽忠亦痴。观者但取其心可矣。昏愚庸主有何草制可定，左右近侍绝无与原同心者，则原亦太孤槩子而无助矣。且所草稿既未定，上官大夫等安得见之？既得而见，则是吾示天下以公也。公则无有我人，又何待夺，又何夺之而下与乎？即惟以为上官大夫之能可也，不待彼有夺意斯善矣。此以人事君之道，臣之所以广忠益者，真大忠也，甚不可以不察也。

渔父

细玩此篇，毕竟是有此渔父，非假设之辞也。观其鼓 之歌，迥然清商，绝不同调，未即顿显拒绝之迹，遂去不复与言，可以见矣。如原决有此见，肯沉汨罗乎？实相矛盾，各执一家言也。但为渔父则易，为屈于则难，屈子所谓邦无道则愚以犯难者也。谁不能智，唯愚不可及矣。渔父之见，原亦知之，原亦能言之，则谓为屈原假设之词亦可。

招魂

朱子曰：“古者人死，则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号曰‘皋某复’。遂以其衣三招之而下以覆尸。此礼所谓复也。说者以为招魂复魂，有祷祠之道，尽爱之心，盖犹冀其复生耳。如是而不生，则不生矣，于是乃行死事。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施之生人，故宋玉哀闵屈原放逐，恐其魂魄离散，遂因国俗，托帝命，假巫语以招之。其尽爱致祷，犹古遗意。是以太史公读之而哀其志焉。”李生曰：上帝命巫阳占筮屈平所在，与之魂魄。巫阳谓屈原放逐江南，魂魄不复日久，不待占而后知，筮而后与也。但宜即差掌梦之官往招其魂，速之来归耳。夫返魂还魄，生死肉骨，天帝专之，乃使阳筮之，帝之不足为明矣。故阳谓帝命难从，而自以己情来招引之也。天帝亦遂辞巫阳，而谢不能复用屈原焉。盖玉自比巫阳，而以上官、子兰等比掌梦之官，以怀、襄比天帝，辞意隐矣。其招之辞，只述上下四方之不可久处，但道故国土地、饮食、宫室、声妓、宴游之乐，宗族之美，绝不言当日事，可谓至妙至妙。善哉招也！痛哉招也！乐哉招也！同时景差亦有《大招辞》。至汉时淮南小山作《招隐士》。朱子曰：“淮南王安好招致宾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词赋，以类相从，或称大山，或称小山，汉《汉文志》有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是也。”王逸云：“小山之徒，闵伤屈原身虽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彰其志。”

非有先生论

遇得其人，则一言以兴；遇不得其人，则一言遂死。千载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尽养寿命也。唯其不忍为，是以莫肯为，歌咏弹琴，乐而忘死，宜矣。然则东方生盖亦幸而遭遇汉武帝也。人谓大隐居市朝，以东方生为朝隐。噫！使非武帝爱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间哉？最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朔也。

贾谊

班固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尽（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要于事者著于《传》云。”

李卓吾曰：班氏文儒耳，只宜依司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论也。立论则不免搀杂别项经史闻见，反成秽物矣。班氏文才甚美，其于孝武以前人物，尽依司马氏之旧，又甚有见，但不宜更添论赞于后也。何也？论赞须具旷古双眼，非区区有文才者所能措也。刘向亦文儒也，然筋骨胜，肝肠胜，人品不同，故见识亦不同，是儒而自文者也。虽不能超于文之外，然与固远矣。

汉之儒者咸以董仲舒为称首，今观仲舒不计功谋之云，似矣。而以明灾异下狱论死，何也？夫欲明灾异，是欲计利而避害也。今既不肯计功谋利矣，而欲明灾异者何也？既欲明灾异以求免于害，而又谓仁人不计利，谓越无一仁又何也？所言自相矛盾矣。且夫天下曷尝有不计功谋利之人哉！若不是真实知其有利益于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则乌用正义明道为耶？其视贾谊之通达国体，真实切用何如耶？

班氏何知，知有旧时所闻耳，而欲以贬谊，岂不可笑！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虽然，董氏特腐耳，非诈也，直至今日，则为穿窬之盗矣。其未得富贵也，养吾之声名以要朝廷之富贵，凡可以欺世盗名者，无所不至。其既得富贵也，复以朝廷之富贵养吾之声名，凡所以临难苟免者，无所不为。岂非真穿窬之人哉！是又仲舒之罪人，班固之罪人，而亦敢于随声雷同以议贾生，故余因读贾、晁二子经世论策，痛班氏之溺于闻见，敢于论议，遂为歌曰：驷不及舌，慎莫作孽！通达国体，刘向自别。三表五饵，非疏匪拙。彼何人斯？千里之绝。汉廷诸子，谊实度越。利不可谋，何其迂阔！何以用之？蟠须鹤发。从容庙廊，冠冕佩钜珖。世儒拱手，不知何说。

晁错

班固赞曰：“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

卓吾曰：晁错对策，直推汉文于五帝，非谀也，以其臣皆莫及也。故曰：“五帝神圣，其臣莫及，而自亲事。”亲事则不可不知术数矣。今观其时在廷诸臣，仅贾生耳。贾生虽千古之英，然与文帝远矣，是岂文帝咸有一德之臣乎？夫既不得如五伯之佐，贤于其主，又不得如三王之臣，复与主而俱贤，则孝文真孤立无辅者矣。是故晁错伤之，而推之以与五帝并也。然谓汉文无辅则可，谓其不知术数则不可。夫治国之术多矣，若谓人尽不知术数，必欲其皆就已之术数，则亦岂得谓之知术数哉？汉文有汉文之术数也，汉高有汉高之术数也，二五帝伯又自有二五帝霸之术数也。以至六家九流，凡有所挟以成大功者，未常不皆有真实一定之术数。唯儒者不知，故不可以语治。虽其间亦有一二偶合，然皆非性定神契，心融才会，真若执左券而后为之者也。是故因其时，用其术，世无定时，我无定术，是之谓与时消息而已不劳，上也。执其术，驭其时，时固无常，术则有定，是之谓执一定以应于无穷，次也，若夫不见其时，不知其术，时在则术在，而术不能违时；术在则时在，而时亦不能违术：此则管夷吾诸人能之，上之上也。若晁错者，不过刑名之一家，申、商之一术，反以文帝为不知学术，而欲牵使从己，惑矣！

夫申、商之术，非不可平均天下，而使人人视之尽如指掌也，然而祸患则自己当之矣。故错以其残忍刻薄之术，辅成太子，而太子亦卒用彼残忍刻薄之术，还害其身。呜呼！孰知错伤文帝之无辅，而其父反以伤晁错之无父乎！是故国尔忘家，错唯知日夜伤刘氏之不尊也。公尔忘私，而其父又唯知日夜伤晁氏之不安矣。千载之下，真令人悲伤而不可已，乃班固反讥其父不能学赵母，谬哉！

养生论

嵇、阮称同心，而阮则体妙心玄，一似有闻者，观其放言，与孙登之啸可睹也。若向秀注《庄子》，尤为已见大意之人，真可谓庄周之惠施矣。康与二子游，何不就彼问道？今读《养生论》全然不省神仙中事，非但不识真仙，亦且不识养生矣。何以当面蹉过如此耶？以此聪明出尘好汉，虽向、阮亦无如之何，真令人恨恨。虽然，若其人品之高，文辞之妙，则岂“七贤”之所可及哉！

幽愤诗

康诣狱明安无罪，此义之至难看也，诗中多自责之辞，何哉？若果当自责，此时而后自责，晚矣，是畏死也。既不畏死以明友之无罪，又复畏死而自责，吾不知之矣。夫天下固有不畏死而为义者，是故终其身乐义而忘死，则此死固康之所快也，何以自责为也？亦犹世人畏死而不敢为义者，终其身宁无义而自不肯以义而为朋友死也，则亦无自责时矣。朋友君臣，莫不皆然。世未有托孤寄命之臣，既许以死，乃临死而自责者。“好善暗人”之云，岂别有所指而非以指吕安乎否耶？当时太学生三千人，同日伏阙上书，以为康请，则康益可以死而无责矣。钟会以反虜乘机害康，岂康尚未之知，而犹欲颐性养寿，改弦易辙于山阿岩岫之间耶？此岂嵇康颐性养寿时也？余谓叔夜何如人也，临终奏《广陵散》，必无此纷坛自责，错谬幸生之贱态，或好事者增饰于其间耳，览者自能辩之。

酒德颂

《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李轨曰：“螟蛉桑虫，蜾蠃蜂虫。蜂虫无子，取桑虫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久则化成蜂虫矣。”此颂唯结语独新妙，非《法言》引用意，读者详之！今人言养子为螟蛉子即此。然则道学先生、礼法俗士，举皆蜂虫之螟蛉于哉！犹自谓二豪，悲欤！

杨升庵集

余读先生文集有感焉。夫古之圣贤，其生也不易，其死也不易。生不易，故生而人皆仰；死不易，故死而人尔思。于是乎前面生者，犹冀有待于后世；后而生者，又每叹恨于后时；同时而生者，又每每比之如附骥，比之如附青云。则圣贤之生死固大矣。

余读先生文集，欲求其生卒之年月而不得也。遍阅诸序文，而序文又不载。彼盖以为序人之文，只宜称赞其文云耳，亦犹序学道者必大其道，叙功业者必大其功，叙人品者必表扬其梗概，而岂知其不然乎？盖所谓文集者，谓其人之文的然必可传于后世，然后集而传之也。则其人之文当皎然如日星之炳焕，凡有目者能睹之矣，而又何籍于叙赞乎？彼叙赞不已赘乎？况其人或未必能文，则又何以知其文之必可传，而遂赞而序之以传也？故愚尝谓世之叙文者多，其无识孙子欲借他人位望以光显其父祖耳。不然，则其势之不容以不请，而又不容以不文辞者也。夫文而待人以传，则其文可知也，将谁传之也？若其不敢不请，又不敢辞，则叙文者亦只宜直述其生卒之日，与生平之次第，使读者有考焉斯善矣。

吁！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终身不得一试，故发之于文，无一体不备，亦无备不造，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辞，况后人哉！于是以窃附景仰之私，欲考其生卒始末，履历之详，如昔人所谓年谱者，时时置几案间，俨然如游其门，躡而从之。而序集皆不载，以故恨也。况复有矮子者从风吠声，以先生但可谓之博学人焉，尤可笑矣！

李白诗题辞

升庵曰：“白慕谢东山，故自号东山李白。杜子美云‘汝与东山李白好’是也。刘昫修《唐书》，乃以白为山东人、遂致纷纷耳。”因引曾子固称白蜀郡人，而取《成都志》谓白生彰明县之青莲乡以实之。卓吾曰：蜀人则以白为蜀产，陇西人则以白为陇西产，山东人又借此以为山东产，而修入《一统志》、盖自唐至今然矣。今王元美断以范传正《墓志》为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绵之巴西，而白生焉。是谓实示。”呜呼！一个李白，生时无所容入，死而千百馀年，慕而争者无时而已。余谓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无处不是其生之地。亦是天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陇西人，亦是山东人，亦是会稽人，亦是浔阳人，亦是夜郎人。死之处亦荣，生之处亦荣，流之处亦荣，囚之处亦荣，不游不囚不流不到之处，读其书，见其人，亦荣亦荣！莫争莫争！

伯夷传

真西山云：“此传姑以文取。”杨升庵曰：“此言甚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与道岂二事乎？益见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补订《伯夷传》者，异哉！”又曰：“朱晦翁谓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太史公作《伯夷传》满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也。”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说，“是怨”是司马子长说。翻不怨以为怨，文为至精至妙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适归之无从，怨周土之蔽之不可食，遂含怨而饿死。此怨易可少也？今学者唯不敢怨，故不成事。

岳王并施全

宋赠鄂王岳飞隘忠武，其文曰：“李将军口不出辞，闻者流涕；藺相如身虽已死，凜然犹主。”又曰：“易名之典虽行，议礼之言未一。始为忠愍之号，旋更武穆之称。获睹中兴之旧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实，仍采勘定祸乱之文。合此两言，节其一惠。昔孔明之志兴汉室，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间辞；赖及子孙，将与山河而并久。”杨升庵曰：“今天下岳祠皆称武穆，此宋定之谥也。当称忠武为宜。”又曰：“朱文公云：‘举世无忠义，这些正气忽自施全身上发出来。’故《续纲目》书施全刺秦桧不克而死，亦文公遗意也。近有人云：‘今之岳祠多铸贼桧像，跪缚门外。当更铸施全像，立在左，持刀砍桧乃得。’”李卓吾曰：此论甚当，甚有益风教。倘札官言官肯上一疏，则忠武之谥，晓然于百世；施全之忠，暴白于圣朝矣。不然，人人未得知也。

宋统似晋

先生谓宋统似晋，余谓宋多贤君，晋无一主，即宋艺祖以比司马炎何如也？唯其仁柔，是以怯弱，然爱民好士之报，天亦不爽矣。徽、钦虽北辕，与怀、愍青衣行酒，跳足执盖，实大逢庭。天之厚宋，亦可知也。唐虽稍得，然无主不乱，个个出走。自五丁开道以来，巴蜀遂为唐帝逃窜后户，与汉已大不侔矣。故谓宋比汉不得则可，谓比唐不得则不可，况比晋乎？晋之司马懿，一名柔奸家奴也，更加以司马师之强悍，司马昭之弑夺，而何可以比艺祖？司马炎一名得志狭耶也，更济以贾南风之淫妒，问公私之虾蟆，而何可以比太宗？况仁宗四十年恭俭哉，神宗励精有为哉！所恨宋主无一刚耳。故余谓唐、宋一也，比之晋则已甚。若康节不答国祚之问，唯取架上《晋纪》以示，见徽、钦事符怀、愍，南渡事似江东，非以是遂为晋比也。

孔北海

“北海大志直节，东汉名流，而与‘建安七子’并称；骆宾王劲辞忠愤，唐之义士，而与‘世拱四杰’为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闲，可惜也！”卓吾子曰：文章非末技，大闲岂容掩？先生差矣！或曰：先生皆自况也。

钟馗即终葵

杨升庵曰：“《考工记》云：‘大圭首终葵。’注：‘终葵，椎也。齐人名椎曰终葵。’盖言大圭之首似椎也。《金石录》以为晋、宋人名。夫以终葵为名矣，后又讹为钟馗。俗又画一神像帖于门首，执椎以击鬼。好怪者便傅会说钟馗能啖鬼。画士又作《钟馗元夕出游图》，又作《钟馗嫁妹图》。文士又戏作《钟馗传》，言钟馗为开元进士，明皇梦见，命工画之。按孙逖、张说文集有《谢赐钟馗画表》，先于开元久矣，亦如石敢当，《急就章》中虚拟人名也。俗便立石于门，书‘太山石敢当’，文人亦作《石敢当传》。昧者相传，便谓真有其人矣。”卓吾子曰：莫怪他谓真有其人也，此物比真人还更长久也。且先生又安知不更有钟馗其人乎？终葵二字，亦是后人名之耳。后人可以名终葵，又后人独不可以名钟馗乎？假则皆假，真则皆真，先生勿太认真也！先生又曰：“苏易简作《文房四谱》云：‘虢州岁贡钟馗二十枚。’慎按：砚以钟馗名，亦即《考工记》终葵大圭之义，盖砚形如大圭耳。”李卓吾曰：苏易简又以进士钟馗而讹呼石为钟馗矣。砚石为钟馗，钟馗为进士，进士为大圭首，大圭首为椎，总之一椎而已，先生勿劳也！

荀卿李斯吴公

升庵先生曰：“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书坑儒之李斯，以李斯为师，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吴公。人之贤否，信在自立，不系师友也。”卓吾子曰：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有骨则可藉以行立。苟无骨，虽百师友左提右挈，其奈之何？一刻无人，一刻站不得矣。然既能行立，则自能奔走求师，如颜、曾辈之于孔子然，谓其不系师友，亦非也。

王半山

半山谓荆轲豢于燕，故为燕太子丹报秦。信斯言也，亦谓吕尚豢于周，故为周伐纣乎？相知在心，岂在豢也，半山之见丑矣。且荆卿亦何曾识燕丹哉！只无奈相知如田光者荐之于先，又继以刎颈送之于后耳。荆卿至是，虽欲不死，不可得矣。故余有《咏荆卿》一首云：“荆卿原不识燕丹，祇为田光一死难。慷慨悲歌为击筑，萧萧易水至今寒。”又有《咏侯生》二首云：“夷门画策却秦兵，公子夺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万岁有侯嬴。”又“晋鄙合符果自疑，挥锤运臂有屠儿。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颈迎风一送之。”盖朱亥于公子相知不深，又值侯生功成名立之际，遂以死送之耳。虽以死送公子，实以死送朱亥也。丑哉宋儒之见，彼岂知英雄之心乎！盖古人贵成事，必杀身以成之；舍不得身，成不得事矣。

文公著书

“朱文公谈道著书，百世宗之。然观其评论古今人品，诚有违公是而远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奸耶，倾覆宗社也，乃列之名臣录而称其道德文章，苏文忠道德文章，古今所共仰也，乃力诋之，谓得行其志，其祸又甚于安石。夫以安石之奸，则未减其已著之罪；以苏子之贤，则巧索其未形之短。此何心哉？”卓吾子曰：文公非不知坡公也。坡公好笑道学，文公恨之，直欲为洛党出气耳，岂其真无人心哉！若安石自宜取。

先生又曰：“秦桧之奸，人皆欲食其肉，文公乃称其有骨力；岳飞之死，今古人心何如也，文公乃讥其横，讥其直向前厮杀。汉儒如董如贾，皆一一议其言之疵，诸葛孔明名之为盗，又议其为申、韩；韩文公则文致其大颠往来之书，麇麇千余言，必使之不为全人而后已。盖自周、孔而下，无一人得免者。忆文公注《毁誉章》云：‘圣人善善速，而恶恶则已缓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无预诋之恶。’信斯言也，文公于此，恶得为缓乎？无乃自蹈于预诋人之恶也？”卓吾子曰：此俱不妙，但要说得是耳。一苏文忠尚不知，而何以议天下之士乎？文忠困厄一生，尽心尽力干办国家事一生。据其生平，了无不干之事，亦了不见其有干事之名，但见有嬉笑游戏，翰墨满人间耳。而文不识，则文公亦不必论人矣。

朋友篇

去华友朋之义最笃，故是《纂》首纂笃友谊。夫天下无朋久矣。何也？举世皆嗜利，无嗜义者。嗜义则视死犹生，而况幼孤之托，身家之寄，（其又何辞也？）嗜利则虽生犹死，则凡攘臂而夺之食，下石以灭其口，皆其能事矣。今天下之所称友朋者，皆其生而犹死者也。此无他，嗜利者也，非嗜友朋也。今天下曷尝有嗜友朋之义哉！既未尝有嗜义之友朋，则谓之曰无朋可也。以此事君，有何赖焉？

阿寄传

钱塘田豫阳汝成有《阿寄传》。阿寄者，淳安徐氏仆也。徐氏昆弟别产而居：伯得一马，仲得一牛，季寡妇得寄。寄年五十余矣，寡妇泣曰：“马则乘，牛则耕，踉跄老仆，乃费吾藜羹！”阿寄叹曰：“噫！主谓我力不牛马若耶！”乃画策营生，示可用状。寡妇悉簪珥之属，得金一十二两畀寄，寄则入山贩漆，期年而三其息，谓寡妇曰：“主无忧，富可立至矣。”又二十年而致产数万金，为寡妇嫁三女，婚两郎，贳聘皆千金。又延师教两郎，皆输粟入大学，而寡妇卓然财雄一邑矣。顷之，阿寄病且革，谓寡妇曰：“老奴马牛之报尽矣。”出枕中二楮，则家计巨细悉均分之，曰：“以此遗两郎君！”言讫而终。徐氏诸孙或疑寄私蓄者，窃启其篋，无寸丝粒粟之储焉。一姬一儿，仅敝缊掩体而已。余盖闻之俞鸣和。又曰：“阿寄老矣，见徐氏之族，虽幼必拜，骑而遇诸途，必控勒将数百武以为常。见主母不睇视，女虽幼，必传言，不离立也。”若然，则缙绅读书明礼义者，何以加诸？以此心也，奉君亲，虽谓之大忠纯孝可也。

去华曰：“阿寄之事主母，与李元之报生父何以异？余尤嘉其终始以仆人自居也。三读斯传，起爱起敬，以为臣子而奉君亲者能如是，吾何忧哉？”李卓吾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儿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顾复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则其天定者虽奴亦自可托，而况友朋；虽奴亦能致孝，而况父子。彼所谓天性者，不过测度之语；所谓读书知孝弟者，不过一时无可奈何之辞耳。奴与主何亲也？奴于书何尝识一字也？是故吾独于奴焉三叹，是故不敢名之为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视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为，我实不能也。

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唐子西云：“人君不论拨乱守文，要以制略为贵。《六韬》述兵权，多奇计，《管子》慎权衡，贵轻重；《申》、《韩》核名实，攻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药无高下，要在对病。万全良药，与病不对，亦何补哉？”又观《古文苑》载先主临终敕后主之言曰：“申、韩之书，益人意智，可观诵之。”《三国志》载孟孝裕问却正太子，正以虔恭仁恕答。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门所有耳。吾今所问，欲知其权略知调何如也。”

由此观之，孔明之喜申、韩审矣，然谓其为对病之药，则未敢许。夫病可以用药，则用药以对病为功，苟其用药不得，则又何病之对也？刘禅之病，牙关紧闭，口噤不开，无所用药者也，而问对病与否可欤？且申、韩何如人也？彼等原与儒家分而为六。既分为六，则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则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举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点不得也。独儒家者流，泛滥而靡所适从，则以所欲者众耳。故汲长孺谓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论六家要指者，又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八字盖之，可谓至当不易之定论矣。孔明之语后主曰：“苟不伐贼，工业亦亡。与其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孔明已知后主之必亡也，而又欲速战以幸其不亡，何哉？岂谓病虽进不得药，而药终不可不进，以故犹欲侥幸于一逞乎？吾恐司马懿、曹真诸人尚在，未可以侥幸也。六出祁山，连年动众，驱无辜赤子转斗数千里之外，既欲爱民，又欲报主，自谓料敌之审，又不免幸胜之贪，卒之胜不可幸，而将星于此乎终陨矣，盖唯多欲，故欲兼施仁义；唯其博取，是以无功徒劳。此八字者，虽孔明大圣人不能免于此矣。

愚尝论之，成大功者必不顾后患，故功无不成，商君之于秦，吴起之于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顾后患之心成之乎否也，吾不得而知也。顾后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庄周之徒是已。是以宁为曳尾之龟，而不肯受千金之弊；宁为濠上之乐，而不肯任楚国之忧。而儒者皆欲之，于是乎又有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不知天下果有两头马乎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学术贵俭，虽天下以我为不拔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学术贵法，申子之学术贵术，韩非子之学术兼贵法、术，虽天下以我为残忍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学术贵诈，仪、秦之学术贵纵横，虽天下以我为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惮五就之劳，以成夏、殷之绩，虽天下后世以我为事两主而兼利，割烹要而试功，立太甲而复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学术以任，而直谓之能忍诟焉者也。以至谯周、冯道诸老宁受祭器归晋之谤，历事五季之耻，而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要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苟苟者。各周于用，总足办事，彼区区者欲选择其名实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无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虑后，左顾右盼（盼）。自己既无一定之学术，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而又好说“时中”之语以自文，又况依仿陈言，规迹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故因论申、韩而推言之，观者幸勿以为余之言皆经史之所未尝有者可也。

焚书卷六

四言长篇

读书乐并引

曹公云：“老而能学，唯吾与袁伯业。”夫以四分五裂，横戈支戟，犹能手不释卷，况清远闲旷哉一老子耶！虽然，此亦难强。余盖有天幸焉。天幸生我目，虽古稀犹能视细书；天幸生我手，虽古稀犹能书细字。然此未为幸也。天幸生我性，平生不喜见俗人，故自壮至老，无有亲宾往来之扰，得以一意读书。天幸生我情，平生不爱近家人，故终老龙湖，幸免俯仰逼迫之苦，而又得以一意读书。然此亦未为幸也。天幸生我心眼，开卷便见人，便见其人终始之概。夫读书论世，古多有之，或见皮面，或见体肤，或见血脉，或见筋骨，然至骨极矣。纵自谓能洞五脏，其实尚未刺骨也。此余之自谓得天幸者一也。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的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胆而何？此又余之自谓得天之幸者二也。有此二幸，是以老而乐学，故作《读书乐》以自乐焉。

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继以呼呵。恸哭呼呵，涕泗滂沱。歌匪无因，书中有人；我观其人，实获我心。哭匪无因，空潭无人；未见其人，实劳我心。弃置莫读，束之高屋，怡性养神，辍歌送哭。何必读书，然后为乐？乍闻此言，若悯不谷。束书不观，吾何以欢？怡性养神，正在此间。世界何窄，方册何宽！千圣万贤，与公何冤！有身无家，有首无发，死者是身，朽者是骨。此独不朽，愿与偕歿，倚啸丛中，声震林鹞。歌哭相从，其乐无穷，寸阴可惜，曷敢从容！

五七言长篇

富莫富于常知足

富莫富于常知足，贵莫贵于能脱俗；贫莫贫于无见识，贱莫贱于无骨力。身无一贤曰穷，朋来四方曰达；百岁荣华曰夭，万世永赖曰寿。

解者曰：常知足则常足，故富；能脱俗则不俗，故贵。无见识则是非莫晓，贤否不分，黑漆漆之人耳，欲往何适，大类贫儿，非贫而何？无骨力则待人而行，倚势乃立，东西恃赖耳，依门傍户，真同仆妾，非贱而何？身无一贤，缓急何以，穷之极也。朋来四方，声应气求，达之至也。吾夫子之谓矣。旧以不知耻为贱亦好，以得志一时为天尤好。然以流芳百世为寿，只可称前后烈烈诸名士耳，必如吾夫子，始可称万世永赖，无疆上寿也。

九日同袁中夫看菊寄谢主人

去年花比今年早，今年人比去年老。尽道人老不如旧，谁信旧人老亦好。秋菊总开旧岁花，人今但把新人夸。不见旧日龙山帽，至今犹共说孟嘉？去年我犹在阴山，今年尔复在江南。傍人错指前身是，一是文殊一瞿昙。花开于我复何有，人世那堪逢重九？举头望见钟山高，出门便欲跨牛首。袁生袁生携我手，欲往何之仍掣肘。虽有谢公墩，朝朝长在门。虽有阶前塔，高高未出云。褰裳缓步且相随，一任秋光更设施。天生我辈必有奇，感君雅意来相期。入门秋色上高堂，烹茶为具呼儿郎。欢来不用登高去，扑鼻迎风尊酒香，子美空吟白发诗，渊明采采亦徒疲。何如今日逢故知，菊花共看未开时！

至日自讼谢主翁

明朝七十一，今朝是七十。长而无述焉，既老复何益！虽有读书乐，患失又患得。患失是伊何？去日已蹉跎。患得是伊何？来日苦无多。聪明虽不逮，精神未有害。笔秃锋芒少，指柔龙蛇在。宛然一书生，可笑亦可爱！且将未死身，暂作不死人。所幸我刘友，供馈不停手。从者五七人，素饱为日久。如此贤主人，何愁天数九！

朔风谣

南来北去何时了？为利为名无了时。为利为名满世间，南来北去正相宜。
朔风三月衣裳单，塞上行人忍冻难。好笑山中观静者，无端绝塞受风寒。
谓余为利不知余，谓渠为名岂识渠。非名非利一事无，奔走道路胡为乎？试问
长者真良图，我愿与世名利徒，同歌帝力乐康衢。

十八罗汉漂海偈

十八罗汉漂海，第一胖汉利害。失脚踏倒须弥，抛散酒肉布袋。犹然嗔怪同行，要吃诸人四大。咄！天无底，地无盖，好个极乐世界。

哭耿子庸

楚国有一士，胸中无一字。令人读《汉书》，便道赖有此。盖世聪明者，非君竟谁与？所以罗盱江，平生独推许。行年五十一，今朝真死矣。君生良不虛，君死何曾死！

其二

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师。我年长于君，视君是先知。君言“吾少也”，如梦亦如痴。去去学神仙，中道复弃之。归来山中坐，静极心自怡。大事苟未明，兀坐空尔为。行行还出门，逝者在于斯。反照未生前，我心不动移。仰天一长啸，兹事何太奇！从此一声雷，平地任所施。开口向人难，谁是心相知？

其三

太真终日语，东方容易谈。本是闽越人，来此共闲闲。君子有德音，听之使人惭。白门追随后，万里走滇南。移家恨已满，敢曰青于蓝？志士苦妆饰，世儒乐苟安。谓君未免俗，令人坐长叹。

其四

君心未易知，吾言何恻恻！大言北海若，小言西河伯。缓言微风入，疾言养叔射。粗言杂俚语，无不可思绎。和光俗者，之但争席。浩气满乾坤，收敛无遗迹。时来一鼓琴，与君共晨夕。已矣莫我知，虽生亦何益！

五言四句

宿吴门

秋深风落木，清水半池荷。驱马向何去？吴门客子多。

其二

屋有图书润，庭无秋菊鲜。应知彭泽令，一夜不曾眠。

又观梅

雷雨惊春候，寒梅次第开。金陵有逸客，特地看花来。

夜半闻雁有引

改岁以来，老病日侵，计不久矣。夫余七十人也，追思五十以前，抱此粗疏，遨游四海，兼图升斗以瞻俯仰，凭尺寸以奉高尊。人人皆视为畏途，余独坦行阔步二十五载，不少一日，遍交当世名流，无空过者，直至今日，犹然念余不舍也。是世之所难者，余之所易也。及其解组入楚，身退矣，名且隐矣，可谓易而又易矣，乃行畏途觉平妥，逃空虚转颠蹶何耶？岂非理之不可晓者耶？夫余执此道以终始，未尝一毫改步也。今难者反易，易者反难，虽余亦自不知其故矣。内实自伤，故因闻雁而遂赋之。孤鸿向北征，夜半犹哀鸣。哀鸣何所为？欲我如鸿冥。

其二自有凌霄翮，高飞安不得。如何万里行，反作淹留客？

其三独雁虽无依，群飞尚有伴。可怜何处翁，兀坐生忧患！

其四日月湖中久，时间冀北音。鸿飞如我待，鼓翼向山阴。后数岁，余竟赴冀北，过山阴，其词卒验。

岁暮过胡南老胡床挂空壁，穷巷有深居。满目繁华在，先生独晏如。

其二河内著碑铭，瞿塘流颂声。百年林下叟，隐隐作仪刑。

其三四邻箫管沸，大都为岁除。君看五马贵，囊有一钱无？

其四有席虽长穿，有朋亦喜欢，园蔬堪摘矣，不用一钱看。

慰郑子玄郑子玄不顾雨雪之难，走路河，欲寻旧交，余惧其或有“嗟来”也，故作诗三章，以慰其行。雨雪东南行，贫交家上京。当时孔北海，极重郑康成。

右一章四顾堪愁绝，连天一月雪。恐抵张家湾，难对贫交说。

右二章贫贱少亲交，许由故弃瓢。许由千古少，蒙袂且相招。

右三章

塞上吟时有倭警乘槎欲问天，只怕冲牛斗。乘桴欲浮海，又道蛟龙吼。
赋松梅二八谁家女，曲弹塞上声。且莫弹此曲，无家人难听。
其二皎皎中秋月，无声谁论价。有色兼有声，松梅明月下。

赠何心隐高第弟子胡时中

三日三渡江，胡生何忙忙？师弟恩情重，不忍见武昌。

六言四句

云中僧舍芍药

芍药庭开两朵，经僧阁里评论。木鱼暂且停手，风送花香有情。

其二

笑时倾城倾国，愁时倚树凭阑。尔但一开两朵，我来万水千山。

士龙携二孙同弱侯过余解粽

解粽正思端午，怀沙莫问汨罗！且喜六龙下食，因知二妙堪多。

其二

元方既难为弟，季方又难为兄。如此食糜自可，何必白日飞升！

其三

我本老而好学，故随真人东行。两家并生才子，自然常聚德星。

其四

泗州说有大圣，金陵亦有元城，何以维明与公，并称“二李先生”。

七言四句

南池

济漯相将日暮时，此间乃有杜陵池。三春花鸟犹堪赏，千古文章只自知。

其二

水入南池读古碑，任城为客此何时？从前祇为作诗苦，留得惊人杜甫诗。

太白楼

世事真同水上浮，金龟好换酒家愁。山东李白今何在？城下唯瞻太白楼。

其二

天宝年间事已非，先生不醉将安归？当时豪气三千丈，倾国名花赠玉妃。

九日坪上

如鸟飞飞到处栖，今年九日在山西。太行正是登高处，无菊亦应有酒携。

其二

坪上无花有酒钱，慢将沽酒醉逃禅。若言不识酒中趣，可试登高一问天！

其三

身在他乡不望乡，闲云处处总凄凉。故人若问凉边事，日射坪田索酒尝。

闭关

闭关正尔为参禅，一任主人到客边。无奈尘心犹不了，依然出户拜新年。

元宵

元宵真是可怜宵，独对孤灯坐寂寥。不是斋居能养性，嗔心几被雪风摇。

晋阳怀古

水决汾河赵已分，孟谈潜出间三军。如何智伯破亡后，高赦无功独首论？

过雁门

尽道当关用一夫，昔人曾此 匈奴。如今冒顿来稽颡，李牧如前不足都。

其二

千金一剑未曾磨，陡上关来感慨多。关下人称真意气，关头人说白头何！

赠两禅客

孟尝门下客三千，狗盗鸡鸣绝可怜。自脱秦关归去后，始知二子会参禅。

重来山房赠马伯时

一别山房便十年，亲栽竹筱已参天。旧时年少唯君在，何处看山不可怜。

中州第一程

程程物色使人羞，同上中原第一楼。太行虽有摧车路，千载人人到上头。

咏史

荆卿原不识燕丹，只为田光一死难。慷慨悲歌唯击筑，萧萧易水至今寒。

其二

夷门画策却秦兵，公子夺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万岁有侯嬴。

其三

晋鄙合符果自疑，挥锤运臂有屠儿。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颈迎风一送之。

喜杨凤里到摄山

千年相守似兄弟，一别三年如隔世。今日还从江上来，孤云野鹤在山寺。

其二

忆别龙湖才几时，天涯霜雪净须眉。君今复自龙湖至，鬓里有丝君自知。

同周子观洞龙梅

一枝斜倚古垣东，白首逢君出洞龙，莫怪花神争笑语，周郎昨夜此山中。

赠周山人

漫道男儿四海身，百钱卖卜不愁贫。即今欲上黄梅路，谁把十金抛与人？

牡丹时

牡丹才记欲开时，芍药于今久离披。可是山中无人到，花开花谢总不知。

其二

忆昔长安看花时，牡丹独有醉西施。省中一树花无数，共计二百单八枝。

五言八句

初到石湖

皎皎空中石，结茅俯青溪。鱼游新月下，人在小桥西。入室呼尊酒，逢春信马蹄。因依如可就，筇竹正堪携。

春宵燕集得空字

高馆张灯夜，清尊兴不空。故交来昨日，千里动春风。竹影寒塘下，歌声细雨中。可怜新岁月，偏向旧衰翁。

环阳楼晚眺得棋字

不是环阳客，何来席上棋！推窗云亦去，俯槛月犹迟。水底鱼龙醒，花间鸟鹊饥。眼看春又半，虽老亦忘疲。

送郑子玄兼寄弱侯

我乃无归处，君胡为远游？穷途须痛哭，得意勿淹留！旅鬓迎霜日，诗囊带雨秋。蓟门虽落莫，应念有焦侯。

谒关圣祠

交契得如君，香烟可断云。既归第一义，宁复昔三分？金石有时敝，关张孰不闻！我心无所似，只是敬将军。

观铸关圣提刀跃马像

英雄再出世，烈烈有晖光。火焰明初日，金精照十方。居然围白马，犹欲斩颜良。岂料人千载，又得见关王。

秋怀

白尽余生发，单存不老心。栖栖非学楚，切切为交深。远梦悲风送，秋怀落木吟。古来聪听者，或别有知音。

乾楼晚眺

呼朋万里外，拍手层霄间。塞晚浮烟重，天空岁月闲。断云迷古戍，落日照西山。幸有声歌在，更残且未还。

其二

凭高一洒衣，望远此何时？正是中元节，兼听游女悲。杯干旋可酌，曲罢更题诗。愿将北流水，弹与钟子期。

其三

中丞绥定后，携我共登临。所喜闻谣俗，非干怀壮心，山云低薄暮，楼日压重阴。欲归犹未可，此地有知音。

六月访袁中夫摄山

怀人千佛岭，避暑碧霞颠。试问山中乐，何如品外泉？阴阴藤挂树，隐隐日为年。坐觉凉风至，披襟共洒然。

望东平有感

我来齐境上，吊古问东平。雨细河鱼出，云收山鸟鸣。夭桃夹岸去，弱柳送春行。最乐谁堪比？唯君悟此生。

过聊城

谁道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渤海新开府，中原尽点兵。倭夷两步卒，廊
庙几公卿。不见鲁连子，射书救聊城？

过武城

弦歌古渡口，经过欲停舟。世变人何往，神伤意不留。文章夸海岱，礼乐在《春秋》。堪笑延陵札，同时失子游！

其二

先师无戏论，一笑定千秋。白雪难同调，青云谁见收。春风吹细草，明月照行舟。鲁国多男子，几人居上头？

七言八句

自武昌渡江宿大别

疏钟夜半落云房，今夕何由见武昌？流水有情怜我老，秋风无恙断人肠。
千年芳草题鹦鹉，万里长江入汉阳。大别原非分别者，登临不用更悲伤。

晚过居庸

重门天险设居庸，百二山河势转雄。关吏不闻占紫气，行人或共说非熊。
湾环出水马蹄涩，回复穿云月露融。燕市即今休感慨，汉家封事已从容。

元日极乐寺大雨雪

万国衣冠共一新，婆娑独占上方春。谁知向阙山呼日，正是飞花极乐辰？
寂寂僧归云际寺，溶溶月照陇头人。年来鬓发随刀落，欲脱尘劳却惹尘。

读羊叔子劝伐吴表

三马同槽买邺都，转身卖与小羌胡。山涛不是私忧者，羊祜宁知非算无？
天堑长江权入晋，地分左衽终输吴。当时王谢成何事？只好清谈对酒垆。

读刘禹锡金陵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怀古独称刘。千寻铁锁沉江底，百万龙骧上石头。
赋就群公皆阁笔，功成二子莫为仇。钟山王气千年在，不见长江日夜浮！

赴京留别云松上人

支公遁迹此山居，深院巢云愧不如。自借松风一高枕，始知僧舍是吾庐。
风吹竹柏袈裟破，月满池塘钟磬虚。独有宿缘酬未毕，临歧策马复踟躇。

李氏焚书跋（黄节）

卓吾学术渊源姚江。盖龙溪为姚江高第弟子，龙溪之学一传而为何心隐，再传而为卓吾。故卓吾论心隐，尊以为上九之大人；而其叙龙溪文录，则曰“先生此书前无往古，今无将来，后有学者可以无复著书矣。”夫卓吾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而尊龙溪乃至是。由是言之，亦可以知卓吾学所从来矣。卓吾此书外，复著有《藏书》、《续藏书》、《说书》、《卓吾大德》等书。《藏书》述史，始自春秋，讫于宋、元；《续藏书》则述明一代万历以前事。去岁邓秋枚购得《藏书》，李晓暾自金陵购得《续藏书》，余皆获读之。此书则为锦州张纪庭捐赠国学保存会者，明刊本也。

卓吾曰：“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明季此书两经禁毁：一焚于万历之三十年，为给事中张问达所奏请；再焚于天启五年，为御史王雅量所奏请。然而此本则刻于既奉禁毁以后，观焦弱侯序可知也。嗟夫！朝廷虽禁毁之，而士大夫则相与重钁之。陈明卿云：“卓吾书盛行，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当时风尚如此。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王者徇一己之好恶，乃欲以权力遏之，天下固不怵也。然即怵矣，而易世之后，钁卓吾书者如吾今日，则亦非明之列宗所得而如何者。然则当日之禁毁，毋亦多事尔。

卓吾为人，颇不理于谢在杭、顾亭林、王山史诸贤之论，惟袁中郎著《李温陵传》颇称道之。余最录袁传以附于后。嗟夫！嗟夫！卓吾学与时忤，其书且毁，记其人者或甚其词，度必有之。亭林、山史因学术之同异，至痛诋其人，以为叛圣。若是，夫阳明之不能免于世之诋诃，固宜也。戊申三月，顺德黄节跋。

增补一

答李如真

弟学佛人也，异端者流，圣门之所深辟。弟是以于孔氏之徒不敢轻易请教者，非一日矣。非恐其辟已也，谓其志不在于性命，恐其术业不同，未必能开我之眼，愈我之疾。我年衰老，又未敢泛泛然为无益之请，以虚度此有限时光，非敢忘旧日亲故之恩，如兄所云“亲者无失其为亲，故者无失其为故”之云也。念弟非薄人也，自己学问未曾明白，虽承朋友接引之恩，切欲报之而其道无由，非能报之而不为之报也。

承兄远教，感切难言。第弟禅学也，路径不同，可如之何！且如“亲民”之旨，“无恶”之旨，种种“不厌”“不倦”之旨，非不亲切可听，的的可行。但念弟至今德尚未明，安能作亲民事乎？学尚未知所止，安敢自谓我不厌乎？既未能不厌，又安能为不倦事乎？切恐知学则自能不厌，如饥者之食必不厌饱，寒者之衣必不厌多。今于生死性命尚未如饥寒之甚，虽欲不厌，又可能耶？若不知学，而但取“不厌”者以为题目功夫，则恐学未几而厌自随之矣。欲能如颜子之好学，得欤？欲如夫子之忘食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又可得欤？况望其能不倦也乎哉！此盖或侗老足以当之，若弟则不敢以此自足而必欲人人同宗此学脉也。

何也？未能知学之故也，未能自明己德故也，未能成己、立己、尽己之性故也。惟德有未明，故凡能明我者则亲之；其不如己者，不敢亲也；便佞者、善柔者皆我之损，不敢亲也。既不敢亲，则恶我者从生焉，我恶之者亦从生焉，亦自然之理耳。譬如父之于子然，子之贤不肖虽各不同，然为父者未尝不亲之也，未尝有恶之之心也。何也？父既有子，则田宅财帛欲将有托，功名事业欲将有寄，种种自大父亲者，今皆于子乎授之，安能不以子为念也？今者自身朝餐未知何给，暮宿未知何处，寒衣未审谁授，日夕窃窃焉唯恐失所尚，无心于得子，又安知有子而欲付托此等事乎？正弟之谓也。此弟于侗老之言不敢遽聆者以此也。弟非薄于故旧之人也，虽欲厚之而其遭固无从也。吁！安得大事遂明，轮回永断，从此一听长者之教，一意亲民而宗“不厌”“不倦”学脉乎！

且兄祇欲为仁，不务识仁，又似于孔门明德致知之教远矣；今又专向文学之场，精研音释等事，似又以为仁为第二义矣。杂学如此，故弟犹不知所请教也，非薄之调也，念兄未必能并弟之眼，愈弟之疾也。大抵兄高明过于前人，德行欲列于颜、闵，文学欲高于游、夏，政事不数于求、由，此亦惟兄之多能自兼之，弟惟此一事犹惶惶然恐终身不得到手也。人之贤不肖悬绝且千万余里，真不可概论有如是哉！弟今惟自愧尔矣。

（《李温陵集》卷一）

与焦从吾

此间自楚倥去后，寥寥太甚，因思向日亲近善知识时，全不觉知身在何方，相看度日，真不知老之将至。盖真切友朋，死生在念，万分精进，亦自不知故耳。自今实难度日矣。

去年十月曾一到亭州，以无处馆宿，不数日即回。今春三月复至此中，拟邀无念、曾承庵泛舟白下，与兄相从。夫兄以盖世聪明，而一生全力尽向诗花草圣场中，又不幸而得力，故于死生念头不过一分两分，微而又微也如此。且当处穷之日，未必能为地主，是以未敢决来。然念兄实不容不与弟会者。兄虽强壮，然亦儿于知命矣。此时不在念，他年功名到手，事势益忙，精力渐衰，求文字者造门日益众，恐益不暇为此矣。功名富贵等，平生尽能道是身外物，到此反为主而性命反为宾，奈之何？我与兄相处，惟此一事，故不觉如此。

（《李温陵集》卷二）

复耿中丞

四海虽大而朋友实难，豪士无多而好学者益鲜。若夫一往参诣，务于自得，直至不见是而无闷，不见知而不悔者，则令弟子庸一人实当之，而今不幸死矣！仆尚友四方，愿欲生死于友朋之手而不可得，故一见于庸，遂自谓可以死矣，而讵意子庸乃先我以死也耶！兴言及此，我怀何如也！公素笃于天伦，五内之割，不言可知。且不待远求而自得同志之朋于家庭之内，祝余之叹，岂虚也哉！屡欲附一书奉慰，第神绪忽忽，自心且不能平，而敢遽以世俗游词奉劝于公也耶？今已矣！惟念此问学一事，非小小根器者所能造诣耳。夫古人明以此学为大学，此人为大人矣。夫大人者，岂寻常人之所能识耶？当老子时，识老子者惟孔子一人；当孔子时，识孔子者又止颜子一人。盖知己之难如此。使令弟子庸在时，若再有一人能知之，则亦不足以为子庸矣。嗟嗟！勿言之矣！今所憾者，仆数千里之来，直为公兄弟二人耳。今公又在朝矣，旷然离索，其谁陶铸我也？夫为学而不求友与求友而不务胜己者，不能屈耻忍痛，甘受天下之大炉锤，虽曰好学，吾不信也。欲成大器，为大人，称大学，可得耶？

（《李温陵集》卷二）

答周柳塘

耿老与周书云，“往见说卓吾狎妓事，其书尚存，而顷书来乃谓弟不能参会卓吾禅机。昔颜山农于讲学会中忽起就地打滚，曰：‘试看我良知！’士友至今传为笑柄。卓吾种种作用，无非打滚意也。第惜其发之无当，机锋不妙耳。”又谓“鲁桥诸公之会宴邓令君也，卓吾将优旦调弄，此亦禅机也，打滚意也。盖彼谓鲁桥之学，随身规矩太严，欲解其枷锁耳。然鲁桥之学，原以恭敬求仁，已成章矣。今见其举动如是，第益重其狎主辱客之憾耳。未信先横，安能悟之令解脱哉！”又谓“卓吾曾强其弟狎妓，此亦禅机也。”又谓“卓吾曾率众僧人一嫠妇之室乞斋，卒令此妇冒帷簿之羞，士绅多憾之，此亦禅机也。夫子见南子是也。南子闻车声而知伯玉之贤，必其人可与言者。卓吾蔑视吾党无能解会其意，故求之妇人之中。吾党不己之憾，而卓吾之憾，过矣。弟恐此妇聪明未及南子，则此机锋又发不当矣。”

余观侗老此书，无非为我掩丑，故作此极好名色以代我丑耳。不知我生平吃亏正在掩丑著好，掩不善以著善，堕在“小人闲居无所不至”之中，自谓人可得欺，而卒陷于自欺者。幸赖真切友朋针膏肓，不少假借，始乃觉悟知非，痛憾追省，渐渐发露本真，不敢以丑名介意耳。在今日正恐犹在诈善掩恶途中，未得全真还元，而侗老乃直以我为丑，曲为我掩，甚非我之所以学于友朋者也，甚非我之所以千里相求意也。迹真用意，非不忠厚款至，而吾病不可瘳矣。

夫所谓丑者，亦据世俗眼目言之耳。俗人以为丑则人共丑之，俗人以为美则人共美之。世俗非真能知丑美也，习见如是，习闻如是。闻见为主于内，而丑美遂定于外，坚于胶脂，密不可解，故虽有贤智者亦莫能出指非指，而况顽愚固执如不肖者哉！然世俗之人虽以是为定见，贤人君子虽以是为定论，而察其本心，有真不可欺者。既不可欺，故不能不发露于暗室屋漏之中，惟见以为丑，故不得不昭昭申明于大廷广众之下，亦其势然耳。夫子所谓独之不可不慎者，正此之谓也。故《大学》屡言慎独则毋自欺，毋自欺则能自谦，能自谦则能诚意。能诚意则出鬼门关矣。人鬼之分，实在于此，故我终不敢掩世俗之所谓丑者，而自沉于鬼窟之下也。使侗老而知此意，决不忍为我粉饰遮护至此矣。

中间所云“禅机”，亦大非是。夫祖师于四方学者初入门时，未辩深浅，顾以片言单词，或棒或喝试之，所谓探水竿也。学者不知，粘著竿头，不肯舍放，即以一棒趁出，如微有生意，然后略示鞭影，而虚实分矣。后学不知，指为机锋，已自可笑。况我则皆真正行事，非禅也；自取快乐，非机也。我于丙戌之春，脾病载余，几成老废，百计调理，药转无效。及家属既归，独身在楚，时时出游，恣意所适。然后饱闷自消，不须山查导化之剂；郁火自降，不用参耆扶元之药；未及半载而故吾复矣。乃知真药非假金石，疾病多因牵强，则到处从众携手听歌，自是吾自取适，极乐真机，无一虚假掩覆之病，故假病自瘳耳。吾已吾病，何与禅机事乎？既在外，不得不用舍弟辈相随；弟以我故随我，我得所托矣。弟辈何故弃妻孥从我于数千里之外乎？心实怜之，故自体念之耳，又何禅机之有耶？

至于嫠妇，则兄所素知也。自我入邑中来，遣家属后，彼氏时时送茶馈果，供奉肉身菩萨，极其虔恪矣。我初不问，惟有等视十方诸供佛者，但有接而无答也。后因事闻县中，言语颇杂，我亦怪之，叱去不受彼供，此又邑

中诸友所知也。然我心终有一点疑：以为其人既誓不嫁二宗，虽强亦誓不许，专心供佛，希图来报，如此诚笃，何缘更有如此传闻事，故与大众共一访之耳。彼氏有嗣子三十余岁，请主陪客，自有主人，既一访问，乃知孤寡无聊，真实受人欺吓也。其氏年已不称天之外矣，老年罄身，系秣陵人氏，亲属无堪倚者，子女俱无，其情何如？流言止于智者，故余更不信而反怜之耳。此又与学道何与乎？念我入麻城以来，三年所矣，除相爱数人外，谁肯以升合见遗者？氏既初终如一，敬礼不废，我自报德而重念之，有冤必代雪，有屈必代伸，亦其情然者，亦何禅机之有，而以见南子事相证也？大抵我一世俗庸众人心肠耳，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人皆见南子，吾亦可以见南子，何禅而何机乎？子路不知，无怪其弗悦夫子之见也，而况千载之下耶！人皆可见，而夫子不可见，是夫子有不可也。夫子无不可者、而何不可见之有？若曰礼，若曰禅机，皆子路等伦，可无辩也。

所云山农打滚事，则浅学未曾闻之；若果有之，则山农自得良知真趣，自打而自滚之，何与诸人事，而又以为禅机也？夫世间打滚人何限，日夜无休时，大廷广众之中，馅事权贵人以保一日之荣；暗室屋漏之内，为奴颜婢膝事以幸一时之宠。无人不然，无时不然，无一刻不打滚，而独山农一打滚便为笑柄也！侗老恐人效之，便日日滚将去。余谓山农亦一时打滚，向后绝不闻有道山农滚者，则虽山农亦不能终身滚，二况他人乎？即他人亦未有闻学山农滚者，而何必愁人之学山农滚也？此皆平日杞忧太重之故，吾独憾山农不能终身滚滚也。当滚时，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行庭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难矣，难矣。本知山农果有此乎，不知山农果能终身滚滚乎！吾恐亦未能到此耳。若果能到此，便是吾师，吾岂敢以他人笑故，而遂疑此老耶！若不以自考，而以他人笑，惑矣！非自得之学，实求之志也。然此亦自山农自得处耳，与禅机总不相干也。山农为己之极，故能如是，倘有一毫为人为之心，便做不成矣。为己便是为人，自得便能得人，非为己之外别有为人之学也。非山农欲于大众之中试此机锋，欲人人信己也，不信亦何害！然果有上根大器，默会深契，山农亦未始不乐也。吾又安知其中无聪明善悟者如罗公其人，故作此丑态以相参乎？此皆不可知。然倘有如罗公其人者在，则一打滚而西来大意默默接受去矣，安得恐他人传笑而遂已也？笑者自笑，领者自领。幸有领者，即千笑方笑，百年笑，千年笑，山农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为庸众人说也，原不为不可语上者说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说而止也。今切切于他人笑之恐，而不急于一人领之喜，吾又不知其何说矣。其亦太徇外而为人矣。

至于以刘鲁桥为恭敬，又太悖谬。侗老之粗浮有可怜悯者，不妨饶舌重为注破，何如？夫恭敬岂易易耶！古人一笃恭而天下平，一恭己而南面正，是果鲁桥之恭乎？吾特恨鲁桥之未恭耳，何曾以恭为鲁桥病也。古人一修敬而百姓安，一居敬而南面可，是果鲁桥之敬乎？吾特憾鲁桥之未敬耳，问曾以敬为鲁桥病也。甚矣吾之痛苦也！若信如鲁桥便以为恭敬，则临朝端默如神者决不召祸败。卫士传餐，衡石程书，如此其敬且勤也，奈何一再世而遂亡也耶？故知恭敬未易言也。非恭敬之未易言也，以恭敬之未易知也。知而言之则为圣人；不知而言之而学之，则为赵括读父书，优孟学孙叔，岂其真乎！岂得不谓之假乎！诚可笑也。

弟极知兄之痛我，侗老之念我，然终不敢以庸众人之心事兄与侗老者，亦其禀性如是；亦又以侗老既肯出此言以教我矣，我又安敢默默置可否于度

外，而假为世间承奉之语以相奉承，取快于二公一时之忻悦已耶！

（《李温陵集》卷四）

与管登之书

承远教，甚感。细读佳刻，字字句句皆从神识中模写，雄健博达，真足以超今绝古。其人品之高，心术之正，才力之杰，信足以自乐，信足以过人矣。虽数十年相别，宛然面对，令人庆快无量也。如弟者何足置齿牙间，烦千里在问哉？愧感！愧感！

第有所欲言者，幸兄勿谈及同学之事。说学问反埋却种种可喜可乐之趣。人生亦自有雄世之具，何必添此一种也？如空同先生与阳明先生同世同生，一为道德，一为文章，千万世后，两先生精光具在，何必更兼谈道德耶？人之敬服空同先生者岂减于阳明先生哉？愿兄已之！待十万劫之后，复与兄相见，再看何如，始与兄谈。笑笑。

（《李温陵集》卷六）

增补二

复焦弱侯

无念回，甚悉近况。我之所以立计就兄者，以我年老，恐不能待也。既兄官身，日夜无闲空，则虽欲早晚不离左右请教，安能得？官身不妨，我能蓄发屈己相从，纵日间不闲，独无长夜乎？但闻兄身心俱不得闲，则我决不可往也无疑也。至于冲庵，方履南京任，当用才之时，值大用之人，南北中外尚未知税驾之处，而约我于焦山，尤为大谬。舍稳便，就跋涉，株守空山，为侍郎守院，则亦安用李卓老为哉？计且住此，与无念、凤里、近城数公朝夕龙湖之上，虽主人以我为臭秽不洁，不恤也。所望兄长尽心供职业！

弟尝谓世间有三等作怪人，致使世间不得太平，皆由于两头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缚，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内。此其人颇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又有一等，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此其人身心俱劳，无足言者。独有一等，怕作官便舍官，喜讲学便讲学，不喜讲学便不肯讲学。此一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轻安，既无两头照顾之患，又无掩盖表扬之丑，故可称也。赵文肃先生云：“我这个嘴，张子这个脸，也做了阁老，始信万事有前定。只得心闲一日，便是便宜一日。”世间功名富贵，与夫道德性命，何曾束缚人，人自束缚耳。狂言如此，有可采不？

无念得会顾冲庵，甚奇，而不得一会李渐庵，亦甚可撼！邹公有教赐我，杨公有俸及我，皆当谢之。然我老矣，伏枕待死，笔墨久废，且以衰朽田野之老，通刺上国，恐以我为不祥也。罢罢！自告免状，知不我怪。向邹公过古亭时，弟偶外出，不得扪趋侍从，悔者数日。夫金马玉堂，所至蓬华生光，既过三日，余香犹在，孰不争先快睹耶？鄙人独不得与，何缘之寡薄也！

有《出门如见大宾篇说书》，附往请教，尚有《精一》题、《圣贤所以尽其性》题，未写出、容后录奉。大抵圣言最切实，最有用，不是空头语。若如说者注解，则安用圣言为耶！世间讲学诸书，明快透髓，自古至今未有如龙溪先生者。弟旧收得颇全，今俱为人取去，无一存者。诸朋友中读经既难，读大慧《法语》及中峰《广录》又难，惟读龙溪先生书，无不喜者。以此知先生之功在天下后世不浅矣。闻有《水浒传》，无念欲之，幸寄与之，虽非原本亦可；然非原本，真不中用矣。方庵至今在滇，何耶？安得与他一会面也！无念甚得意此行，以谓得遇诸老。闻山东李先生向往甚切，有绝类离群之意。审此，则令我寤寐尔思，展转反侧，曷其已耶！袁公果能枉驾过龙湖，明年夏初当扫馆烹茶以俟之，幸勿爽约也！杨复所憾与兄居住稍远，弟向与柳老处，见其《心如谷种论》及《惠迪从逆》作，是大作家。论首三五翻，透彻明甚，可惜末后作道理议论，稍不称耳。然今世要未能作此者，所谓学从信门入是也。自此有路径可行，有大门可启，堂堂正正，日以深造，近溪先生之望不孤，而兄等得良侣矣。弟虽衰朽，不堪雕琢，敢自外于法席之下耶？闻此老求友不止，决非肯以小成自安者，喜何如也！

我已主意在湖上，只欠五十金修理一小塔，冬尽即搬其中。祝无功过此一会，虽过此，亦不过使人道他好学、孳孳求友如此耳。大抵今之学道者，官重于名，名又重于学。以学起名，以名起官。使学不足以起名，名不足以起官，则视弃名如敝帚矣。无怪乎有志者多不肯学，多以我辈为真光棍也。

于此有耻，则羞恶之心自在。今于言不顾行处不知羞恶，而恶人作耍游戏，所谓不能三年丧而小功是察也，悲夫！

近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说书》一篇。世间人谁不说我能知人，然夫子独以为患，而帝尧独以为难，则世间自说能知人者，皆妄也。于问学上亲切，则能知人；能知人则能自知。是知人为自知之要务，故曰“我知言”，又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于用世上亲切不虚，则自能知人；能知人由于能自知。是自知为知人之要务，故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尧、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务也”。先务者，亲贤之谓也。亲贤者，知贤之谓也。自古明君贤相，孰不欲得贤而亲之，而卒所亲者皆不贤，则以不知其人之为不贤而妄以为贤而亲之也。故又曰“不知其人，可乎”。知人则不失人，不失人则天下安矣。此尧之所难，夫子大圣人之所深患者，而世人乃易视之。呜呼！亦何其猖狂不思之甚也！况乎以一时之喜怒，以一人之爱惜，而欲视天下高蹈远引之士，混俗和光之徒，皮毛臭秽之夫，如周、丘其人者哉！故得位非难，立位最难。若但取一概顺己之侣，尊己之辈，则天下之上不来矣。今诵诗读书者有矣，果知人论世否也？平日视孟轲若不足心服，及至临时，恐未如彼“尚论”切实可用也。极知世之学者以我此言为妄诞逆耳，然逆耳不受，将未免复蹈同心商证故辙矣，则亦安用此大官以诳朝廷，欺天下士为哉？毒药利病，刮骨刺血，非大勇如关云长者不能受也。不可以自负孔子、孟轲者而顾不如关义勇武安王者也。祇此一书耳，终身之交在此，半路绝交亦在此，莫以状元恐吓人也。世间友朋如我者绝无矣。

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祇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弟于全刻抄出作四册，俱世人所未尝取者。世人所取者，世人所知耳，亦长公俯就世人而作者也。至其真洪钟大吕，大扣大鸣，小扣小应，俱系彼精神髓骨所在，弟今尽数录出，间时一披阅，平生心事宛然如见，如对长公披襟面语，朝夕共游也。憾不得可写一部，呈去请教耳。倘印出，令学生子置在案头，初场二场三场毕具矣。龙溪先生全刻，千万记心遗我！若近溪先生刻，不足观也。盖《近溪语录》须领悟者乃能观于言语之外，不然未免反加绳束，非如王先生字字皆解脱门，得者读之足以印心，未得者读之足以证人也。

弟今年六十二矣，病又多，在世日少矣，故所言者皆直致不委曲。虽若倚恃年老无赖，然于相知之前，亦安用委曲为也！若说相知而又须委曲，则不得谓之相知矣。然则弟终无一相知乎？以今观之，当终吾身无一相知也。

（《李温陵集》卷四）

寄答京友

“才难，不其然乎！”今人尽知才难，尽能言才难，然竟不知才之难，才到面前竟不知爱，幸而知爱，竟不见有若己有者，不见有称喜赞扬不啻若自其口出者，如孔北海之荐祢正平，跣足救杨彪也。何也？以其非真惜才也；虽惜才，亦以惜才之名好，以名好故而惜之耳。则又安望其能若己有、不啻若口出如孔北海然也？呜呼！吾无望之矣！

举春秋之天下，无有一人能惜圣人之才者，故圣人特发此叹，而深羨于唐、虞之隆也。然则才固难矣，犹时时有之；而惜才者则千古未见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当其位。入齐而知晏平仲，居郑而知公孙子产，闻吴有季子，直往观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灭而不见哉！然则孔子之叹“才难”，非直叹才难也，直叹惜才者之难也。

夫才有巨细，巨才方可称才也。有巨才矣，而肯任事者为尤难。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祸害，身当其任，勇以行之，而不得一第，则无凭，虽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凭据，可藉手以荐之矣，而年已过时，则虽才如张襄阳，亦安知听者不以过时而遂弃，其受荐者又安知不以既老而自懈乎？

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处必寡，其瑕疵处必多，非真具眼者与之言必不信。当此数者，则虽有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过人，才学冠世，为当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然非委曲竭忠，真若自己有，真不啻若口出，纵人信我，亦未必能信我所信之人，憾不得与之并时，朝闻而夕用之也。呜呼！可叹也夫！

（《李温陵集》卷四）

